

第廿九期

# 活 墓

正 三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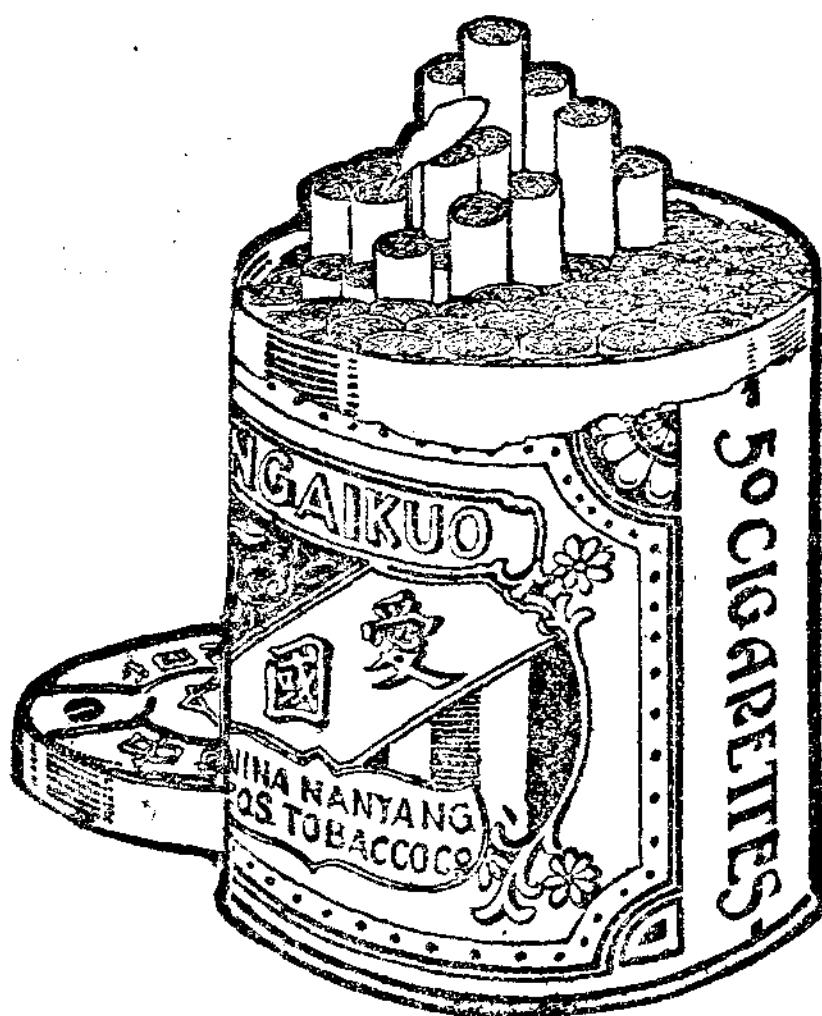
上 海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國民「愛國」

愛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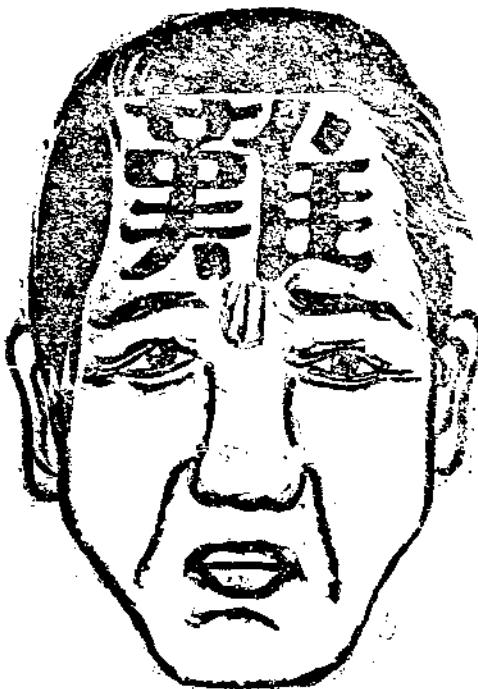
「大愛國牌香煙」

「愛國」「愛國」



中南洋兄弟公司草烟

# 天下多難事



本局有解决種種難事的鉅書

得此一書 諸事不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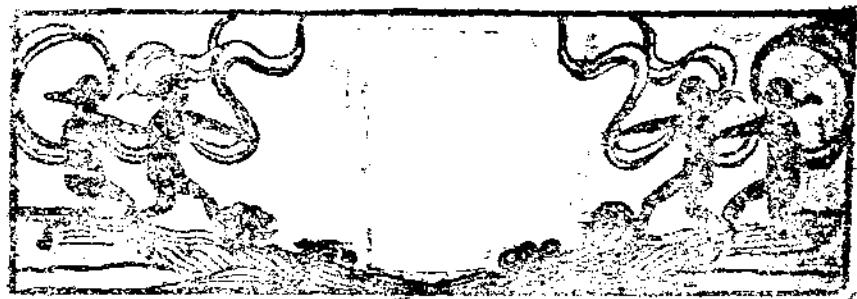
原書一百萬言。八百餘頁。細目一千七  
百另三段。總目一百七十類。共分十  
編。精裝三巨冊。內容與個人有極大之  
關係。得此書者。可直接獲種種之利益。  
免諸般之危難。

本  
樣  
奉

本埠當面奉  
送外埠函索奉  
附下郵票二  
分原班回件

贈送處  
上四馬路海  
世界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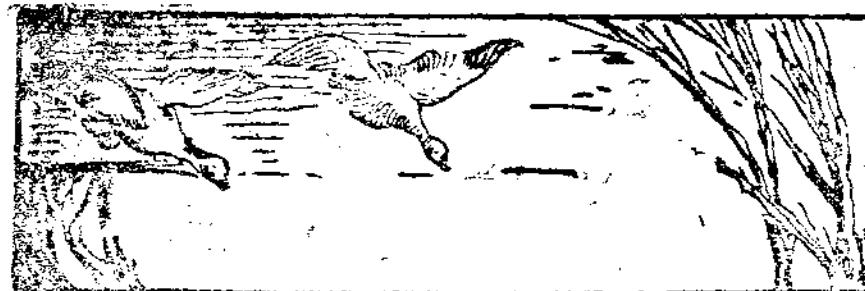
（廣州贈處）昌興馬路世界書局分局



## 快活第廿九號目次

### ◎短篇小說◎

- |                  |      |
|------------------|------|
| 嚼舌完貞記（續宮祕史之二）……… | 徐枕亞  |
| 牆外桃花………          | 徐哲身  |
| 險買賣（大隕斯探案之三）………  | 程小青  |
| 遺照的命運………         | 西巫瘦鐵 |
| 漁家女………           | 徐笑歸  |
| 服毒以後………          | 何玉鑑  |
| 鴛鴦刀………           | 鄭逸梅  |



害金錯裏錯李仲俠

生女當如許玉香三竺居士

洪雙斧看經女史

黃衫護花記張慶霖

芙蓉女徐荷公孫掃緣

◎長篇小說◎

小説社會近十年目觀之怪現狀李涵秋

小説探偵水裏罪人張碧梧

## 編輯餘瀋

記者

本刊第九期『婦女號』所載女子小說均請名人批潤未免失其真相茲特於三十期續刊『新婦女號』共載短篇小說二十餘種全係純粹的女子作品布局遣詞均有精神獨到之處與男子所作小說迥不相同補白小品計有六十餘種字裏含香尤饒逸趣

『新婦女號』蒙女著作家惠賜相片者爲靜嫻晚翠婉雲若麗婉珍諸女士特精製銅版彙刊卷首藉誌景仰

本刊除逐期刊行『香閨花影』外又擬特刊『閨秀號』凡女子著作之小說筆記詩詞雜作均所歡迎酬品分三種一書券二本刊三現金並請將相片附來（掛號免失）以便製版刊入原片當即奉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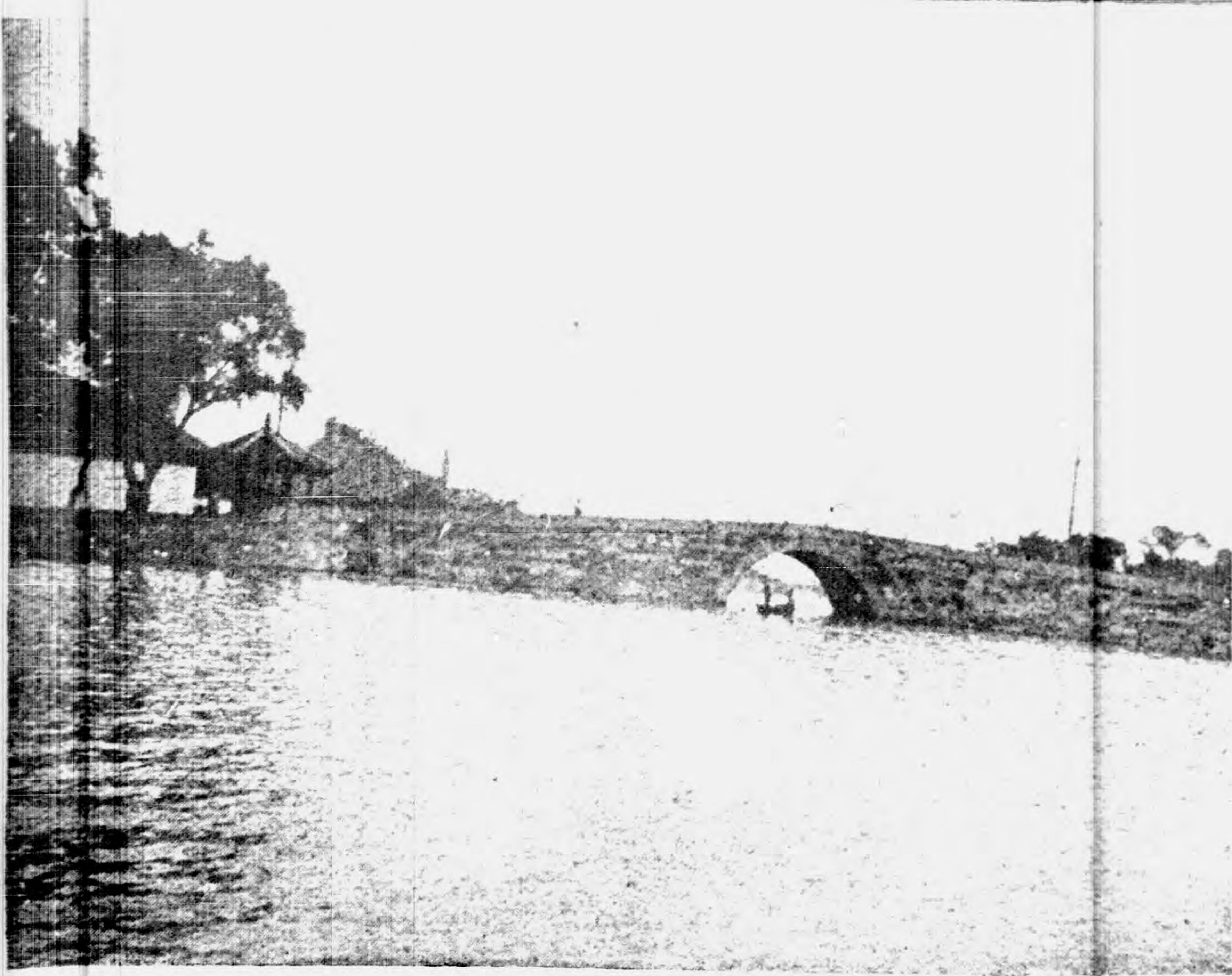
三十一期特載名著有沈禹鐘君之『遺影』張枕綠君之『如何是好』趙赤羽君之『四十年前之武俠士』俞慕古君之『假票案』

本刊於第二年三十七期起材料內容裝訂式樣均擬另定編制期在雜誌界中另闢新紀



張麗雲君贈

無錫叢河帆影



張麗雲君贈

杭州九洲橋洽江畔蘇小慕之景

■ 嚼舌完貞記（清宮秘史之二）

徐枕亞

枕亞氏曰：有清一代，凡數十傳，而喪厥國祚。案其人，其事胥足供後人矜式，而傳誦焉惜。雖自嘉道以還，喪師辱國，失權害民，不無予。其時禁令森嚴，宮廷之間，以事涉天潢諱莫。吾人以指摘之地，平心論之，歷代帝王之暴虐殘酷，常有不忍傳說者，而勝清未之聞也。如深遂令大好政聞，軼爲秘史，而廬父自言得之白頭宮人，覲面訴說者，則其事良確。而此其突過歷朝，而爲前人所弗逮者，以余所聞，許子廬父之言，有白氏女郎，嚼舌完貞一者，甚夥。而所謂白氏女郎者，今其後爲某署。

秘書雅不願揚其先人之事。聞。龐父將載之。清風明月處筆記馳書。屬曰必毋以真名氏傳。且隱其時代焉。是殆彼先人之遺訓如此。廣父弗能拒也。故本篇之作稱清帝。曰某帝。年春林以會試入京。寓西城某寺。試不第。又

遭穿窬喪其資斧。賴同鄉陳氏爲刑部尙書者。聞其窘。饋金五十。日以資膏火。林乃拜而謂代之。非有所畏不得已也。

先是閩之侯官有舉子林某者。家貧而林賦性耿介。又孤僻不近人情。生平未嘗求助於人。而人亦罕有助之者。有母老矣。林事之孝。

受之歸行經某大刹。忽心動憶寺中神極靈。能示徵於人。今窮困至此。頗以前程縈念。曷往叩問信步而入。登正殿。覩佛象尊嚴威。靈赫奕。遂不覺下拜叩禱。既畢方欲掣籤。問

休咎忽聞人喊馬嘶已近大殿比邱僧數十輩趨踰而出見林叱曰汝何人安得至此不聞白中堂之小姊將來此拈香今至矣宜速迴避毋逗留于咎林大怒欲詈之而僧衆已爭出迎迓白小姊者已入扶羣婢姍姍登殿林皇遽卒無避處不得已匿身神案之下不敢喘息顧亦念所處不正嫌於悖理益愧悔

心有所感乃不期發聲而歎衆已聞之大譁曰噫此中乃有人或言僧衆無禮而匿人於此僧數輩方侍拈香聞之亦駭且恐遭譴責亟啓神帷視之乃得林以出訶曰汝胡無禮至此已囑迴避而尙匿此間僥覲官眷宜捉將官裏去林已挺身出了無畏色怒訶曰禿奴安敢誣辱我且言且握拳振袖欲擊僧白無地少頃白小姊拈香而拜林所見小姊服御簪環悉華麗珍重蘭麝之氣中人欲醉林輩安知然問先生果何由在此林迺舍僧而

前長揖。自白其姓名履歷。小姊聞爲舉子。則改容謝之。且曰。頃者僧衆無知辱及斯文。妾之罪也。林以小姊謙轉生慚愧。因慷慨言曰。小姊此與彼無干。僕固舍之矣。今嘗言僕事。僕以會試不第流寓京華。欲歸不得。頃以無聊來此拜佛。欲有所禱。而小姊駕至。僕知理宣迴避。而忽卒不及姑暫匿案下。將待小姊去。而後出方。小姊禮佛時。僕無意中迺及見小姊。青年富貴所祝。雖不可聞。然亦辨爲代。

親祈福之詞益徵。小姊孝思僕亦人子。身爲男兒。而一無建樹。家有老母。年八十餘矣。甘旨不得奉。菽水不得事。今茲落拓京塵。歸期又不譎。何日對在望之。白雲知倚閭呼兒者。其情將復何如。因此心有所感。不自禁。遏發。爲歎息不期而驚動小姊。此僕之負疚含愧者。小姊不以爲罪。益令僕悚惶無地。小姊聆林言。頹首沉思。有頃乃曰。固知先生爲正人。奴輩開非良多。然今先生久羈京華。意將何。

如林悽然曰此卽無以自謀耳小姊微哂曰  
今京中尙有親故堪共患難者乎林曰生平  
未解求人卽有親故僕未敢上門求助也小  
姊喟然不語林欲行小姊止之曰先生姑緩  
毋躁妾尙有問也林乃止弗行小姊喚婢去  
附耳低語有頃乃復語林曰先生貧不失節  
益見風骨我視先生豈長貧賤者徒以機緣  
未至尙有待耳先生今宜卽歸靜以待時倘  
有所需幸見告妾頗能爲君助也林色變欲  
白小姊已知其意笑曰我知先生意弗欲人  
助然求人與人助不同卑躬屈節固愆於理  
膠柱鼓瑟亦悖於情先生讀書達理寧待妾  
曉曉者先生今去可於翌日之晨屆駕來妾  
家富薄有所贈此妾敬先生才品竭忱爲先  
生助者而先生豈以爲汚穢乎因拔鳳釵一  
事屬婢致之林曰以此爲信囑閨人轉來可

者。妾亦豈以困乏憐人。何勞言謝。林慨然曰。  
小姊迺誤僕爲得金而謝耶。僕烏敢爾。顧念  
僕一身傲骨。半世逆遭小姊。以萍永之識。見  
賞至此。此僕所銘心刻骨。永矢勿諉者。而豈  
爲區區阿堵耶。旣揖而行。遂去。不復回顧。小  
姊嗟訝者再。婢僕輩或曰。此人無禮。小姊哂  
曰。是非乃所知也。於是小姊禮畢。亦去。旣出  
寺。登輿而行。婢僕數十輩。從之行數武。突有  
騎駿馬。衣華服者。一美少年。後隨俊僕二逆。

輿而至其人。爲清帝太子。挾二宦者。微服過。  
此太子素行不飭。好漁色。受害者頗衆。而自  
小姊美豔如仙人。太子見之。大悅。策馬衝輿。  
輿夫躡小姊。幾跌。賴有衆婢掖之。得不墜。衆  
怒。將輿爲難。而太子自言爲東宮之尊。其二  
宦者復力訶衆。僕毋敢動。太子隨向小姊道。  
歉承過。不遑。小姊夙聞太子聲名。弗佳。旣駭。  
且怒。又婢於應。對太子。故與。嬖。弟。已。小。姊。弗。  
理。也。忽促歸心。顛。弗寧。面。色。灰。白。類。死。人。婢。

輩。以。告。中。堂。及。夫。人。咸。駭。甚。而。中。堂。知。大。禍。  
且。至。戒。衆。毋。許。多。言。而。宮。廷。之。詔。命。果。至。以。  
帝。后。聞。小。姊。有。淑。德。多。才。智。召。取。入。宮。此。詔。  
蓋。太。子。所。矯。發。而。衆。亦。知。之。然。詔。安。敢。逆。小。  
姊。將。行。哭。曰。兒。去。必。無。幸。父。母。行。收。兒。骸。骨。  
耳。中。堂。夫。婦。尙。力。慰。之。然。夫。人。淚。承。兩。頰。矣。  
小。姊。旣。入。宮。太。子。則。以。人。導。之。入。東。宮。小。姊。  
弗。肯。入。曰。臣。妾。奉。后。詔。入。宮。今。未。見。皇。后。而。  
先。至。東。宮。非。禮。也。而。又。害。太。子。負。不。孝。之。名。

爲。不。忠。悖。禮。不。忠。臣。妾。之。罪。大。矣。太。子。弗。許。  
也。強。而。入。之。且。命。宴。焉。小。姊。知。不。免。而。無。計。  
自。脫。又。懼。不。從。則。太。子。意。憤。或。將。強。迫。以。辱。  
我。於。是。姑。飲。以。覩。其。變。而。太。子。僞。醉。語。益。無。  
狀。小。姊。乃。呼。曰。太。子。乃。汚。饑。臣。妾。臣。妾。身。可。  
死。志。不。可。奪。且。惡。敢。以。自。侮。者。陷。太。子。於。不。  
義。果。太。子。意。在。不。規。臣。妾。願。以。性。命。全。太。子。  
令。名。太。子。終。不。省。輕。薄。益。甚。漸。將。逼。人。小。姊。  
大。怒。遂。自。嚼。其。舌。盡。碎。血。濺。太。子。面。太。子。駭。

極失聲而呼而小姊已仆宦者十餘人畢集撫之已絕太子素怯因驚悸亡魂大哭宦者李某卽止之曰太子毋哭哭則事揚且得禍不如秘之而瘞其屍太子曰如白氏何李笑曰白氏何敢問也此皇宮內事禁制森嚴外人亦弗易知知亦畏禍寧敢有言太子心慰

欲狂夜迺不寐比旦振衣起度時過早伏案假寐逾時始持欵趨中堂府叩闌者甲甲始以爲異旣問得故且見欵知爲小姊飾物確也爲稟之夫人夫人方以小姊入宮經宿未歸又弗得消息心至煩惱以故寢弗理第言乃洗漱盥沐宦者洒掃去血漬達宵人靜發屍掘園土深數尺瘞焉自此太子數日不敢言漁色事而林舉人之事作林別小姊歸自得見林疑甲誑已怒責之甲嗤其駭且曰子

真妄人我儕爲人役安敢慢及主人之客顧  
今小姊實不在府且入宮數日而弗得耗舉  
家惶惑慮非佳兆而子猶刺刺糾纏事果不  
佳子將被累矣我爲子計今後宜勿復來果  
小姊歸者我爲代白道林舉人候謁久小姊  
或以人召子也林始聞甲言大驚駭謂宮中  
安得藏人弗還旣聞與太子有關又大震度  
小姊必已遭不幸不禁瞪目結舌久之不能  
語甲促之曰子宜行矣此是非之間子一遠

人何苦受人嫌疑林悟悟然而歸歸而大哭  
以爲自己命蹇乃累及小姊時有劍客詹某  
者與林稔聞其事往叩之林具以告詹慨然  
願爲入宮刺探林急拜之而詹已行矣林坐  
而待之夜四鼓聞簷際有聲忽如鳥墜方致  
疑訝詹已翩然入曰幸不辱命自小姊事已  
償得眞相矣林喜形於色急問何如詹曰君  
毋喜也彼自小姊者已死於太子之手矣因  
具以所知告且言以劍脅東宮宦者二人故

能得其確息如此林聞因大驚痛暈而仆比  
醒切齒搥胸誓爲小姊復仇而詹願爲證遂  
往同謁刑部尙書陳公嘗贈林膏火者密告  
而陳蓋已聞之宮中人言而懼勢弗敵未遽  
尤詹乃教林日從陳輿辱詈萬端數日陳不  
能忍乃召林去問於小姊何恩林告之且曰  
古人有言士爲知己死今白小姊亦某之知  
己也某雖未受其賜固心感之矣今小姊爲  
人欺凌至死家屬不敢問官吏不敢說冤沉

而莫爲之理身死而事不分明此某所爲榷  
心泣血而不能自己者也公身爲法部長官  
職掌理刑輦轂之下有此冤案而不爲之理  
則天下事誠不可爲矣某雖不才甚願以死  
生與公相周旋唯公命之耳林言時慷慨激  
昂不可一世陳爲動容因溫語曰事可爲也  
余已有計在可得凶人願問君能受杖五百  
否此祖制也凡臣民而訟親貴者勿問曲直  
先杖五百於是林仰天歎曰吾業以身許知

先杖五百於是林仰天歎曰吾業以身許知

己而敢辭杖乎。進狀受杖收監焉。而致書於詹託母妻錄函稿示陳。以明計決。陳益感動。乃爲函使。使約太子夜宴。屆期治酒食羹園。林使伶俐而能機變者女子一人。授以計。其他僕人數輩備諸應用器具。使如計各執其事。戒曰。待命而動。已而太子駕至。陳迎迓。如儀。太子以未見他人。問陳。陳敬白。未奉命不敢擅邀他客。太子笑其迂。未幾天暮。侍者稟酒。戒已陳。陳敬延太子入園。席設亭內。亭之

外有巨樹數株。竹數百竿。地至幽蒨。旣入。各就坐飲酒。樂甚。陳又故爲謔謔以娛太子。太子已疑陳意態弗類。平時則深以爲訝。陳忽又言鬼神之理極荒誕。而太子最惡鬼神之。事聞之心悸大。凡畏鬼者常懼人之言鬼而。又好聞鬼事。此恆情也。陳則言之津津。若所親見。太子爲之整肅而靜聽之。繼陳又轉言夢理。謂夢由心生。此非確論。太子曰。何如。陳曰。疇昔之夜。臣得夢甚怪。而非意計之所及。

且其事尤與太子有關。太子思之，此寧不可笑耶？太子色駭曰：「異哉！公之夢胡乃及我？」趣言之。陳曰：「唯。唯。然。太。子。必。恕。臣。無。罪。臣。迺。敢。言。耳。」太子亟欲知其詳，則曰：「語屬夢幻，何罪？」有陳迺言：「夢見一女鬼，散髮浴血而立。太子聞爲女鬼，不期震懾，失次，手握筋，幾墜。陳又言此女鬼自承爲白氏語，未竟，太子大駭，不欲終其辭。僞醉伏案，咳嗽甚力，然其聲甚顫，初非自然。陳知時機至矣，則以目顧旁侍。辨爲鬼聲，太子固未嘗見鬼，願以人類決無。」

一小童，小童會意，立出傳命，衆僕受計者，鶴立以待。旣得命，立爲動作如計，而行及它伶，例之女子亦然。而太子已起坐，頰首如有所思，忽聞亭外風聲，起吹竹木蕭蕭，作響簷角，懸燈受風而熄，狀至陰森。室內巨燭之光，亦搖搖欲動。太子心顫齒相擊，有聲，欲求陳移席。內室纔啓口，而窗外風聲益烈，中有女子作呼嘯聲，淒切而尖厲，自遠而近。太子則已辨爲鬼聲，太子固未嘗見鬼，願以人類決無。

此等聲浪賓主又方言鬼故其思想甚幻則大怖欲哭而此呼號之女鬼似已抵門次斯時風益大景象益淒寂女鬼乃發言矣音甚模糊然可辨爲太子還我命來一語且呼且力撲亭門數次卒不得入太子則已見鬼形披頭散髮血液模糊惟面目難辨太子不期而跪於地力抱陳全身顫動不息且哀呼曰陳公救命而陳亦僞爲發顫力向後退且大呼有鬼而鬼則稍退然猶呼號啼哭言得請

於帝將以太子抵命太子不能自持但乞陳救援陳故作鎮定狀厲聲問女鬼何爲太子貴人而安敢無禮言次聞鬼作揶揄聲旋自訴所苦所言卽白小姊事也又曰已示夢於公公乃弗省何也太子益懼持陳手足益力陳乃言女鬼卽有冤今索命於汝無益不如請太子爲汝超度恣汝所求有利於汝者太子無不可汝意願否太子亦力點其首顫聲曰陳公言然我能任此女鬼沉思有頃言

太子輕薄無信失今不報後難再覓機緣果太子賜恩必具狀簽字蓋印而後可陳未答太子已力尤其請於是鬼稍退風亦略定燭光復明太子不得已書狀繼簽名蓋印陳顧小童持去焚之亭外而以灰請驗太子色定陳親送之歸且戒曰太子母失信也實則陳所焚爲他紙太子所書狀仍在翌日朝帝附奏而進之帝閩竟怒甚顧尙書且退此朕家事容自了之陳謝恩而退又翌日聞太子以

暴疾死矣蓋帝所賜死也陳不意皇帝守法至此而皇后只生太子甚寵愛之聞其死必不能甘陳知禍且至遂釋林於獄令去陳亦整裝掛印挈眷出京將抵黃河而皇后之使者已至召陳返陳知不免因仰藥自殺后卒捉林及陳之二子械繫入獄將治以死罪事聞於劍客詹某盡劫之以去后憤不得洩則免白中堂職以消其怒或言陳之二子後皆貴顯一爲尙書一任某省方面事爲時蓋未

遠云

枕亞氏曰毋謂專制時代國法必不良也以

此案言之若尙書陳若清帝其守法不貳之

概雖今共和時代吾未見司法之吏有能擬

其一二者故曰有治人無治法人之無良而

責之以法事寧有濟哉白小姊一舊家庭女

子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身可死而志不

可奪亦足以媿夫今之人盡可夫者焉林舉

人相逢萍水感恩知己乃不恤以性命雪沉

冤在小姊爲知人而林之俠骨深情又豈末俗所易覲若詹某本劍客一流以術衛人是其本職無怪已

輓聯集句頗多而佳者少余師某其妻

以小產而死曾集東野詩句爲聯輓之

聯云各各夢中到人無百年壽夜夜稱

可憐欲慰一時心誠集聯中之佳構也

淡如

因 嘴。帽。樣。像。亮。去。： 陳鏡亮的。  
爲。你。說。一。和。走。做。這。頭髮和一。  
他。竟。道。來。尚。進。這。種。亮。這。頭髮和一。  
樣。把。我。可。以。光。昇。鳳珠這幾句話便笑嘻嘻的回答道你也防慮我到極點了難道我大的障礙不。要。眼。  
一。頭。你。看。解。意。中。人。黎。鳳。珠。的。面。前。脫。去。因。了。這。陳鏡亮會。  
來。愛。我。變。中。人。的。防。虛。暗。的。有。點。憐。惜。但。是。頭髮一齊剃盡了自己在鏡中向外跑去。  
他。同。我。頭。做。事。情。嗎。言畢就拿了司的克戴上了呢帽忽忽的難道我大的障礙不。要。眼。  
的。髮。和。愛。去。剃。光。了。陳鏡亮重復跑到他意中人黎鳳珠的面前脫去因了這陳鏡亮會。  
愛情不怕被別的奪去了（還有一對秀媚的眼兒哩）鳳寄快活了呢這好鏡兒。

## 牆外桃花

徐哲身

辛亥之秋予棄官就商居滬濱總理某地產。公司事以營業故酬應頗繁每日於夕陽在山時卽與粉白黛綠者爲伍春江花月殆徧覽也一夕應滬濱大學校長王子文山約宴於同春一紅花家文山曰本衙來一新妓名雙紅謂是吳江某太史女蘇州某士人妻能

詩能畫貌亦可人君盍徵之予笑曰近來風氣北里中凡能唱幾句山歌便曰詩會描花樣便曰畫君本目空一切者今日奚隨人俯仰耶文山笑不辯卽代予書條招之未移時卽至侍者阿招乃予舊識敬烟劃火倍極殷勤雙紅坐予側默無一語其一種含羞帶媚

態度。令人心蕩。文山曰。此卷中試官否。予曰。予來此半年。所眷甚夥。真個銷魂。尙無其處。今遇斯人。明知懸崖。亦不肯勒馬矣。才即是。虛色已如願。文山尙未答。雙紅笑謂予曰。譽過矣。君是曾經滄海者。方纔數語。恐爲人嗤。言時似許予爲知人文山。見予二人。斯時情景。自詡荐卷有功。亦現得意狀。背予以手向雙紅作勢。令其約予席散同去。雙紅笑領之。適爲予見兩頰頓紅。遂低首及胸。益形媚。

予愛之甚。未忍嘲謔。散席不待其言。卽隨赴其家。及至妝閣。見陳設雅緻。別有風味。與他家較。彼則糞壤。此則花塢也。酬應數語。漸談。肺腑。余曰。卿能以家世見告否。予憐惜之。不過。胡能稍存鄙薄。意卿聰明人。當勿以交淺。遑胡能稍存鄙薄。意卿聰明人。當勿以交淺。言深。見責雙紅曰。來日方長。何時說不了。今夕只可談風月。君能容予乎。予笑曰。謹遵卿命。詩與畫。今夕當饗。予雙紅。遂趨祕室。携畫稿數事。置予前。笑曰。予畫初學。尙未入門。所

以不羞獻醜者。以君爲予知已。决不笑予耳。  
予亦笑曰。不欺卿予於畫事。眞門外漢。縱卿  
勝於王摩詰。予亦莫辨妍媸。速以詩見示。雙  
紅曰。予詩素未留稿。隨作隨棄。昨方有作。頗  
得意。遂同入祕室。出詩示予。予見其一筆靈。  
飛經已覺十分秀麗。愛不釋手。題紅橋畫像。  
詩云。

翠羽明璫。洛神凌波。何處問前因。但餘  
一碧洪塘水。惆悵湔裙上已春。

玉尺量才笑。婉兒當年擇婿解聲詩。渡江。  
不見迎桃葉。水閣秋風臥病時。

眉痕莫更認。春山一片瑤台影。未還長恨。  
有情轉無福。不如意事偏人間。

離合神光在。畫閣誰將往事說。姑蘇春來。  
一帶蘿蘿地。得似貞娘塚上無。

題媚媚女士淡墨桃花圖云。

新製桃花絕妙詞。爲他別寫好風姿。萬紅。  
如海歸何處。憶到瑤池月曉時。

天教新婦配參軍。絕艷清才兩不羣。畫到遠山餘墨在。一時畫出武陵雲。

詠秋柳云。

霜露淒涼落葉多。關門醉聽馬嘶過。一鞭殘照風吹鬢。昨夜河梁水復波。官渡秋光愁。遠望蘇台暮雨怨。清歌慶奴憔悴重光。

老臨別銷魂可奈何。

予誦畢頗有感觸。覺如此才華。如此風韻。而竟墮落風塵。其身世必非等閒者。心有所思。

容誠令人憐惜。不置予笑慰曰。卿詩佳於予。胡譽爲此時對卿別有感想。今夕初晤愛卿。憐卿之熱度已覺如此。恐將來必有兩誤者。從此而止未始非爾我之福也。雙紅曰。予入

此門瞬已半載。生涯頗不惡。在他人方求之。不得。而予則惡之殊甚。蓋和酒益多。躊躇更甚。君旣憐予。是予之幸。方喜風塵中得一知。

已。雖。不。敢。謂。終。身。從。此。有。賴。而。眼。前。相。聚。足。  
慰。癡。心。君。又。以。爲。愛。之。適。足。害。之。豈。非。使。予。  
今。夜。空。歡。臺。三。小。時。耶。予。曰。此。時。姑。言。他。予。  
亦。有。近。作。數。首。容。予。寫。出。博。卿。一。粲。何。如。

絕句

枕畔春鴉曉亂啼夢濃於酒欲歸迷東風。  
半面桃花影吹斷銀箏小閣西。  
三灘一別又三年拏待郎君到眼前若問。  
離愁兩深淺蠻風塞雨欲花天。

螺女江頭大小橋青衫餘淚送春消花飛。  
絮攬渾無賴付與誰家笛外潮。

飲馬螺江東渡頭飛花飛絮攬人愁可憐。  
一滴青衫淚分付春潮日夜流。

桐廬江行

江雨濛濛江霧垂山如眉嬾睡慵時空江。  
兩岸人家冷開徧梅花知未知。  
千嶂空寒一去舟酒痕詩夢話沙鷗春風。  
吹過都無迹暮雪梅花誰倚樓。

九里洲邊花自開。歸雲冉冉過江來。白頭刺史黔西道。詩料如今別費才。

歷歷亭台白粉牆。江頭小縣枕波光。風帆過處明人眼。一陣鴉來天勢長。

磊砢高崖蔽亂峯。半垂雲氣挂長松。飛來千尺青天瀑。散落溪南野寺鐘。  
最無情緒是春蕪。新綠芊芊何處無。七里灘中半烟雨。青山上下鷗鵠呼。

雙紅曰君詩置漁洋集中恐難辨別予果能。

與君長相叙。君卽是我師矣。詩學必有進步。予笑曰卿如認予爲師。則失我望矣。雙紅亦笑曰君欲如何。予曰夜深矣。明日再言。遂返寓。明日忽病日重。一日纏綿床。第二月有半。及愈已仲冬矣。是日天大寒。窗外雪花飛舞。其景頗佳。急乘輿至雙紅處。而雙紅亦臥床。兩月矣。見予至。頗露怨意。予急問曰卿亦病耶。予是日自卿處返寓。一病直至今日。甫愈即來。卿亦有恙。予誠未知醫者誰。近日尙服。

藥否雙紅曰予本無大病惟自君別後連日悶悶若有所失又未敢走訪問予何疾予亦不自知也遂起床圍爐煮酒娓娓清談甚樂是夕宿其處雙紅枕畔告予曰予畢姓吳江人父以名進士出撫桂林兄宰良鄉亦數載去年春相繼歸隱以宦囊不豐若置產必不敷澆灌遂摒當所有設肆於吳江市以限於資本所謀輒敗復商親友湊集數千金作恢復之舉未數月仍蹈前轍一敗塗地多財善

賈洵非虛語老父一急而歿母亦尋亡長兄南北奔馳借債度日家境不順已兆於茲矣予適蘇州曹曉邨亦寒士又不事家人產薪米諸事賴予料理幸郡人知予夫名負笈相從者尙夥藉是貼補然亦苦矣予生長閨閣除略覽詩文餘則專事女紅候門弱質嬌慣殊甚媼婢侍予小有不周父母兄嫂卽爲予呵叱之肆事縱失敗不堪而予之一身起居飲食豐美如故一旦處此蕭條之境真所謂

手足無所措也。幸予夫憐愛殊甚。詩酒調情閨房之樂。足慰窮愁。八月十九。武昌起義。警耗傳來。令人心怖。幾至失眠。街頭巷尾。移家避難者。絡繹不絕於途。予夫曾與予商欲徙居滬瀆。作避秦之舉。又以長安居大不易。屢議屢止。走伴間兄嫂。報曰旅資無着。姑事觀望。日坐愁城。益無聊賴。一日風聲更緊。謠言愈甚。予夫謂予曰。武昌首倡。各省和之。清室之危。甚於釀卵。此間地勢爲滬浙所必爭者。

審度時機。斷不能以偏隅逆大勢。民軍義舉。自不若紅羊之亂。擾害人民。但一經戰爭。勢必殃及池魚。予家無儋石。尚有何愁。最可慮者。卿之容顏太美。耳然相對。歎歎終無良策。直至九月十四。依然身處危城。是夜亂兵流氓四處。焚掠呼哭之聲。慘不忍聞。予夫與予擬天曉即到吳江。偕予兄嫂子姪同赴滬上。俟機他徙。不料天未破曉。忽來亂兵數十人。穿房入戶。搜索黃白。予家室如懸磬。胡能如。

彼畫之願正擾攘間一革履軍衣手握短槍形似首領者直立予前迫予告其藏金處答語略緩被其一擊踣於地時予已昏暈不知人事然念夫心切又彷彿似聞予夫向亂兵求饒聲亂兵穢罵聲槍響聲呼痛聲急喊予夫竟不能聲良久亂兵盡去予夫匍匐至予耳畔曰卿如何耶予足上已中槍予聞語五內如裂兩耳嗡的一聲又昏去不知人事及醒天已大明予夫疑予已死哭至雙目盡赤

己足被彈一若反無其事者予泣曰君尙能行乎此時當冒死出城爲第一上策予夫掩面而泣曰卿真癩矣卿猶不聞街上槍聲耶惟有在此死守外出則益危予乃起扶夫上榻剪布裹足是日不徒不知飢餓而一切危險痛苦亦若不知者惟聞街上槍聲哭聲革履聲雜沓而已雙紅言至此已淚流如雨枕爲之溼予略事溫存又迫其續言雙紅泣曰以下之事實恥相告予曰噫是何言今夕定

情已非。泛。請言。毋隱。雙紅方續曰。次夕。十二時。予夫足痛。稍止。予入廚下。爲煮羹。甫舉。火。忽聞春門聲。聲勢較昨宵愈惡。頃刻排闥而入。刀槍雜亂。衣履污穢。似兵非兵。似匪非匪。滿房搜檢。翻篋倒籠。仍無所得。十餘人。忽湧入廚房。盡皆面生。橫肉口操。北音者四處尋人。予方藏暗陬。以草蔽身。見彼輩個個似凶神。不禁呼救。遂爲所見。一人抱予出。復以二人挾予臂。予知必受辱。然已爲所執。呼救。

無人覓死。不得。予力又弱。竟爲彼等輪流作禽獸行。雙紅說至此。竟投予懷。抱臂而呼失聲。而哭。後房阿招睡正濃。夢中聞哭聲。疑予與雙紅因謔成真。披衣疾趨而至。謂予曰。大小姐脾氣素梗。乞恕之。刺刺不休。一若以和事老。自任予不禁。失笑。雙紅至是亦爲之解顏。阿招方知無事。自言自語曰。大小姐脾氣真難弄。捨格事情。勿開心。天亮快哉。早點安置罷。仍回後房。倒頭便睡。頃刻齁齁然。鼻息。

聲。又。大。作。矣。雙。紅。方。續。曰。俟。彼。禽。獸。走。後。予  
已。宛。若。死。人。予。夫。一。步。一。蹠。負。予。臥。床。慰。之。  
曰。此。事。有。數。在。卿。毋。怨。命。言。時。淚。如。斷。線。之。  
珠。紛。紛。而。落。予。斯。時。只。求。速。死。亦。無。何。語。以。  
報。予。夫。也。數。日。後。夫。創。小。愈。予。亦。漸。平。復。急。  
謀。赴。吳。江。予。家。本。無。長。物。經。此。兩。番。搜。刮。直。  
可。謂。片。瓦。無。存。遑。云。其。他。及。至。吳。江。詎。知。兄。  
家。亦。於。是。日。全。家。被。害。宅。亦。被。焚。一。片。瓦。礫。  
烟。火。氣。撲。鼻。猶。濃。數。段。焦。骨。不。知。孰。是。哥。嫂。

如此。慘。事。甯。不。痛。人。此。時。回。憶。當。日。景。象。宛。  
在。目。前。其。時。予。尙。欲。設。法。埋。葬。予。夫。曰。全。市。  
已。成。墟。何。處。尋。人。借。貸。榜。徨。半。日。不。徒。行。人。  
絕。跡。竟。至。鷄。犬。無。聞。不。得。已。坐。來。舟。返。沿。途。  
人。言。江。防。軍。不。服。業。已。開。戰。城。門。又。閉。及。至。  
胥。門。果。見。城。上。排。槍。架。炮。萬。無。入。理。予。夫。握。  
予。手。泣。謂。曰。予。擬。立。刻。隻。身。走。溫。州。尋。覓。親。  
友。卿。萬。不。能。隨。行。鄰。人。李。四。嫂。現。居。上。海。起。  
程。時。曾。約。予。等。同。行。卿。去。覓。之。至。彼。之。留。與。

否亦只能見行事耳。卿有書直寄溫州大樹港李江峯家。予則須候卿書到後方得詳告行縱也。予彼時如何肯允牽衣痛哭不止。予夫頓足曰：此何時耶？違予計而行。予夫婦尙有相見之一日。否則死矣。死雖不足惜。徒死亦無益也。予二人只要有口氣在。將來團聚亦非意外事。不待予允。卽扶予上岸。一面命榜人仍由吳江原路且向浙江進發。予尙欲有言。船已如箭而去。予無他策。亦只能

遵予夫計劃而行。至車站。車已將開。疾趨而上。竟無容足地。直立兩小時。方抵上海過崑山。時猶隱隱然聞炮聲也。下車。寓大方棧。四處探詢數日。後方覓得李嫂住處。一椽小屋。聚集男婦十數人。寢於斯。食於斯。卽遺溲亦於斯。一種穢汚氣味。令人作三日惡。猶幸四嫂待予殊殷勤。稍覺心安。三日後。四嫂卽向予索薪米資。予付以十金。又數日復向予索。予亦如數與之。自此三五日一索。一二日一索。

索。索時數愈巨。略不如願。顏色頓異。予寢不過一席地。食不過一碗粥。而其大小一家實予一人供給也。予本無餘款。未半月身無一文矣。彼亦不問。予真無耶。假無耶。索如故。予抵申之次日。卽發書於予夫。舍予夫。寄款濟我。外餘則一籌莫展。一日復爲四嫂相逼出言尖刻。使人無容身地。正無可奈何之際。而予夫回書適至此時。之樂如得窖藏急展閱寥寥數語。大失所望。書曰。

雙卿鑒。運蹇數奇。所如輒阻。此來所訪之江峯。已於前月赴滇南矣。客館秋風淒涼。萬感所幸。江峰在彼。雄長萬夫。遠道馳依。不無厚望。班超投筆樹績。邊關此其時乎。擬卽由此就道。逕赴蠻荒。惟是妙手空空。長途渺渺。欲行不得。徒喚奈何來書。謂四嫂相待甚優。足徵高誼。感慰交榮。尙望向其婉商。籌寄百金。以壯行色。此日濟我窮危。恩逾漂母。待當躋身榮顯。報比淮陰。臨

穎神馳萬千。盼禱秋深霜勁。善衛眠餐屈指。兩度蟾圓必有好音。相慰也。倚裝忽泐。不盡欲言。卽頃旅佳曉。村書於溫州楊柳。

旅舍。

予視畢。不覺一呆。四嫂在旁曰。汝日日等回書。款今到矣。數幾何耶。真好福氣。汝夫謀事甫成。薪水卽寄來也。言罷作鶯鶯笑。驕我耶。諭我耶。予斯時無暇辨其意。惟心中默念。予夫赴滇。如得志。尙有團聚。望川資爲第一要。

事。四嫂處。萬無通融理。除此更無熟人。予一婦人。除作娼外。尙有何處可得巨金耶。予旣爲亂兵所汚。已非完人。不如犧牲于一身。助夫成名。閱徽草堂中曾記。一鄉婦夫久不歸。不能度日。後以賣娼養翁姑。鄉里傳爲美談。思至此。竟不畏羞。對四嫂曰。予夫赴溫訪友。未遇。現在擬往滇南。有所圖謀。非百金莫能成行。予爲夫計。甯苦予汝。日日勸予作妓。今如爾愿矣。惟今日卽須爲我籌百金備予。

寄夫用四嫂聞予言喜出望外連答曰有有汝肯爲此真一世吃着不盡矣奚憂貧爲大喜而去頃刻卽携百金來足見其平日數數相逼固有挾而求旣如其願相待又是一番面目數日後予卽以真姓氏畢雙紅三字在高陞堂應茶會矣予初念以爲妓則妓耳當無所苦少美者則留老醜者則拒予可任意爲之詎知大謬不然竟與予設想相反老醜者贈資較豐少美者則反是一若用其姣好

面貌作代價者搗母又嫌予不能歌頻受惡氣偶有二三詞客來談文字然勾欄中必以聲色爲主體任爾才若文姬其如登徒子何嗣以予身不勝蹂躪方受此間之聘然已負債不少予初到四嫂家見者咸以曉日芙蓉相譽今則直可謂殘之花敗之柳也承君見愛豈非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乎雙紅言罷似悲身落烟花異日何以對其夫見予相憐又似喜風塵中得一知己也次日照例設宴

文山到較早。予笑謂文山曰：兄害我矣。文山亦笑曰：鴛鴦雙宿，蝴蝶雙飛。君已全佔，胡云相害？予遂將雙紅身世盡告文山。文山聞之亦歎歎。不止。予自是日始對雙紅心益熱。凡有所言，言雙紅。凡有所想，想雙紅。無論公司中事忙與否，日必至雙紅處一轉。否則勿樂也。雙紅對予亦傾心相待，幾忘其夫飄流雲南矣。予度其意必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也。某

日雙紅得其夫自雲南來書，知其夫已長某稅局似爲滇中政界要人，然以改革故，涓滴歸公，得俸甚微，未能接眷，僅言安心虧滬，蓋不知其妻已如花之墮溷，任人作賤也。予笑謂雙紅曰：今夫人矣，尙念區區耶？雙紅怒目視予曰：此言是君說耶？月餘相知，猶未知予肺腑，枉識君也。予笑曰：毋怒前言，戲之耳。但尊夫旣未知此間事，卿果到滇，夫婦相叙，甯非美事？予斷不肯顧予之私意，而阻卿圓圓。

也。卿此間所負悉歸予償。滇南雖遠百金可行。明日當送千金至。卿卽束裝可也。雙紅聞予言。感極而泣。尚有戀戀意。次日遂行。予同上江輪。雙紅至是既喜且悲。予直送至金陵。而止。是夜情話勝於平時。今日思之似輪舟。一夕負曹某多矣。二年後尙得雙紅來書。今又數年矣。某友自滇歸。予猶探曹氏近况。惟不及雙紅也。

詩不在做而在詩境之有無。張師聖瑜天翮高徒。松陵學者也。嘗於重陽之夕。獨步道山亭口。占一絕云。『人競說。登高我來正月。上得句不驚人。林間簌簌響。』聲韻自然。不施粉飾。洵佳作也。

碎桐

武進李靜珊女士工刺繡擅文藝熱心教育手創女子職業學校經營十年成績斐然女士幼即聰慧過人年十一隨宦閩中從同里卞麟臣先生讀課餘屬對師以「五柳陶家宅」命題女士對云「三槐王氏堂」又以「半夜二更半」屬對女士應聲曰「中秋八月中」師大贊之蓋第二聯不僅字面工穩且意適巧合也

謝豹

## ■ 險買賣

(大隈斯探案之二)

程小青

那一隻三寸長的金扣針上鑲着三粒異彩煥發的鑽石見了真教人驚嘆我的詫異的目光從鑽石上移到那已卸職的總統考實司的黧黑多縦紋的面上又從他的面上轉注他的夫人我見他鬱鬱的態度沉靜的眼光却仍掩不住他的美容這兩個人居然光

降到我。克拉琪街寓所裏來可算得是唯一的貴客了我起先雖聞得培列才斯共和國裏發生內亂他們的總統出亡然並不曾想到那總統就在倫敦直到他的名刺遞送進來我纔驚異起迎真不知道他爲着何事他開始道密司脫大隈斯我聞得你的名字乃

是一個關於寶石的專門家。我有三粒鑽石。因着情勢的逼迫不能不將他們變錢。可是有種種的關係又不願公然售給那鑽石商人。我希望這一個買賣出於萬分秘密。絕不顛教外界知道。因此想到你是最合宜的人。你知道這種東西的價值。如果你自己不能買。你在倫敦社會的地位當然也很容易替我代銷的。我聽了他稱譽的說話。正鞠躬作答。忽見他已把鑽石扣針取給我瞧。停了一。

停便問我道：「你瞧這東西如何？」我答道：「大概值得五千鎊。」考寶司道：「你能夠出五千鎊買他麼？」我道：「斷斷不能。」考寶司道：「那麼三千鎊如何？」我不覺呆了一呆。暗想他一口就跌減了二千。論這東西的原價最少可值五千鎊。這不是一個賺錢的機會麼？」考寶司交執着兩臂。靠在桌上。直瞧着我的眼光。說道：「密司脫大隈斯。我應當和你開誠布公說明原委。這三粒鑽石本附屬在我的勳章上的。原是。

一種榮譽的表記。忽而有人提出了一個疑問。這鑽石。我是否可以私有。我却不以爲然。覺得這是我的所有物。因爲這東西若使是我從前任總統繼承下來的。我的見解當然錯誤。但這勳章實是我自己得到的。所以當我出亡的時候。便把他們帶了出來。現在我知道。自從我離了培列才斯一路上有三個。人跟着那三個人。喚做勃冷。佛沃弗。而特立。師哭。他們的目的。就要想設法。取回這三粒。

鑽石。因此之故。我很願急急。把他們出售。並須出以祕密。至於價錢的犧牲。我却不惜。我現在請你保守這事的祕密。並請你好好的防範。不要落他們的暗算。須知他們三個人都是兇險的惡漢。那愛爾蘭人沃弗。而尤其不容易對付。你應得記取的。我聽了這一番情由。果然覺得非常動人。接着我仔細瞧那鑽石中央一粒。最大。略帶些薔薇花色。圓整。可愛。左右兩粒。都是有顏色的一粒。淡紅。一

粒淺綠都明淨無瑕論他們的價值就是那淺綠色的一粒已值得我所估的數目如果我能出三千磅把他們買下並且假定那勃冷鄧沃弗而特立師哭等三人不從中阻梗那麼二千鎊的盈餘可以安然進我的袋裏了我想了一回答道三千鎊的巨款我不能夠立刻應命的假使你肯留一個住址並且給我二十四小時的寬限我纔能夠報命考實司很喜歡的答應了又道你能替我盡力

我是十分感激的但你對於這事也得謹慎防備纔是須知那三個人着實厲害你斷斷不可疏忽的我應道謝謝你的忠告既然如此我想我幹這一件事也應得掩藏我的舉動假使我寫信給你說「我不能爲力」那是實在不能效力如果我說「我很抱歉不能夠助你」那你就可以知道這話的含義恰正和字面相反了他笑了一笑便鞠躬作別出去於是我一個人坐着回想我今天受

了。這樣的委託可算得一種重大的任務。然假使我在操「珍寶賊」的舊業沒有受警察的歸化的時候有人把這樣的重任託我。這是怎樣一回可驚的事啊雖然現在都成過去了我是一個已卸任的珍寶賊正像考實司是一個已卸任的總統一般我燒着一枝雪茄又尋思用怎麼樣的方法纔可以得到三千鎊款子成就這一次交易忽而又有一個人進來我一見那人的狀貌濃眉闊口。

閃光的眼睛粗毛的手不覺暗暗的吃了一驚。那人大概就是沃弗而罷我移了一把椅子給他他很鹵莽的坐下隨把他嘴裏啞着的一枝特別長的雪茄煙從嘴角的這邊移到那邊大聲開口道密司脫阿克冬大隈斯你和考實司會面過了我已知道這事並且我已在樓下訪知你的姓名你現在可願意把你你們所談的事情告訴我麼還是要等我自己說呢他把這種問供式的口氣對我我

很想敬他一拳使他嘗嘗滋味但回過來一想覺得那人不但莽撞無禮而且還很兇蠻我若想借武力壓他不見得有甚麼功效一回他立起來向我瞧着似乎露出一種不耐的樣子我緩緩答道密司脫沃弗而我想還是你自己說罷他作荷荷聲道呀你已知道我麼諒來考實司早已教你防備好了這也很好如果他沒有告訴你我也要知照你的須知我現在到這裏來原是友誼的造訪你

還可以有得利的機會簡截說一句就是你  
可以安安穩穩得到一千鎊的酬勞我只靜悄悄的瞧他一時並不答話他接着道密司  
脫大隈斯請你說出來罷那考實司不會把他的鑽石交給你麼我忙道唉你也承認那  
鑽石是他的麼他忽把他的牛蹄般的拳頭揮了一下急辯道不是我不能承認這個但  
你的答語已很明瞭你一定已受了他的使  
命也足見我們度料的不錯老實說罷他的

一言一動都逃不掉我們的耳目。他現在懷着那三粒鑽石，他實是沒有合法的所有權的。我們在這個國裏不便和他用法律解決。但總要設法把他們收回。你可能助我們麼？我道：你要我怎樣助你？他道：這很容易的。你但把那鑽石交給我們好了。我應道：這固然是非常簡便的。可惜我沒有得到他的鑽石。他自己帶回去了。你如果要得不如直接去追他罷。他向我瞅了一眼。似乎一時不知。

道怎樣對付我一回？他說道：呀！這事不妥。如果照你的話，不免要用武力。但我們假使可以有別的方法，總想免這一層。現在你只須假說有人先要瞧瞧，然後購買那鑽石也就可以到你的手了。我道：你的意思不是我騙得之後，再把那鑽石支給你麼？他道：呀！那時你就可得到你的報酬了。我們以外，決沒有一個人知道我道計策，雖然很好。可是事成以後，考實司不要向我起交涉麼？沃

弗而道這怕他甚麼須知那鑽石本是培列才斯共和國的東西取得以後當然就要送回本國他怎能和你爲難現在你只須舉一舉手助我們一臂一千鎊的酬勞就可以安然而坐享了我把兩隻手搓着答道密司脫沃弗而你固然是很慷慨的但假使那位已退位的總統先生情願給我更大的酬勞那又怎樣呢他忽睜着兇僥逼人的目光怒聲道我看你在那裏愚弄我罷如果如此你真

是把你的性命做兒戲了現在有兩個方法或是你接受我的建議或是你完全脫離這一件事的關係你已經得到明瞭的警告應當從速決擇如果你模稜兩可他說到這裏又把他的毛拳揮了一揮便忍住了不說下去我只是保持着鎮靜的態度便伸手去取紙筆說道你的說話很爽快我此刻已明白這事的情勢願意照你的說話脫離關係免得自尋煩惱現在我應寫幾句回音給考實司

辭謝我對於這事的任務他瞧我執筆寫着便作失望聲道你真愚騃極了我寫完了取膠墨紙在紙上按了一按又道這樣也可以免勞你第二次的駕了密司脫沃弗而你恐怕喜愛瞧一遍罷他的含怒的眼光瞧在那兩行字上寫着道

考實司先生今天我們所談的事我很抱歉實在不能夠助你請你原諒阿克冬大

隈斯白

沃弗而自言自語道哼那也許是你的智慧我隨將信封好又填了住址黏了郵票向他說道你出去的時候可否請你順便投在路上角上的信箱裏面那你總可以信我對於這一件事完全脫離關係處於中立地位了說

完後又向他鞠了一個躬送他出去接着我就往新蘇格蘭場去見偵探長乾克門他平時有了疑難的案子總來見我此刻却情形相反了他聽我把一切情節說完之後便問

道大隈斯。你不是要我想甚麼方法麼？我應道那却不必。乾克門道那麼你又爲甚麼來見我？我要請你應允我派幾個警察相助。乾克門道甚麼時候？我道現在還沒有定。我可以預先通知你。乾克門道唉這樣說來。你不是要在幕背後弄神通麼？但據我觀察究竟不妥。你不如放了手罷。須知我們和你雖有關係，可是不能助你幹這樣的勾當。因爲我們借重你處就在關於珍寶的疑案和

珍寶賊的蹤跡。這一件事如果照你的辦法，情形却彼此不同了。我應道唉！我親愛的乾克門，你的說話固然不錯，但同時你也應想到我的生計怎麼樣？須知我給警察們服務。警察們是不給我俸金的。乾克門縐着眉峯。他每聽我稱他「我親愛的乾克門」，總是這樣的。我繼續道：況且我幹這事只是和幾個要想偷鑽石的人們搏戰也並不見得有甚麼違法的地方。乾克門道：雖然那鑽石也。

許果真是屬於國家所有的。我道：關於這層。我正想探明他的真相。現在姑且請你念我們的感情應允我兩個警察。我隨時可以招呼相助。乾克門緩緩道：好的。我應允你了。我致謝道：唉！我很感激你。乾克門道：你準備購買那鑽石麼？我答道：我麼不是？我要把考實司的寶物介紹給一個人。你可曾聽得過？密司脫雅各鮑師登麼？我要叫他出一出手替我把那幾個熱栗子從火中取出來。那

栗子是十二分熟的。也許要炙傷他的手指呢。乾克門注目在我的面上，發出一種沉着而冷肅的聲音道：大隈斯！你不要用不規則的手段啊！我應道：知道的乾克門又道：此外你還得謹慎！纔是我聽你所說的沃弗而雖則還不會顯過他的身手。大概是個可怕的東西。並且他的背後還有勃冷佛特立師哭二人。你應得特別小心啊。

最高大的房子那裏境地既僻。一到黃昏行人經過的漸少全街的景狀便比較的冷落。那時寓屋的窗中處處都露燈光。照見冷寂的街心行人貨車都已絕跡。幾使人不信這也是倫敦的一隅。在那高大寓屋的上層有一扇玻璃和桃花心木做的門。門上標着「雅各鮑師登」五個大字顯見是主人的名字。有一天晚上約在七點和八點之間。主人鮑師登從那扇門裏送一個客人出來。他穿

了一件晚服斜着肩膀形狀很臃腫。一手却揣着他的鐵灰色的短鬚似乎非常得意。他果真是得意的。他已和那來客談了三十分鐘。買得了一種上品的寶石。因此當那客人出門的時候他含着笑容一再鞠躬說道先生願你晚安。這裏的昇降機七點鐘以後便停止了。如果下次再有效力的地方請你：那客人且答且下樓道。那自然那自然說時已走下曲折的樓梯將近最下的一層。他立

停了。燒着一支俄國紙烟。又將手在那滿納紙幣的胸口袋上拍了一拍。很覺滿意。隨後走到下層。悄悄從側門裏出去。走到外面。就進了一輛等待着的馬車。乘着駛去。原來那人就是培列才斯共和國裏已退職的總統。考寶司同在這個當兒。鮑師登仍舊立在他辦事室的門外。他偷偷的把目光左右瞧着。又靜聽一回。聽得最下一層隱隱有關門聲。音他纔退入室中。立即把門關上。旋一旋鑰。

匙。接着向架上烟匣裏面取出一把手鎗。走到書桌面前。桌上有一隻皮裹的匣子。形式很像時式的眼鏡匣。他把匣子打開瞧瞧。他購得的東西乃是三粒異色的鑽石。鑲在一隻三寸長的金扣針上。這就是培列才斯共和國總統的榮譽針。鮑師登向那光彩閃爍的東西瞧了一回。臉上十分得意。似乎他已成就了一種好買賣。他隨把匣蓋蓋好放在書桌右向的第三隻抽屜裏。用鎖鎖着他以

後的舉動便奇怪了。他先把電燈熄了。輕輕的開了臨街的一扇窗。緩緩伸出頭來。那時。窗的下面黑沉沉沒有燈光。並且靜寂無聲。他靜聽了好久。沒有甚麼動靜。但他似乎還不敢深信。他悄悄的將身體仰出他的頭。探過了窗檻。便可瞧到下面的街心。那裏靜寂極了。從那街角上暗朦的路燈光中瞧見。沿街的門窗都已緊緊關閉。只有一陣陣冷風呼呼吹着。時時將街上的塵沙扇弄作戲鮑。

師登的目光從街心中緩緩仰起。移到他窗的左右。似乎防有甚麼人已經從牆上攀緣上來。後來他退了進去。隨把窗關了。又下了窗幕。他又立着疑惑。似乎他疑惑不定。應否。將電燈開亮。他末後就在黑暗中坐下。閉着眼睛。思想約摸有一個鐘頭。他差不多要睡着了。忽然又張開眼來。側着頭。定神傾聽。這時仍沒有聲音。但鮑師登還不放心。他走到門背後面。不敢開門。但把耳朵貼在門上。一

回。又。走到。窗。前。把。窗。幃。捲。起。開。了。窗。向。黑。暗。  
的。空。中。四。瞧。接。着。又。俯。瞧。窗。檻。不。由。的。使。他。  
驚。駭。起。來。他。覺。得。窗。檻。下。面。彷。彿。有。爬。抓。的。  
聲。音。他。暗。暗。的。喊。一。聲。立。刻。退。到。室。中。那  
裏。很。黑。瞧。不。見。甚。麼。過。了。兩。分。鐘。忽。覺。有。一。  
個。人。已。爬。上。了。窗。檻。鮑。師。登。忍。着。氣。息。退。到。  
辦。事。室。的。一。角。伸。出。了。頭。竭。力。要。想。辨。認。可。  
是。在。這。沉。黑。之。中。除。了。辨。聲。以。外。視。覺。終。沒。

有。效。用。接。着。又。聽。得。閨。窗。聲。音。似。乎。那。不。知。  
他。避。匿。的。所。在。那。人。旋。轉。身。來。果。真。順。着。他。  
發。聲。的。方。向。發。一。鎗。這。一。鎗。竟。打。中。了。鮑。  
師。登。的。心。窩。他。喘。一。聲。又。向。前。跨。一。步。

他的身體便支撐不住。忙着搖了幾搖便跌倒在窗口下面。當他傾跌的時候，那暴徒正在牆壁上摸索尋取電燈的機紐。一回他已摸得便扳亮了電燈室中就明瞭可睹。那人就是沃弗。而他的面上露着驚慌的顏色。手中握一巴掌。鎗口還有一股灰色的餘烟。繚繞不盡。他向室中四瞧。瞧見鮑師登倒。在那扇半掩的窗口下面。臉色已像死灰。一手按在左胸半臂上的血跡。却已滲透。他用

力掙扎着。期期然說道。沃弗。而你麼。你已謀殺我了。沃弗。而一聽。先把窗幃放了下來。再走到那被害人的身旁。屈了兩膝。俯身向他的面上細瞧。不一回。似乎已辨識是誰。不禁駭怪起來。失聲道。呀。你不是大隈斯麼。這真是我所想不到的。我那時彷彿聽得我自己回答他道。你惡鬼。你竟傷害我。他把我的手從那左胸的傷口上提起。瞧瞧我手掌中的血污。又說道。哼。你竟喬裝着鮑師登麼。我聽。

息道。你弄錯了。本來沒有甚麼鮑師登。他瞧見我左胸口的血液點了點。頭起身來。冷笑道。我明白了。你對我說。你不願意參預這事。原來並不是誠意的。你把自己的真相隱過了。却來變做雅各鮑師登。並且深藏在這裏。以爲這樣便可以遮過我們的耳目。教我們斷絕線索。成就你的買賣呀。你真是一個傻子。你怎麼想瞞得過我們呢。他這時逞着他的利口。很得意的將我申斥。我覺得他的

語聲好似海浪激岸的聲音漸沉漸遠。終至於完全不聞。不知道經歷了若干時間。我彷彿從數天長睡的睡夢中醒來。張眼瞧時。見一個人在室中走來走去。似乎要尋覓甚麼東西。我纔覺得我曾量過一次。然量的時候。最多不過兩三分鐘。我却好似已睡了數天。那時我見沃弗而東尋西瞧。知道他要覓取那枚三粒鑽石的榮譽扣針。却還沒有頭緒。他尋時眼光只注射在室中的器物上面。絕

不理會及我似乎他想我已死或是已昏暈。過去失了知覺短時間不會蘇醒我重新閉了眼睛腦海中的思潮却不肯寧伏因歷歷追想那已往的情景我記得在這精神恍惚的當兒我對我自己說道你不是像他所說的傻子你當初固然想借着化身做一個寶石商人的計畫和考實司祕密交易也許可以免去沃弗而勃冷鄧特立師哭等追跡但你却不是完全依靠這一種計畫你也知道。

他們的耳目是特別靈敏的無論考實司怎麼樣祕密悄悄的走到金人寓屋的上層和一個古怪的寶石商人喚做雅各鮑師登的來做交易他們也許不肯放鬆到底會追尋到來果然不出所料當考實司在金人寓屋門前下車的時候他們也跟在後面這事你自己瞧見的你也知道他們既跟着同來今天晚上當然要上來取鑽石的但你不但不能設法阻止他們却反希望他們上來因為這

樣。纔可以把他們納入警察的網裏。現在你所希望的事果然實現了。你所盼望的人已在你的機籠裏面了。你只須把籠上的機括摸一下子便可以如願以償。那麼你還算不得失敗啊。我的心靈中說了這一席話。又休息一回。既而想到我既安排好了機籠。現在那隻大鼠也已進了籠子。正在那裏尋覓乳餅。我不應當立刻把籠門關好。把他拿住麼？可是籠門的機關在那裏。我又怎樣動手呢？

我的腦思却已恍惚不定。一時竟追想不起。我又不敢勉強思索。恐防重新暈去。因停止了思想。略略張開眼睛。見沃弗。而這時已注意到書桌上去。他見書桌的抽屜都鎖着鑰匙。却不可得。因便從衣袋中摸出一把大號的懷中便用刀來預備挖鎖。他一手挖開了第一隻抽屜。不見有甚麼鑽石。接着就挖第二隻。抽屜結果也和第一隻一樣。那一面共有四隻抽屜。他挨次挖開。竟然失望。於是

就着手挖右向一行的抽屜這時我的記憶力忽然又衝動了一下記得那隻鑽石扣針就藏在那一行的第三隻抽屜裏面如果我不能扭動機關那麼十分鐘中那隻鑽石扣針就要進他的衣袋裏去了因這一急我的神志忽然清醒起來記得我曾向乾克門借用兩個警察他們早已伏在門外只等我要借重的時候發一個暗號他們便立刻上來至於那約定的暗號就是用一個懷中電燈

發一發電光原是簡便得很可是我此刻受了重傷是否有充分的能力從胸口的袋中摸出那個電燈來再舉到我的上面的窗口外面却是一個疑問我勉力把我的右手摸到胸口摸着了那平扁的電燈那時我的眼睛望着沃弗而見他全神專注在他的工作上面背向着我絕不注意我便隨手將電燈取了出來用指一摸險些兒發出驚嘆聲來原來電燈匣上已有一個深深的凹痕分明

是受了鎗彈所致。因此那電池的機鈕差不多已不能活動。這時我雖然吃驚，同時又不覺發出感謝的禱告。因為那彈子雖然打中了我，然因電燈匣的阻隔，使斜進到肌肉裏去。血液雖多，却沒有傷我的心房，要害這真是一件可慶的事。我重新按那電燈的機鈕，不料已和電池脫離了關係，發不出光。這時沃弗而已挖開第二隻抽屜，他把抽屜中的紙件翻了一回，仍不見甚麼，不覺失望，咒罵於是。

他又挖第三隻抽屜，這就是鑽石的所在。不出數分鐘，他要到手了。我心中着急，可是電燈的機鈕不靈，不能發光。一回，我輕輕把右手舉起，伸到窗幕外面，就把那電燈脫手放下。接着隱隱聽得燈匣墜地的聲音。這個聲音，那兩個警察可聽得見麼？即使聽見他們也能體會我的用意，立刻上樓來捕賊。我更瞧沃弗，而神氣很張狂，似乎尋了好久，禁不住惱怒起來。他挖第三隻抽屜時，用力過

度刀片忽然斷了他更加失望將手在溼汗淋漓的額角上摸了一摸又用那斷存一寸左右的刀片重新挖發這事固然不容易但他却拼着全力但聽得刮刮的聲音知道那抽屜即時就要挖開同時我又聽得一種聲音竟使我心房的跳動加倍迅速原來是樓梯上足步的聲響那聲響沃弗而也聽得了他像野獸似的吼了一聲疾忙把手鎗取在手中那時室門已有人在外面旋動並且

有呼喚的聲音沃弗而把身子搖了幾搖似乎不知往那裏逃走室門上的玻璃已移動了一塊隨卽有一隻手伸進來摸取室門的鑰匙沃弗而又驚呼了一聲我想他又要發鎗了但他却不然忽轉身向窗口走來預備跨出同時那兩個警察已開門進來瞧見沃弗而正跨出窗蓋等到警察們衝到窗前却已不見沃弗而警察們不由的失聲詫異我這時努力喊道瞧一瞧窗檻下面忽有一個

警察說道呀在這裏那裏還有一隻手呢話  
猶沒完忽有一種慘呼的聲音直破冷夜的  
沉寂原來沃弗而已失手跌下去了

我因着幹了這一次的險買賣竟至八天沒  
有出門到了第九天我把那鑽石扣針出賣  
得了五千二百元的代價我特地購一隻領  
巾扣針送給乾克門酬他相助的好意那針  
上鑲一粒小小的鑽石却也光彩耀目他受  
了扣針仔細瞧着向我道大隈斯這一件事

你辦得很好我應道也不過如此乾克門道  
我想因着沃弗而的失足那勃冷儂和特立  
哭師二人此刻諒早已逃了我道這是自然  
乾克門道我料他們受了這一次警戒再也

不敢露頭角了我聳肩道我也希望他們如  
此乾克門將領針瞧了一回便把匣蓋蓋好  
順手放在袋中低聲道大隈斯謝你我答道  
乾克門別客氣這是值不得謝的

小小說

周碎桐

她是新進的女子和家庭抵抗社會奮鬥得到最後勝利的到了欲望也滿足了無窮的幸福好像千萬年享受不盡那知不到半年達她眼簾裏所感覺到的總比他要好好的漂亮他是一個很懦弱的少年沒法去束縛她她杖着自己的一股勇氣終究打破那社會上的習慣一個新進女子和眼簾裏漂亮的情人相愛無窮的幸福依舊享受慣重做

## 遺照的命運

西巫瘦鐵

關冠南蹙緊着眉哭喪着臉慢慢地踱進了一片來片上印的是個亭亭玉立的好女子。辦事室沒精打彩的向四壁望了一望便走。波送媚似乎對着他微微地笑論理他對了到寫字檯前的自動椅上坐下檯上放着許多信件和簿子原是等他來整理答覆的。但是他只略略的翻了翻再也沒心情去料理。這些停了一回他便在胸前摸出一張照忽然他對着照片發出低而且慘的聲音來道親愛的我怎會不知道你的笑是把悲傷。

哭泣做成的我也知道冷清清的荒郊不是你能忍受的堅硬而且醞釀的黃泥不是你

能安臥的我愛我真對不起你呵我原不把這是一個清朗的晚天太陽已經到地平線。以下去了可是一絲絲的殘光把天上的雲染成了五色兀像一牀錦被籠罩着人們這

你抬到外面去只願你永遠陪伴着我但是他們生生的逼着我又爲你悲傷得糊糊塗塗不知怎的竟被他們屈服了我愛我真對不起你呵……他忽然渾身起了寒慄似乎那照片對他說話了但是他總然不會知道那照片說的是甚麼他很鄭重地把照片

放在檯上兩隻手支住了些原來他已經記起那照片的來歷來了時一個女郎正在綠野公園中的櫻花樹下立着好像等待甚麼似的忽然一個少年額上滿佈着汗珠沒命的奔到女郎身邊喘吁吁的道玉妹險些兒我要失約了因爲今天

廠裏正忙着結帳到七點鐘才得歇手我深怕你等得不耐煩獨自個回去那末我趕到這裏豈不是一場歡喜一場空嗎玉妹謝謝你竟肯這樣的長遠地等着我怎叫我不深深感着你吓女郎嘆息的笑了笑道這又算甚麼呢橫豎我閒着沒事到這兒來散一回步也有什麼不可以呢停了一歇少年又道霞玉妹我向你討的東西可曾帶來女郎失驚道呀我怎麼這樣健忘那東西竟不曾

帶來咧少年正色道真的麼女郎笑道給了你罷伊便從衣袋裏拿出一張照片遞給少年道可是這個東西麼少年接了過來端詳了一回子便和那片上的女郎接了一個吻女郎的面上起了些紅暈伸手把照片奪了回來道你們這些男人總有些靠不住還是我帶了回去罷少年這一急非同小可懇切的對女郎道玉妹請你恕我魯莽下一回子決不敢再這樣了女郎笑道我怎能相信你

呢。少年沒法想便跪在那女郎的面前哀求。到底女子的心腸軟結果那照片便給了少年女郎去後少年從新和那照片接了幾個吻。

關冠南想到這裏不由的拿起那照片來重重地對着片上的女郎接了一個吻放下照片他又想起另外的一幕來了。

一對新婚夫婦從禮堂上出來慢慢地跨上馬車兩旁看熱鬧的人齊聲喝着彩馬夫加

鞭收韁馬蹄得得便把一對新人送到新屋裏携手送入新房新娘便把外衣脫去新郎對伊道玉妹今兒把你辛苦了伊笑了一笑道這算甚麼呢我想你忙着收拾房屋整理器具那末真可算得辛苦兩個字了新郎道這是我應盡的義務怎好算作辛苦呢我愛你且坐一歇我到外邊去招呼一招呼朋友再來伊不依道你知道我的胆兒怪小的怎麼你把我獨自個丟在這裏呢新郎道玉

妹。恕我健忘。說着便走近了伊。兩臂抱住伊的纖腰和伊親了一個吻道我叫個僕婦來陪你好麼。伊把頭點了點他便出去了。

冠南再拿起照片來接了一個吻他什麼多不記得他心中只有安慰和愉快但是他又想起末幕來了。

一隻新式的銅床上睡着個生病的婦人面龐白得和紙一樣眼眶陷下去了伊的旁邊坐了個男子一隻手替伊按摩着忽然伊狂

咳起來他便拿了個痰盂去接只見伊吐出來的並不是痰却是整塊的鮮紅的血他慌了手脚忙叫僕婦去請醫生一面替伊揉胸口停了一歇伊從被窩裏伸出一隻枯臘似的手來他只當伊要甚麼東西忙問伊道你要什麼伊把頭搖了搖他會意了便輕輕地把伊的手握住伊道你不用揉了坐下來罷我愛我可不中用了說到這裏聲音已經有些

哽咽了。但伊依然往下說道：南哥，你白疼我一場了。現在我也沒有什麼話可以對你說。只願你我死了之後，你不要過度的悲傷就。

四肢不由他作主了。他便坐着發怔。不單是一圈的東西怎樣不知道，便連他自己怎樣也不知道了。

好……伊不能往下說。伊只有哽咽。他想安慰伊。但喉間已經被悲傷塞住。他也只有哽咽。好久好久，伊睜開那失光的雙眼，望着他。他便俯下身去和伊接個吻。

關冠南每日到辦公室總要演這三幕戲的。而且天天這樣一些，沒有改變的。可是演戲不打緊，他神經上却因此受了個大大的打擊。有些朋友知道他的症候，便勸他另外娶一個吧。他聽了，不但不依，反而要到臥室去淌一大灘的眼淚。於是凡和冠南相識的都知

得，渾身的熱度降到冰點以下去了。五官

道。他是個情種不便再拿續絃這些話安慰他了。

艷陽的春天到了人們都覺得換了一種新空氣個個顯出他的活潑和愉快冠南却依舊沒甚改變這天被許多的朋友強着去

踏青剛走到漪園別墅迎面忽然來了三五個女郎年紀都是差不多不過大家的眼光齊夥兒注視那素的女郎這原是好惡同性的關係沒甚希罕的女郎等過後大家依

來休息於是大家才覺到已把冠南失掉了坐了一回遊興已盡便約着一同回去順便到冠南家裏去問他却沒有回家於是大家覺得這件事有些蹊蹺

自從踏青以後關冠南的臉上不似先前的寂寞悲哀了他的知友徐霞仙會問他爲甚改得這樣容易他便侃侃的答道一個人久處醞釀的鬧市一日到曠野中去換空氣精

神。自然愉快臉色也因着改變有甚希罕呢。這幾句話到也有片面的理由不過像這個刁鑽的霞仙那裏會相信他呢從此冠南的身後却多了一個好管閑事的偵探。

禮拜六的下午關冠南從廠裏出來一逕走到了綠野公園他的身後一個工人緊緊的跟着冠南也覺得後面有人但他的面龐大半給帽子掩着看不清楚也沒奈何他了四面亭上先有一個素衣女郎憑闌立着一見冠

南便喊道南哥怎麼多早晚才來呢冠南向後一望只見那工人已在鐵椅上坐着便高興地跑上四面亭和女郎握手並肩坐下冠南先開口道珠妹今兒你可答應我了女郎搖着頭不說冠南又道怎麼你不是說今兒答應我麼女郎懶洋洋的道話是有的一不過我不能冒昧地答應你冠南急道甚麼冒昧那簡直把我推到五里霧中了女郎道對你說個明白罷你不是娶過親麼冠南道

是的。不過伊在去年死了。女郎道：我知道這些事不是這些。我也知道你不是天天對着伊的照片要哭泣。一個多鐘頭。冠南道是的。不過遇着你以後。這功課早就捐棄了。

忽然女郎起身來。正色道：便爲這樁事。我覺到我不能冒昧的答應你。你們這些男子就是多患這樣棄舊憐新的病症呀！你想倘若我應允了你。大家一塊兒生活着。到得你見了另外一個女郎。不是把我拋棄得和你。

現在拋棄那照片一樣嗎？哼！你這種狡猾的手段。沒情的行爲。我那裏可以答應你呢。

冠南給伊說得無言可對。怔怔的坐着。等伊再說。那知伊已走下了四面亭。似乎要回去的光景。這可把冠南急死了。趕忙跳起身來。扯住伊的衣角道：我有甚麼不是？請你說來。個明白。我雖然不對着照片去哭泣。可是我心裏並不曾把伊忘記哩！伊停住了步。笑道：那末我答應你愈加冒昧了。愛情是不能容。

納。第三。人的。你硬生生。把我牽了進去。等到被你推出來。我那時。就是懊悔也來不及了。冠南。你想對。麼冠南。這才知道。那件事是絕望了。便是和伊多立一回子。也不算什麼事。了。便放了伊的衣角。預備回家。

但是伊却牽了他的手。道。南哥。我這兩層意。思理由。充足。麼冠南真給伊弄得哭笑不得。勉強答道。很對。很對。伊和冠南從新走上了。四面亭。伊便正色對冠南道。我現在答。

應。你了。不過。你要永遠不拋棄我。立刻忘記。伊。而且。在我的面前。毀壞那頁照片。冠南沒口的答應。并對伊道。那末。我立刻去把那照片拿來。好麼。伊把頭點了點。他便連竄帶奔的走出公園。

冠南跑上了四面亭。把照片給伊看了。看便扯做兩片。接連演了幾次公倍式。丟在地上。於是。携着伊去了。那坐在鐵椅上的工人等他倆去後。便走上四面亭。把地上的殘片收。

拾個乾淨除去帽子自語道原來是爲着這個唉秦霞玉

勝清一代狀元之產生蘇城首屈一指亦科舉盛事也昔有某滑稽者謂蘇州狀元猶河間太監江北難民江西剃頭句容剔腳匠物以類聚無足怪也

楓江

輓聯之中如夫輓妻甥輓舅此普通所習見措詞幾千篇一律無特異之點惟母輓女夫輓未婚妻及女之自輓事實既不多見見則必成佳構如下列三聯筆意超脫不落恆蹊爲一時所傳誦「汝往哉必敬必戒凡善相夫子善事舅姑雖生子三齡值爾告歸猶囁咐我衰矣多病多愁乃老者未亡少者先逝祇零丁兩弟侍余湯藥太淒涼「爾何人我何人只爲六禮未交惹出今朝煩惱生也夢死也夢倘若三生有幸再期來世姻緣「我今去矣大丈夫何患無妻待他年再續姻緣莫向新人談舊婦爾勿悲乎小孩子終當有恃看後日誰來鞠育須知繼母卽親娘 風紅

■漁家女

徐笑歸

巧奴漁家女世居禹湖之濱母早亡父業漁酷嗜樗蒲無銅山金穴之富而一擲千金曾無吝色鈔恆絕而屢債輾轉至負豪勢子某五百金無以償要之枉然某瞰其女美思置

笑拘魄三笑而城國爲傾而旁設黃金千鎰白銀萬錠累累黃白炫目淆心公子一旦居其間將誰取乎曰佳人難得余求之渴顧計將安出僕曰慄哉公子彼老旣負公子巨債而無以償僕可傳公子命言將訴諸官老懼求緩頰則條件朝下彼美夕至矣公子曰子

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彼老負債不償，誠畏罪。挾之勢必尤其奈彼。殊抱志貞節，妾媵非願。何曰甚矣哉。公子之明，彼昧此也。彼巧奴孝女也。一朝聞老父入獄，僕決其雖身殉亦甘。於飴矧公子之欲區區乎。曰任子爲事成。微哂曰：子雖無銅山，却有趙王連城璧。老嫗曰：子毋笑我。僕正色曰：巧奴非寶乎？老搖手。賞重不負爾苦心也。第須面面周到，毋急切誤。乃公一棒風流案，僕唯唯而去。翌晨往覓，許老於其家責之曰：子何憤？憤負人債若無事。老曰：余固罪重，母以償公子，顧貧不得已。

耳可復寬限數日否？僕怒曰：咄爾！何言今日無應？公子必訴之官老驚曰：今日安得偌大鉅款？老奴縱富比鄧氏，銅山尙待開掘也。僕曰：子毋笑我。僕正色曰：巧奴非寶乎？老搖手。微吁曰：漁家毛頭姑娘，非璧匹也。曰老母謙余。觀公子意似求巧奴者，老盍媵之？則公子之怒平而老之債亦償其誰？復謂巧奴非璧非寶哉？老嚴容曰：公子仙人齊大非偶，且我聞

公子已自有室。曰妾之老色然。曰子毋言巧奴志不在此。僕顏變聲厲曰果爾則公子請。斷夫官子既貧無以償官必使爾入狴犴。旣復微聲吁氣曰爾無援且老耄矣哀哉白骨。燐燐葬於獄誰收之乎。老駭然舌呴慘然氣沮。半晌長嘆曰果可憐哉我也。容商於巧奴。明日當覆汝僕去老乃狀甚懊喪緩步入內室。告其顛末於女。女聞言初則疎焉若喪默然。首俯繼復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終乃秋水。

盈盈淚波汪汪一若滿腔哀怨無處訴者曰公子予取予求勢不可犯逆命不祥兒從之。可老怪甚異其背素願之速也而孰知巧奴方寸之中已堅抱救父戮仇之決心矣乎。次朝老答僕僕狂喜奔報公子公子喜不勝下。令預備金屋以藏嬌兒。僕領命去越旬鼓樂喧天賓客盈庭。巧奴盛容豔裝臨公子之外。宅旣進洞房。公子踵入荷粉露垂杏花烟潤。

花之艷容復含秋月之冷氣公子窺之又凜凜然懼旣而賀客畢退公子命寘酒話歡巧奴假意嬌然殷勤侑酒公子樂無極再四盡罷未幾玉山倒矣巧奴扶之入牀卽出并州快剪猛刺公子嘆公子痛甦戛然一擊而血灑流蘇之帳命歸忉惻之天矣僕婢聞聲往往前老驚詢曰天未明兒不尋香夢來此何視咸面面相覲舌呴不言足如千金重寸步莫移設計之僕更面灰無人色蓋恐巧奴知計之出於己也而將並殲之然而我知巧奴

存擒賊擒王之心彼小醜不在其目中戮之或將汚其剪也須臾女神定嬌聲曰爾輩毋怯我殺人我能自首不貽害人也言已揚長拔關出數僕暗隨之時則星月杳然塘鷄唱曉巧奴逕奔湖濱而許老正網魚於湖也女灑流蘇之帳命歸忉惻之天矣僕婢聞聲往往前老驚詢曰天未明兒不尋香夢來此何事女潛然曰兒不孝刃仇矣茲將自首此來叩別耳老目瞠舌結不知所以呆立湖濱其網爲風浪漂去而不覺也女續曰兒此後肉

體。不。能。承。侍。左。右。當。化。爲。厲。鬼。以。衛。老。父。使。  
不。復。受。人。欺。也。既。而。直。奔。縣。署。大。門。猶。閉。乃。  
搥。門。如。擂。鼓。守。衛。起。開。門。闢。蹠。踊。入。內。署。  
公。人。自。睡。夢。中。醒。大。喝。曰。何。來。癱。女。兒。莽。莽。  
撞。撞。女。厲。聲。曰。我。何。癱。我。乃。待。賚。罪。女。許。巧。  
奴。謁。爾。縣。丞。速。報。毋。緩。而。其。如。錦。彩。衣。猶。腥。  
紅。斑。爛。也。公。人。見。此。知。非。細。故。卽。憊。入。稟。丞。  
丞。擁。妾。酣。臥。香。夢。方。甜。醒。而。聞。報。手。足。無。措。  
既。乃。心。定。神。息。遂。傳。令。少。頃。開。庭。公。人。領。命。

下。卽。引。女。至。公。堂。謂。曰。丞。將。來。少。安。毋。躁。良。  
久。丞。升。堂。受。訴。猶。精。神。瘦。疲。睡。眼。朦。朧。也。而。  
上。下。衙。役。或。呵。欠。如。鴉。片。癱。或。僵。僂。不。能。直。  
立。然。聽。審。者。已。叢。聚。一。堂。聲。嘈。雜。不。可。聞。有。  
贊。巧。奴。之。孝。而。勇。者。有。唾。巧。奴。之。忍。而。狠。者。  
大概。善。之。者。都。貧。賤。人。惡。之。者。都。富。貴。人。丞。  
詢。曰。小。女。子。曉。犯。縣。署。究。係。何。事。巧。奴。不。屈。  
不。撓。侃。侃。訴。曰。罪。女。許。巧。奴。老。父。業。漁。居。禹。  
湖。之。濱。緣。豪。勢。子。某。設。計。賺。父。致。負。五。百。金。

索之急無以償威迫取女不爾則將置父於獄以是女從之以全父夜復刃之以雪仇我父旣負某債而不償則女之妾某本亦可以抵償然暗謀陷人致人負債律有明條而其債亦不能當諸公則某之妾女自是強霸戮之爲地方除一害並絕其後患且以儆天下之偷今來自首典刑非所惜而後人亦當嘉

我巾幘中未始無英雄也言已驟然笑其心中似有無限愉快者亟聆之色駭意以爲弱

女子無縛雞之力尙能爲地方除害我輩忝爲百里侯祇知橫征苛稅加害於民不爲民除害相形之下未免有愧色矣移時往驗公子實係因傷身死承以女孝烈可風且係自首意欲貸其一死特某家勢豪再四請刑卒不得已依律處以絞刑焉



## 服毒以後

何玉金

三月十四晚上我已脫去外衣預備睡了僕人楊二氣喘喘地來說「相公慢睡有人打電話找你有事相商」我聽了仍將外衣穿好隨他出去拿電筒放在耳邊知道是施湘雲女士打的聽了三四句面孔發白兩手冷冰冰地顫動起來電筒裏的聲音仍舊不絕。

的送進我的耳鼓最後的幾句說「劍秋儂服毒已經十八點鐘快要和你作別了望你到我這裏來有話和你談談快來……不要遲延」再向下去聲音漸漸低了聽不清楚我回她說「我知道了即刻就來」搖過回鈴跑到臥室裏拿手杖和眼鏡對僕人說「

我有事出去今晚大約不回來你們不必等。時候可以早些睡去」說罷在門外找一輛車子和車夫說「拉到端家橋北」車夫拿出他的本領如飛的去了。

這時候已是十一點半鐘路上差不多沒人跑。只有幾個短衣持棍的警察還站在西風裏東張西望表示盡職的樣兒跑了一程到了施家門口下車給了車錢打發車夫去了。輕輕地扣了門裏面答應出來一個丫環開

門我走進去含笑向我說「邱先生來的正好我家小姐在那裏等你呢」我說「是的我接你家小姐的電話來的」一面說一面到湘雲房裏去只見湘雲躺在西式睡椅上眼睛閉着面孔比玫瑰花還紅些兩隻手放在胸前見我去並不站起來如沒看見的一般我走近椅子拉她的手吻了一吻正要說話她已經坐起來含淚向我說「劍哥呵你來了你苦命的妹子快要和你分別了你能

恕我的罪不用追究嗎……」說罷倒在椅上不住的嗚咽起來。

那時我心上急得沒法過了些時纔說「雲妹妹你吃了毒藥到底爲什麼事我實在猜不出來好妹妹你告訴我吧。」

湘雲聽了格外哭的利害停一些時纔拭去淚珠說「劍哥你說不知道我服毒是爲什麼事我不相信你想像你妹子這樣命苦的人世界上有多少當初我們在公園裏由朱

子穆先生介紹之後時常在一塊兒後來我遭了父母之喪心上很悲痛但遇你在一起時候心上的苦便忘掉有時候人家看見我們在一塊兒便說這兩個孩子真乖巧恰是一對小夫妻哩我們聽了心上並不難過熱度還不減因爲那時只知道在一塊兒談談

笑笑的快樂却不知道什麼愛情結晶的夫婦問題後來我們大了求學在外不能時常相見但心上已生愛素想做人生第一步的

事了。我還記得三年前的春天，在公園蘆塘旁邊對天立誓，願爲閨中膩友，免得把相愛之情一朝拋却，使他永久存在。但現在怎樣呢？從前的事好似一場大夢，細想那些人的話，真是有味。奈木已成舟，沒法挽救，惟有一殺以謝哥哥幾年眷愛之情……」說着倒在我身上，嗚咽不止。我聽了她的話，好似觸電一般，全身麻木，心上縱有千言萬語，口裏却一句說不出來。停一些時，含淚帶澀的說：

「雲妹妹，我聽你的話，真似千刀在腹，萬刃穿腸。想起來，真要叫人痛哭流涕。咳！『詩禮之家』這幾個字，真真可恨。社會上習慣門第不對，資格不合，便不可以結婚。他們決不知道婚姻是人生真正愛情的結晶，彷彿拿這種事做人的標識。社會上人知道某人娶親了，是一個大人了，什麼利害都不管，假如子女有點知識，去求他父母要拿這件事看重一點，做父母的每每總說婚姻之權。父

母主之子女不得干預……從此便有『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千古不改的一種刻板  
文章傳出來使做子女的對於此事無反抗

餘地。但據我拿折中的道理說起來父母媒  
妁是要有的不過以子女之意爲本罷了等  
到人民程度可以做那自由戀愛的時候便  
不妨將這種手續廢去罷了天呀妹妹呀你  
的命真苦你父母死了一切事情都是你哥  
哥作主他明明是新文化的巨子爲什麼對

於你的婚姻自由偏要拿『詩禮之家』來  
束縛你真是不解但不知道你服的是什麼  
毒可以挽救嗎

我說完坐在妝臺前面椅子上找她的詩藁。  
看只見她的面孔變紫紅色呼吸漸漸急促。  
我說「雲妹你現在怎樣爲什麼面孔紅紫。  
呼吸短促可是毒發了不成」

她說「劍哥你的話我很歡迎很感激現在  
毒已發了無救了我們的別期不遠前途正

長千萬珍重……」她說到此處呼吸更促  
面孔變青了眼睛也垂下去了勢甚危險我

魂跟邱先生去那時沒知覺隨你們擺佈吧。  
……

嚇的手足無措忙出去喚她的侍婢菊香來  
商議菊香說「少爺吩咐假如小姐夜裏危  
險可以來喚我」現在小姐看看不行快要  
斷氣不如去喚少爺我那時思想塞了只得  
說一聲好不意湘雲又清醒過來說「菊香  
我哥哥是送我命的不必去喚他你可同邱  
先生將我扶到榻上等着我死我死之後靈  
上坐在榻前含淚望着那時候她已是不行  
了無望了過些時她面孔又變了紫黃色在  
榻上轉側不定氣息差不多完全停止但是  
眼睛仍舊睜着不閉叫人看了實是可怕我  
坐在她身邊拉她的手看了一回含淚忍痛

的說：「湘雲和你作別了。望你前途珍重。靈魂早升天界。」她並不回答。只點頭示意。再過些時。氣息全沒。我那的心。幾乎拼出腔子來。淚珠乾了。哭不出來。只有狂笑。向她看着。覺得她似花似玉的容貌。如山如阜的學識。現在有什麼用到什麼地方去了。叫人一想。登時萬念俱灰。隨便什麼事都不高興做了。我坐了一些時。看看天也漸漸發白。便和菊香說：「你家小姐已死。少爺過些時便要來。」

我在這裏不便。不如暫時回去休息。明天再來罷。」菊香說：「也好。」送我出來。出門之後。也不找車子。獨自跑回來。一路晨光初現。萬籟無聲。幾個警察。仍舊站在西風裏不動。到了門口。門還是緊緊地閉着。好不容易打開了進去。跑到臥室。倒在榻上。便睡着。隱隱看見湘雲到我臥室裏來。和我談心。那時我心上真是快活。

一枕夢回。已是下午四點半鐘。忙起來梳洗。

吃點東西到施家去。知道湘雲已經入殮。葬在王家廟後祖墳旁邊。我向靈位行了禮。立在那兒呆呆地望着。好似我的靈魂已到她棺材裏去了。也許是和她的魂一齊飛昇了。

正想的迷離恍惚。却被她哥哥施紹華的聲音喚醒過來。便和紹華周旋幾句。因為時間不早。也就告辭回來。

一灣碧水圍繞許多樹木和荒墳。在許多墳的東南。有一堆新土。就是施湘雲的墳。我一

看。禁不住心酸淚珠如雨點般的下墜。心上想。湘雲你真命苦。幾十點鐘以前。你還有氣。和我談話。現在已到永久不見天的東西裏去了。你在地下知道朋友來望你嗎。湘雲呵。你如有知。將我的靈魂帶去吧。讓我第二部精神在世上受苦痛吧……越想越苦。格外悽慘。忍不住痛哭起來。過些時天漸漸晚了。太陽也沒精采的預備沉下去了。無知羣鳥也不唱他的快樂曲了。美麗的樹和藹的花。

也。不。擺。動。總。現。出。沉。靜。的。樣。兒。好。像。悲。痛。着。  
說。湘。雲。死。的。可。憐。死。的。可。惜。

這篇寫實文字是朋友邱君的傷心史。近  
幾天纔告訴我的細想中國婚姻的黑暗。  
真利害殺人能力比刀劍還強一點所以  
拿來整理一下寫出來給大家看看我想  
和邱君同一心病的正多呢玉會識

○紙帳銅瓶室聯話  
曩者浣繁女史李雪芳來滬吾友平  
亞爲刊艷史及雪芳南歸襟亞梅  
以聯云『送君歸去花如雪』聯我相贈  
文思夢亦芳  
鐘賀適往文友吳靈園善小說家言涉筆清妙  
鐘聯云『良辰佳國徵雙慶雅樂園妙』  
奏二南亦一時佳話也

紀曉嵐嘗隨乾隆帝出遊登一樓於拾級時曉嵐曰恭喜萬歲一步高似一步帝領之及下樓時帝問曰此何謂曉嵐對曰此所謂後輩勝前輩也又行曠野見墓前石人帝又問曰此何名紀對曰仲翁帝後知爲翁仲遂書七絕一首賜之詩曰翁仲如何作仲翁只因窗下欠夫功而今不許爲林翰罰爾山東作判通此詩每句末二字皆顛倒用之可謂謔而虐矣曉嵐持此詩卽往山東向巡撫索判通巡撫笑而遣之回京後某宰相奏稱君臣相戲君臣俱失事遂寢

＊＊＊＊＊  
■ 鴛鴦刃

鄭逸梅

一鼎煙青滿爐炭赭疑是道家煉汞之丹房

女子可比矣

有一女子顏色慘澹年可十八九默坐無語  
雙目注視此鼎若有惻然憫然於一己之身  
世者必欲於此得一結果且欲告一世之青  
年女子以其從前夢夢之經歷不忍他人再  
誤於後也其遇蓋甚慘其心蓋甚苦非尋常  
而死然不立蹶須數小時後乃斃知毒尙未  
深須一試立卽氣絕乃可用如戰國時徐夫

人七首及前清張汝祥刺馬制軍之利刃皆是也。俗所謂見血封喉其毒可想矣。女子霍氏名雲字飛雲太原人。父大年者尙俠好義奔走滇黔閩粵間多方外交善各種藝術。沒時女尙幼及女年十五母又死家略有貲財女讀書入學校父所傳祕術諸書類能誦之。煉藥劍一法即傳諸父也。

近年歐美文化徐徐東漸自由結婚一節已深印於青年男女腦中而不可磨滅蓋苦於

專制婚姻之多怨耦方自思解脫而不得一聞此說自然如磁石之引針無足怪也。飛雲年十七學業成績實超出衆中性靈慧故也。顧好游休沐之日無不隨逐諸學友往來公園中及其他游玩之場時留學京邸也日久則與湘中少年王孟淵字次淵者相契合。次淵長二年年十九曲意媚飛雲恆揣摩其意以爲語言動作飛雲好清則次淵儼如伯夷。飛雲好俠則次淵又學朱家郭解飛雲好文。

學。則。次。淵。又。熟。誦。司。馬。相。如。揚。子。雲。之。辭。賦。  
飛。雲。以。爲。次。淵。與。我。殆。兩。人。而。一。心。者。世。有。  
如。是。可。意。男。子。而。不。與。訂。婚。將。母。有。失。之。交。  
臂。之。後。悔。乎。於。是。飛。雲。亦。已。傾。心。向。次。淵。次。  
淵。知。所。謀。之。成。熟。也。一。日。提。出。求。婚。之。請。願。  
飛。雲。慨。然。許。之。即。交。換。飾。物。以。爲。禮。此。飛。雲。  
十。七。歲。三。月。中。事。也。

其。年。十。月。即。於。京。中。行。正。式。結。婚。禮。新。夫。婦。  
情。好。甚。篤。自。不。待。言。顧。次。淵。實。無。行。爲。日。稍。

久。漸。露。其。迹。與。無。賴。惡。徒。相。周。旋。日。則。飲。博。  
夜。則。宿。娼。飛。雲。規。之。雖。暫。納。良。言。而。即。忘。於。  
旋。踵。既。而。牀。頭。金。盡。乃。求。貸。於。飛。雲。飛。雲。曰。  
君。既。乏。貲。則。正。良。好。之。時。機。可。一。意。讀。書。矣。  
妾。若。接。濟。君。實。陷。君。也。他。人。猶。不。可。況。爲。夫。  
婦。於。是。次。淵。語。塞。既。以。囊。空。之。故。亦。不。便。再。  
與。若。輩。流。連。迹。稍。斂。飛。雲。亦。喜。以。爲。有。轉。機。  
之。望。矣。故。夫。婦。仍。和。好。無。抵。牾。意。也。

飛。雲。接。仲。父。書。謂。父。母。宜。早。安。葬。促。其。歸。葬。

雲乃束裝旋太原將去謂次淵曰君宜盡心於學業明年可與同留學外洋我歸至遲三閱月必來也次淵一一諾之飛雲旣去次淵則出其前者勾誘飛雲之手段與一南海女學生汪姓者相契識汪故富饒性亦浮盪次淵有衛玠潘安之風貌遂傾懷與結納顧次卿如不棄者僕可立與霍氏離也汪大悅私以千金贈次淵次淵遂作書一封寄山西霍

氏謂男女自由已成通例卿處處干涉我拘束我非所願也今與卿離異卿可再與可意郎君結婚僕已與南海汪女士訂白頭之約矣先以書示汪汪拜謝書發之明日次淵卽與汪行結婚禮嫁貲數萬金恣次淵揮霍兩情親愛比飛雲增倍蓰久之次淵仍爲狹邪游而汪亦有舊相識者各行其意不相詰責次淵蓋以多金故亦不忍言也霍飛雲接王次淵離婚書如青天霹靂一震

之後耳。幾爲之聾。目幾爲之眩。乃自歎曰。此余之罪也。夫此余之罪也。夫身悔已失矣。雖然。世必多青年女子。如我之陷於千荆萬棘。中而不可拔足者。吾其犧牲我一生幸福。以喚醒一輩癡女兒。亦算盡我一份之天職乎。計乃決。於是。有煉藥劍一事。

飛雲臨去。約至遲三閱月。必來屆時。王次淵心猶以爲憂。恐其有反動之舉。或興訟事也。汪女士曰。不妨。大理院中有其父門生在若。

打官司。保不失敗也。次淵氣稍壯。旣而飛雲。遲遲不來。過半年矣。又絕無音耗。次淵心乃安。以爲霍氏者。殆世所謂重抱琵琶彈別調。乎則依我書中行事。亦可謂見幾而作之智者。斯時之王次淵。固坦然不以霍氏爲慮矣。一日者。飛雲突然至京。直造次淵寓所。適次淵不在。寓明日再來。又往他處。三至而後見。見則次淵向飛雲道歉。飛雲曰。此亦常事。不必以爲意。自由可也。惟妾與君有最後數語。

以爲永別。願同游公園。一敍可乎。次淵見飛雲。並無反抗語。且曾爲夫婦。未免有舊情。因滿口允諾。遂相與出門。旣入公園。覓一處坐定。飛雲曰。我欲訴訟。非尋常司法衙門可判斷也。與爾同至特別法庭矣。言次。卽出利匕首。直刺次淵。次淵欲避不及。卽反身而倒。見者方大駭。而飛雲出手寫之紙一疊。投諸地。亦自刃而死。觀者拾讀之。則數十紙蓋一律。意欲廣爲傳佈也。其文曰。余乃山西太原女。

子霍飛雲也。心地純潔。而學識未邃。信仰自由二字。誤爲湘人王次淵所誘。不旋踵。次淵又誘他女子。而余爲棄婦矣。因思余一身之事。尙小。世未必無蹈我之覆轍者。余故甚願犧牲一生。大聲疾呼。以喚醒我女同胞。非反對自由也。須審慎。出之勿爲一時之感情所誤。則可耳。故苦心半載。煉成此鴛鴦刃。手刃薄倖郎。而亦以自殺。蓋不獨戒我女同胞。亦所以警第二王。次淵也。霍飛雲絕命書。

## 口窖金

李仲俠

有清一代仕途龐雜良莠不齊其中怪象百出如魑魅如魍魎莫可思議雖有官場現形記一書不啻爲若輩對花寫照然尙有未詳未盡之處今當新雨初霽涼爽可人忽憶及幼時聞於先輩者一事因亟錄之

申某者秦人也因與著者先世有葭莩親故賢書聯捷入詞林散館後補山西石樓縣令石樓故瘠苦歲入只數百金稍有運動力者皆不屑任此某以骨鯁拂上游意抵任數載

曾不一遷某夫婦俱能以淡泊自居弗以爲苦且勤政愛民民咸戴之不欲其去口碑載道治化大行會歲飢縣城故有官倉多積粟舊例非通稟上游批准不得擅開某慨然曰徧野哀鴻皆吾赤子若待上請至速亦須數月則吾民將俱轉於溝壑矣遂毅然發倉躬任賑事全活無算事聞於大吏乃具疏劾之廷議革職大吏且將治其虧損倉糧之罪民聞之則相率擔負推挽輸粟恐後倉廩皆盈

大吏無如之何去官之日男女老幼走送者無慮數萬人遮道攀轅號泣於途皆曰還我使君某泣而撫之始得成行而行李蕭條一車兩馬載其妻孥書畫之外別無長物遂歸田里某有二子長甲年十餘齡次乙八九齡耳旋家後茹苦含辛教二子讀某常謂其妻曰吾以百姓故不惜棄一己之富貴功名緣屈於一時後世子孫必有興者其妻以爲然

又十餘年某夫婦相繼卒閱數載甲果以甲科入翰林令於蜀乙亦登進士第宰晉某邑皆如某言然二子雖少年掇巍科入仕途而官箴則大異於庭訓兄弟皆以貪酷著稱不數年間甲已積苞苴數十萬金無何以贋貨墨吏議歸時橐充盈與其父棄官時迥不相同以長安爲關中省會最稱繁盛購宅一區入居之宅既深邃天井中又覆以鐵絲俗稱天羅網入其室者但見陰森之象如行隧

道中而甲不以爲嫌正室門內有巨石一高廣俱可尺許石與檻相距不過三四寸不能容足出入必履石上頗覺弗適見者莫不詫爲怪事甲亦不之顧甲旣饒於資盈絀之權操於一身卽妻子亦弗得知家居日久抑鬱不自得其弟方任百里遂函約乃兄至署盤桓數月藉消塊壘甲如其言居署月餘忽患中風痰涎湧發不省人事乙百計爲之延醫卒不起身後諸務竟未得一言甲平日旣祕

其金錢死後遂無人能悉底蘊於是甲畢生所積贓款乃不翼而飛幸乙尙任劇邑差足支持詎知福不并至禍不單行未及半年乙又卒於任所乙雖培克等於乃兄然履任日淺未能展其驥足且三晉之缺遠不若四川之肥故悖入者尙不甚豐兄弟靈輶同歸葬後子姪輩共居甲之故廬皆無恆業不能自立久之益貧乃相與謀售宅他人各分其資

室甚暗且礙巨石弗便也爰鳩工毀天羅網復將石移去石甫啓下現巨穴其深無限主人知有異急命工人仍置石原所俟深夜集家人掇而探視則窖藏甚富皆白鏹乃悉發之得十餘萬蓋俱甲所遺之貪囊因病起倉卒未得以告人者也主人雖晏富不知金所自來而某裔愈凌夷今無立錐地矣

而別自爲計宅旣易主新主人翁移入覺其

## ■ 錯裏錯

三竺居士

西湖某旅館樓上有一嬌嬌亭亭的女郎雙手搭在窗沿欄杆上那馬路上的行人穿梭

價來往不絕女郎仰着脖子專向那東首瞧去似乎候人到來的模樣直待店舖上了門房進來道你去開賬來我明日要乘頭班車回上海倘是宋先生轉來就說我已先走請他趕快歸家免我盼望切記切記茶房唯唯答應

他還癡癡地站着等了好久見馬路上人影全無方纔懶洋洋走向壁間按着電鈴喚茶

滬杭早班車到上海北站搭客一窩蜂的下車有個手提皮箱雙眉愁鎖的女郎和衆人

一齊出了鐵欄那女郎喊了黃包車拉到圓明園路一家門首跳下推門進去見一老娘姨出來迎接道少奶奶回來了少爺呢女郎道你問你家少爺麼咳！爲了他我三晝夜不曾閑眼老娘姨道怎的！少爺可是病了女郎道同你們商議也是無益我趕緊要去找人磋商哩。

偵探家曾智敏坐在辦事室裏拿着一張新聞紙正看得出神忽見僕人走進來遞上一

張名片道有位女客要見智敏接過來看時上面印着陸韻琴三個字暗想不是從前辦惠英女校的陸韻琴麼就向僕人道請他進來罷僕人答應着出去隨即領進一位身衣淺色花直羅衫繫着元色紗套裙脚下穿着一雙高跟皮鞋分明是新學界中人的打扮智敏見了便點頭招呼指着一張沙發椅請他坐下道女士難得光顧想必有什麼疑難事下委咧韻琴轉動秋波望着智敏瞅了一

眼點頭答道正是可否請先生賜我十分鐘的工夫將始末情由詳述一遍。智敏回道這沒有不答應的。

我前二年辦惠英女校的時候與一位男教員宋蘭孫感情很好後來他辭去校務進悅和洋行我們倆仍舊時時來往形跡既密情愛愈篤因此發生婚姻問題我見他學問又好心地亦溫柔和藹並且他家又無別人遂毅然允許下來今年五月初一那一天便在

孟淵旅館結婚過了三天我們倆便到杭州去度新婚蜜月成日價徜徉六橋三竺間興致煞是不淺初六早晨我尚在梳妝他要上保佑坊大街買物對我說道去去即來再同去逛烟霞洞詎料他這一去竟三日不歸我等得好生焦急杭州又無親友可以商量我又是個女流之輩不便拋頭露面的去和就地偵探磋商沒奈何趕回上海特地跑來請教先生未知有何方法能破此疑團呢智敏

聽。韻琴說完微微搖頭道我行使偵探的職務也有十多年了從未曾遇見男子新婚不到半月甘心拋却情人的唉！怪事！奇案。

1  
智敏點着雪茄烟慢慢地吸着道這件事出在杭州當然須從杭州方面着手不過你我都在上海姑且就近先行研究一番也好現在我有幾件事要請問女士女士須作最簡明的答復智敏說畢閉上眼睛靜候韻琴回。

話韻琴道如有所知無不盡情奉告智敏吐了一口烟很鄭重的問道宋先生家境怎樣。杭州有無親戚朋友韻琴答道家境是很寬裕的杭州却無一熟人智敏道宋先生平時來往的是何等樣人朋友想都很好的韻琴聽了這兩句話忽地站起來露出很是滿意的神色說道先生真不愧大偵探家停了片刻又自言自語道當真做出來嗎……不得不見得決不致于尾隨到杭州的此時。

智敏聽他說這種不倫不類的話。睜開眼睛。見他神氣大變。面佈濃霜。忙不迭扶他坐下。道請你緩緩地告訴我。宋先生即有變故。女士既已將這件事委託了我。當然要查他個水落石出。才能報命。智敏說畢。停了好久。方見韻琴斷續答道。我因爲三夜未睡。此刻腦筋很是混亂。實在抵耐不得。可否請先生明晨駕臨圓明園路七號。再當詳細奉告。智敏道。有何不可。不過女士奔波僕僕。力疲神倦。

頗不宜跋涉。不如在此休息一會。再走韻琴。道這到不妨事的好。在此間離舍下很近。就道起身告辭。智敏不便再留送他。走後隨即回到辦事室坐下。暗想他的話雖然不很明瞭。却頗有線索可尋。但不知他疑惑尾隨他們到杭州去的是怎等樣人呢。大約他必知底細。姑待明日問明姓名。再作區處。

曾先生好早。我很感激先生不爽約。智敏道。這篇空話說他。則甚請將昨日未竣的話趕

緊講給我聽。韻琴就請智敏在窗口椅上對面坐下說道：昨天聽先生問蘭孫和朋友感情怎樣？他待人接物可算得異常謙恭，從不和人鬭口吵鬧。這是我信得過他的。不過有個同事陶靜波却和他結仇很深……智敏不等韻琴往下說，直跳起來，怪叫道：怎講！靜波也和人結仇，麼？韻琴道：可是先生也和靜波認識嗎？智敏回道：正是。韻琴道：那末這件事更易着手了。半晌又道：他們倆結仇的

原因却和旁人不同。因為悅和洋行東極信用蘭孫，當他初進去的時候，是做靜波的副手，不上一年，逐漸升遷，位置却比靜波高得多。靜波格外忿懣，一時畢竟沒奈何。他祇得含恨在胸。有一次，靜波將一件公事辦差了，蘭孫略略說了他幾句話，靜波圓睜了一雙烏鵲眼，將寫字檯拍得震天價響，罵道：你配管我嗎？總有一天，揀個你死我活，說完便大踏步走將出去。從此他們倆冤家路。

狹。絕。不。交。口。智。敏。聽。畢。問。道。女。士。爲。了。這。件。  
事。就。疑。惑。宋。先。生。失。蹤。和。靜。波。有。關。係。的。嗎。  
韻。琴。答。道。不。過。是。這。樣。的。猜。想。却。不。敢。斷。定。  
不。知。先。生。有。何。卓。識。見。教。智。敏。沈。吟。一。會。  
說。道。女。士。所。猜。度。的。雖。有。幾。分。意。思。却。無。充。  
分。理。由。好。在。我。和。靜。波。也。會。過。幾。面。便。去。探。  
聽。一。番。亦。無。不。可。說。完。也。不。與。韻。琴。道。別。便。  
忽。忙。跑。出。門。去。

曾。智。敏。離。了。宋。家。跳。上。黃。包。車。暗。想。靜。波。這。

人。我。和。他。雖。不。甚。接。近。平。時。看。他。舉。動。尙。算。  
老。誠。持。重。韻。琴。所。疑。據。我。看。來。靜。波。不。像。這。  
等。樣。人。現。在。我。先。到。悅。和。洋。行。打。聽。一。下。倘。  
若。這。幾。天。內。他。並。未。離。開。洋。行。那。末。那。話。兒。  
可。斷。定。不。是。他。幹。的。智。敏。一。壁。盤。算。已。到了。  
悅。和。洋。行。門。口。喊。車。夫。停。下。給。了。車。錢。大。模。  
大。樣。的。踏。進。行。門。想。找。人。問。訊。找。了。好。久。才。  
找。着。一。人。問。道。陶。靜。波。先。生。可。在。裏。面。辦。公。  
嗎。那。人。將。智。敏。上。下。打。量。一。番。道。陶。先。生。有。

一禮拜不來了。智敏聽說肺葉大震不敢怠慢。忙問道：靜波為什麼不來哩？那人却冷冷的答道：這可不知。說畢似乎嫌智敏太囁囁。模樣轉身便走。智敏要想追上去，問個底細。遍找方纔那人已經走得無影無蹤。祇剩了一智敏一人站在烈日底下出神。忽自言自語道：聽他說靜波有一禮拜不來。剛剛蘭孫出事也在這一禮拜當中。照此看來那話兒和靜波確有關係的了。天下的事斷無這樣巧。

法不過靜波怎生向洋東請假。何以因爭行東的信用就幹出這樣窮凶極惡的事來呢？據我想來還有別的原故。非向大班探聽一下。決難知其真相。智敏到此面上發出一種很有毅力的神色。便向牆壁上釘着大班室三個字銅牌門首走來。巨耐撲了個空。祇得懶懶地走出。暗想大班既不在不如到靜波家裏走一趟。或者得些消息也說不定的。智敏到愛文義路十五號將電鈴按了半晌。

有一車夫模樣的出來開門問道喂！找誰。的智敏道靜波先生在家麼那人答道在家。智敏暗暗點頭便向身邊摸出名片遞給那人。那人就請智敏到廳上坐下自己進去通報。智敏候了好久不但靜波不見出來連方才開門的人也不知去向智敏好生納罕本想闖進去看個明白轉心一想我和靜波雖也認識畢竟不是至好祇得高聲問道陶先生已經起身了麼……裏面有人答道請坐。

我就來了……智敏暗想這聲氣好像靜波的口吻待他到來我便如此如此的冒上一冒看他怎樣不多時靜波走了出來道等了好久了實在對不起得很接着又道我們將近半年不見了智敏也不回答將一對眼珠子死釘着靜波面上端詳竟將靜波臉色看得有些不自在起來了半晌智敏忽作很嚴厲的口氣問道你幾時從杭州回來的這一句話不打緊巨耐靜波聽了好似晴天一個。

大。霹。靂。嚇。得。面。如。土。色。身。子。往。後。便。倒。智。敏。  
還。想。往。下。追。問。再。看。靜。波。已。經。量。過。去。一。時。  
未。必。再。能。答。話。便。喊。人。出。來。招。呼。將。方。才。情。  
形。大。路。述。一。遍。自。己。便。退。出。陶。家。望。着。寓。  
所。走。來。

智。敏。吸。着。斜。立。克。香。烟。坐。在。沙。發。椅。上。想。方。  
才。的。情。形。真。算。得。大。出。意。外。我。本。不。信。蘭。孫。  
失。蹤。和。靜。波。有。關。係。的。照。今。日。所。見。所。聞。可。  
算。證。據。確。鑿。看。來。靜。波。難。逃。法。網。哩。可。惜。我。

和。他。究。是。朋。友。不。便。出。場。不。如。去。和。陸。韻。琴。  
商。議。看。他。願。意。怎。樣。的。辦。法。智。敏。此。時。現。出。  
一。種。很。快。樂。的。神。氣。以。爲。那。事。已。算。辦。妥。不。  
怕。韻。琴。不。從。厚。酬。報。便。戴。上。草。帽。拿。着。司。的。  
克。似。乎。要。去。報。告。陸。韻。琴。的。模。樣。這。個。當。兒。  
忽。見。僕。人。進。來。說。道。外。邊。有。位。姓。周。的。要。會。  
主。人。說。有。要。事。相。訪。智。敏。問。道。他。叫。什。麼。名。  
字。僕。人。答。道。這。却。未。曾。問。過。智。敏。沉。吟。半。晌。  
說。道。請。他。客。廳。上。坐。着。僕。人。答。應。去。後。智。敏。

暗想大約又有生意找上門來了便慢慢地踱將出來一壁和那人招呼一壁打量那人不過四十來年紀身裁不高穿上一套西裝留着一片仁丹式的鬍鬚那人道鄙人奉訪是專來打聽宋蘭孫失蹤那件案子的智敏聽了深覺詫異便問道先生怎曉得這件事是我承辦的呢那人答道這是從宋府上得來的消息智敏越聽越懷疑怕他是靜波派來打探口氣的半晌不做聲那人似乎知道

智敏的意思便很懇切的說道鄙人和蘭孫同在悅和洋行辦事我們倆最是要好凡蘭孫一舉一動無不告訴我的便是他與陸韻琴女士結婚也是我作伐的智敏聽他這些話才將先前的疑惑頓時消釋便將今日探訪的結果和自己斷定是靜波幹的約略說了一遍那人說道事雖如此據鄙人意見靜波和蘭孫結仇雖深亦何至勢不兩立呢最好再請先生到靜波那裏探個仔細看他怎

樣說法再作區處不遲。智敏不聽還好。一聽這話好似澆下一杓冷水。便憤憤地說道。何必多此一舉哩。我辦案也不止數十百起。從來不會斷錯一件的。照先生這般說。未免小覲我了。那人知道智敏自信力太強。不便和他爭論。便站起來告辭。道先生以爲不錯。那末就這樣辦罷。說畢辭出。智敏也不送。坐在椅子上發呆。停了半天。忽然大叫道。有理呀！有理！

智敏到了愛文義路。遇見昨天來開門的車夫。便問道。你家主人今天身子可好。你進去說聲。我特來問候的可否。請他出來。一談。車夫問道。先生可不是昨天來過的曾先生嗎。智敏答道。正是那車夫大樂。便說道。這真好極了。方才主人喊我去請先生。現在你自己到來。可省我跑一趟了。智敏一聽。好生不解。他家主人請我幹什麼。忽然又聽那車夫大聲道。主人出來了。智敏回頭看去。果然是靜。

波。走。將。過。來。向。自。己。點。頭。道。來。得。正。好。不。來。  
我。也。要。去。請。你。哩。靜。波。一。壁。說。一。壁。領。智。敏。  
到。一。間。屋。子。裏。坐。下。智。敏。便。開。口。道。昨。日。齒。  
莽。頗。覺。抱。歉。今。天。特。地。跑。來。請。罪。靜。波。微。笑。  
道。實。不。相。瞞。我。這。兩。天。是。有。了。心。病。的。人。受。

個。合。夥。的。朋。友。他。們。斷。不。致。傳。……智。敏。不。  
等。靜。波。將。這。句。話。說。完。便。哼。冷。笑。道。怎。麼。  
！這。種。暗。無。天。日。的。事。還。有。人。合。夥。麼。靜。波。  
答。道。這。只。怪。我。胆。量。過。小。不。得。不。請。人。幫。忙。  
我。們。都。是。朋。友。量。老。兄。能。愿。宥。我。的。智。敏。便。  
道。昨。天。我。說。了。句。杭。州。幾。時。回。來。的。何。以。老。  
靜。波。說。到。這。裏。便。站。將。起。來。走。到。智。敏。面。前。

深深一揖。弄得智敏莫明其妙。連忙回揖道。  
這算什麼一回事。靜波答道。我自知這件事。  
幹得太險。因為老兄似已知其原委。不得不  
盡情奉告。可否不再轉告別人。這却要老兄  
懇切答復。一聲智敏暗想。照上文看來。蘭孫  
失蹤。靜波是主動。已是千真萬確。我祇要他  
說出頗末。也不怕他來刁難。便信口答道。這  
沒有不答應的。靜波又作一揖。道。既蒙允許。  
真感激得很。說畢。仍歸原位。坐下略一思索。

便低聲下氣的說道。要知我幹那件事。非爲  
家境過窘。決不出此。我也知道這種事。是違  
法的。起初並不敢幹他。只因看別人做得很  
好。破案的却很少。才敢冒險一試。智敏聽靜  
波所說。和自己要知道的全是一樣。不對題。不  
耐再聽。便插嘴道。這種不三不四的話。請你  
省說幾句罷。我只要問你蘭孫怎的失蹤。可  
是暗殺的嗎。靜波一聽。非同小可。發急道。誰  
！暗殺蘭孫來。我到杭州。只不過販賣烟土。

罷了。倘誣我殺人這個罪名却擔當不起哈。哈！這一下子可將那位偵探大家曾先生。弄得好似墜入五里霧中去了。

智敏一壁走一壁細想我當初就不信靜波。會幹這種窮凶窮惡的事因為在悅和洋行和第一次到他家去那麼一回事才疑惑到他。身上去的倘不是那姓周的昨天跑來喊我。再去察個底細恐怕靜波早坐在捕房裏。嘗那鐵窗風味了此刻智敏已經走近寓所。

踏進門便有僕人出來迎接道方才有位姓陸的女客來過我告訴他主人已經出去他便說下午一時仍舊要來的請主人千萬候他一候智敏道他可放出名片僕人答道這却未曾彷彿前天來過的智敏暗想這不是韻琴是誰便對僕人道倘他到來即速通報智敏自己走進辦事室躺在椅上發怔暗想韻琴來訪必是問他丈夫的消息我將誤疑靜波的情形和靜波到杭州去是販賣烟土。

的一番話告訴他恐怕他也要失笑但是他的心裏也要加上幾分難過哩。

門帘啓處陸韻琴進來道午前奉訪知已公出現在專誠跑來奉告一件極有興趣的事就是那失蹤的宋蘭孫已經回來了智敏大愕急忙問道怎麼講！宋先生他竟回家了嗎韻琴含笑道這事說起來委實詫異不但先生聽了要詫異便是我起初也當做夢哩韻琴也不流連直往下道昨天不是有位姓

周的到府上來過嗎智敏答道正是不過當時因話不投機連他的名字多未請教此刻

頗想去會會他料想女士總知他的名字呀韻琴答道他名叫見心現在悅和洋行辦事和蘭孫是換帖弟兄當我們倆到杭州去新婚旅行的頭一天蘭孫曾對他說至多去五天一定轉回上海的見心因為等了一禮拜光景還不見到來便來我家察問我就將蘭孫怎麼失蹤怎麼委託先生偵探並且疑惑

是靜波幹的話。大略述了一遍見心聽了很不爲然。他說靜波和蘭孫雖有意見畢竟無切膚的仇恨。據他看來靜波決非真凶。我見他說得這樣斬釘截鐵。料想他另有所知。便追緊一句問他。照你看來是何等樣人幹的呢。他沈吟半晌道這事不便告訴女士……智敏搶着說道怎麼不便告訴女士想必和女士有關係呀。韻琴道請先生不可打斷話頭。讓我和盤托出免得不成片段。

韻琴接道我聽了見心的話兀自納罕硬生生地逼着他說才知道蘭孫本有個情人叫做錢慧珍。他們倆早有囫臂盟。後來蘭孫見慧珍奢靡放蕩恐怕娶到家裏難以料理家務。心中老大發急便跑去和見心私地商議。見心道我和錢慧珍也會過幾次看他神情不但浪費不羈而且異常凶險。你只看他代理人接物便知分曉。蘭孫聽說益發害怕。從此和慧珍不敢見面。這樣的一年光景他們倆

從此絕跡蘭孫。當他另有情人，遂大膽和我結婚了。智敏點頭道：照此看起來，慧珍和這事大有關係了。韻琴也不理會，仍舊接下去。道：見心既疑惑，蘭孫失蹤，或與此事有關。所以昨天特地跑來和先生商議，借此打探靜波的消息。詎料先生一味咬定靜波是真凶，他也不願將原委再說。仍舊轉來和我磋商。他道：慧珍住處我雖認識，不過貿然跑去，會他斷不能開口便問。蘭孫失蹤那件事是你。

幹的麼？那時我也無意之中問了句：慧珍的住處見心道：他住在法界人和里。我寧神一想：從前有個同學沈婉如也住在法界人和里。或者他們同住在一條里內。慧珍平時舉動，宛如總當有些嬌得不如我去打聽。婉如也好，便將這層意思告訴見心。見心也很以為然。他便道：今天時候已是不早，不如明日前去便在今朝早晨，我坐着車到人和里找着。婉如住處進去，道了寒暄，然後問慧珍家。

裏的情形萬料不到婉如不但知道他家底細並且和慧珍時常來往的那時我心花怒開便把蘭孫失蹤和先前他們倆的情形現在疑惑的意思一五一十道個不遺婉如起初說未必有關後來忽又問蘭孫的相貌身裁和失蹤那一日穿的衣服我便說了個大概再看婉如的面色似有所悟的模樣我便問怎樣！婉如答道這事如說慧珍無關嗎却是有關於我五六天前頭上街去見慧珍和

一個素不相識的男子同乘馬車回來我那時並不留意現在聽你所說宋先生相貌衣服確像那個男子

韻琴說了半天覺得口乾便向智敏要了盃茶潤了潤口便往下道我聽了婉如的話非常快活便想請他去打聽此時婉如顯出很費躊躇的模樣沈吟半晌說道這個男子可是宋先生不是這却不能咬定縱然是他就是宋先生不是這却不能咬定縱然是他去問慧珍嗎估量慧珍也萬萬不肯實說的

依我主見非使慧珍離開家裏不可不如我差人去請他到一品香用午膳候他出來稍待片刻再差原去的僕人假說奉了他家主人的命也請蘭孫到一品香去我想那班僕人腦筋畢竟簡單些兒未必能料到這個圈套假使我們所猜度的男子不是宋先生那却另出了岔子只好教道去的人看情形行事罷哩不過去的人要口齒伶俐心地聰明還有一件倘是蘭孫當真在他家若去請他

未必他家僕人不跟隨出來……智敏聽韻琴說到這裏再也耐不住便大聲叫道這位沈女士思想真周到比我們吃偵探飯的還要靈敏些韻琴也不和他多說仍舊接下去說道婉如後來說也慮不得這許多做到那人裏再說罷見他便去喊了個大姐進來喚他到錢家請慧珍吃飯又教了許多話等那大姐走後他自己便繫上裙子也想走的模樣那時我也不便再留就道了謝並且懇求他

無論有無消息總給我個信兒。婉如還叫我。在他家看個究竟。我畢竟覺得諸多不便。就起身告辭。

我回家等了好久。猛見老娘姨歡天喜地的跑進來說少爺回來了。我這一快活好像天上跌落元寶來一般。便三脚兩步跑出去看。果然是蘭孫哈哈！這一下子真是悲喜交集。哩連忙問他失蹤情形。蘭孫就坐下道。初六那一天我到杭州保佑坊買物。忽聽背後

有人喚我名字。回頭看去。見是那個錢慧珍。不免心中驚愕。便問道怎的。你也在杭州。他說是來逛西湖的。這句話是真是假。我也不得而知。那時他硬邀我到粹芳茶樓喝茶。我推辭不下。只得同去上了茶樓坐下。他劈頭一句便說你幹的好事。那時我心裏好像十五個吊桶七個上八個下的亂撞。也無話可答。又聽慧珍說道以前的事我們不必再提。

麼。我是和朋友同來的。怎能拋却他先走。慧珍道我的要你送就是爲的那個他使你走了。好急他一急才消我心頭之恨。那時我和他各執一詞爭論。好久看他神氣真有毆打光景。我因爲太不雅觀便虛應下來故意對他說要去和朋友告聲別借此想溜之大吉。叵耐他異常乖覺似乎已知道我的意思便道什麼朋友長朋友短竟說情人罷咬定牙根不許我逃下茶樓他又防備得十分周密。

我那時實在拗他不過祇得同到城站上車等車開了我的心地也稍清楚仔細一想他這樣的混鬧所挾制的也不過從前定情時互換的一隻約指即使告到官廳斷不能拿小小一隻約指就能夠當爲證據的思前想後總是我膽量太小面皮太嫩的原故事已料到了上海慧珍定要我送他回家送到家裏又不許我走將我關在一間狹側側地的

房裏這一來我才知攢進圈套了……智敏

聽韻琴說到這裏以下的話可想而知也不  
要再聽伸出一隻大拇指說道這事畢竟虧  
得婉如設計才能破案可否請女士介紹一  
下我去會會他呀韻琴答道有何不可就請  
先生今天晚上到舍間晚餐我去邀婉如和  
見心靜波大家敘敘罷智敏道甚好我一准  
七時到府韻琴便興辭而出

○小筆記 淡如  
爲巡妙鎮知試警海  
云翼防本機安  
者晨查長鎮關自韓氏告老後秩  
大喜某遂盡職爲他地冠長官寧而  
携召人牆角下熟視之  
銀巡者至夜間藏牆角  
其元爲吾言吾欲軍



顏園

鄭逸梅

端午橋督兩江時屬員李某以家藏宋楊顏魯公多寶塔帖獻端大喜卽派以要差攬數萬金旣而因賊獲罪端猶曲宥之改派他事後李某至端去兩江時積家私已十數萬李皖人頗機智自端去後亦卽告歸買某氏廢園葺而居之名曰聞園取十畝之間桑者閒閒之意蓋多餘地悉以樹桑也或私自之爲顏園以得力任顏魯公多寶塔一帖故也聞者咸笑爲切當云

## ■ 生女當如許玉香

看經女史

許國楨是給俞伯英在五年前毒死的。可憐。

有瞑目呢。

他家裏貧苦，又沒有能幹的人到法庭上去辯個明白替他伸冤理枉。所以許國楨被俞伯英毒死的一段冤抑雖然已經有五年了。

許國楨的女兒許玉香今年雖然祇有十七歲。但是他心裏確沒有一刻忘記他父親許國楨的大讎也是沒有一刻忘記大讎人俞伯英。所以許玉香五年來的腦筋中祇有殺死讎人俞伯英替他父親報復五年前未雪

但是還沒有洗雪真可算得『含冤莫白』

恐怕許國楨在九泉之下也是到現在還沒

的奇冤的一種志願可惜他一時沒有機會可以實行他的志願。

許玉香千設計萬設策想接近讎人俞伯英以便替他父親報讐果然有一年的秋天由獅子弄的劉媽薦他到俞伯英家裏做丫頭但是俞伯英確沒有知道許玉香就是許國楨的女兒許玉香住在俞伯英家裏三個多月早也設計晚也設策想殺死讎人俞伯英替他父親報復五年前不共戴天之讐可惜

他一時沒有機會可以實行他的志願看官們想必一定沒有知道俞伯英在五年以前怎樣要毒死許國楨呢但是不要性急待在下慢慢的明白交代出來罷原來俞伯英是一個著名的無賴他靠着祖上流傳的幾個造孽錢就在鄉里之間橫行無忌欺貧凌寡是他專門的事業所以沒有一個人不見他怕的他在五年前忽然看中了佃戶許國楨的老婆千謀百計的引誘他但是許國楨

的老婆雖然點如桃李却是凜若冰霜那裏引誘得他上鉤呢。俞伯英知道難於軟化就改變方針一心一念的想毒死許國楨然後用強迫手段的鵠巢鳩占不過一時沒有機會罷了有一天的下午許國楨到俞伯英家裏去。債佃價愈伯英知道時機到了就有意留他吃夜飯格外殷勤的勸酒許國楨原是酒仙一般的果然中了他的計喝得糊塗大醉。俞伯英見他醉了就灌了一大杯的毒酒。

可憐貪飲無度的許國楨回到家裏連口也開不出不到幾個時辰就七空流血的死了。但是他到死還沒有知道是被俞伯英毒死的呢。許國楨死了不滿一個星期他的老婆也就死了可憐許國楨沒有兒子祇有一個女兒叫做許玉香但是十二歲的女兒那裏會管理家政後來總算他的舅家熱心就帶去撫養大的。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

萬戶。曛。日。總。把。新。桃。換。舊。符。」俞伯英。是。一。鄉。的。虎。冠。入。了。新。年。是。然。東。也。請。他。喝。酒。西。也。請。他。賭。錢。真。是。忙。個。不。了。到了。夜。闌。人。靜。總。是。扶。醉。而。歸。有。一。天。的。黃。昏。時。節。俞。伯。英。正。從。一。家。朋。友。家。裏。喝。醉。了。酒。昏。沉。沉。的。歸。來。倒。在。床。上。像。死。人。一。般。許。玉。香。腦。筋。一。轉。想。是。報。讐。的。機。會。到。了。就。到。廚。房。裏。偷。了。一。把。菜。刀。喝。了。三。杯。酒。靜。悄。悄。等。到。三。更。時。候。隱。入。俞。伯。英。的。房。裏。在。半。明。半。滅。的。燈。

光。裏。聽。得。鼾。聲。像。牛。喘。一。般。許。玉。香。不。禁。毛。髮。悚。然。那。裏。敢。實。行。他。五。年。來。的。志。願。但。是。想。起。了。他。父。親。被。俞。伯。英。毒。死。的。情。形。就。同。服。了。興。奮。藥。一。樣。似。乎。他。的。父。親。在。他。背。後。推。他。不。知。不。覺。的。搶。上。幾。步。扯。開。了。帳。門。眼。睛。前。一。黑。也。看。不。出。床。上。睡。的。是。那。一。個。就。狠。的。斬。下。去。但。第。二。刀。却。是。再。也。提。不。起。似。乎。有。千。斤。的。重。量。一。般。許。玉。香。心。裏。一。慌。神。

經一亂就倒在地上昏迷過去了。

第二天的早上許玉香清醒過來不知什麼時候被他們綁在庭柱上但是五年前毒死許國楨的大讒人俞伯英却是完全無恙反而惡狠狠的拿了一根很粗的手杖一面怪聲怪氣的罵一面拿手杖用力的向他腿上打來弄得許玉香莫名其妙心裏想不要做夢嗎但是很光明的太陽儘在眼睛前一耀一耀況且男的女的哭的罵的擠滿了一堆

那裏會是做夢呢後來許玉香細細的留神了一回方始知道昨夜殺死的是無讐無懟的俞仲英就是毒死父親的大讒人俞伯英的弟弟許玉香心裏一慌神經一亂又昏迷了過去了

歇了一回許玉香清醒過來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被他們送到檢察廳裏來了一個鑿頭鼠目的檢察官摸了摸幾莖很黑而硬的鬚髮問道許玉香！你爲什麼要謀殺俞仲英

……謀殺了以後爲什麼又沒有逃走呢……  
許玉香聽了檢察官的問話就向四面一看。只見五年前毒死他父親的大讎人俞伯英站在原告廂裏要求檢察官替他弟弟伸冤。理枉真是氣得許玉香一佛出世但是心裏暗暗的一想殺人的罪是有法律的裁判的現在事已如此生死問題是顧不到了不過父親的大讎是不可不報的就旁若無人侃侃的對那檢察官說道距今五年前的十

一月二十四日我的父親許國楨到俞伯英家裏去償佃價。俞伯英留他吃夜飯直到半夜光景一個人回到家裏就口都開不出到天亮的時候我可愛的父親忽然七孔流血的死了這不是俞伯英有意毒死的嗎當時可惜我家裏沒有能幹的人替我父親伸冤。理枉直到現在還是奇冤莫白所以我誠心要替父親報讎的志願却是五年來沒有一天忘掉過。自從去年秋天託獅子弄的劉媽。

薦我到愈伯英家裏去做丫頭愈伯英雖然沒有知道我是許國楨的女兒但是我却沒有一天不想殺死愈伯英報報父親的讎雪父親的冤可嘆我昨夜太匆忙的緣故竟會走差了房間誤殺了無冤無懟的俞仲英現在事已至此我的生死儘可依照法律裁判我一些沒有遺恨不過毒死我父親的大讎人愈伯英一定也要加以相當的罪名我死去纔可以對得住父親呢

俞伯英立在原告廂裏聽了被告許玉香的一番口供知道許玉香就是許國楨的女兒真似死神立在他頭上早已嚇得面無人色他心裏暗想遠在五年前的罪案今朝一定逃不過了可見一個人做了作弊的事情隨你怎樣利害終要敗露的不過遲早些罷了他又想起了毒死許國楨的情形同他弟弟俞仲英的死狀似乎許國楨和俞仲英都立在他面前不覺心裏一慌汗毛一冷良心

戰勝了惡念就自情自願原原本本的對那檢察官述說毒死許國楨的原因及情形了。從春天過了夏天到了秋天一個很淒涼的

英到他五年不見的父親那邊去交帳了。唉！第二天的各種新聞紙上都登着『生女當如許玉香』的一段俠女復讐記。

荒場上在一陣陣馬蹄的聲音裏同一陣陣

鳥啼的聲音裏發出碎碎碎……

的三響那五年前毒死許國楨的凶犯俞伯英執行鎗決了但是一個可敬可佩的許玉香在可怕的鎗聲裏哈哈大笑了一陣也服了一些長眠靈藥同那鴉父的大讎人俞伯

前人有詠蘇臺懷古五律一首云「可憐歌舞地滿目盡蒿萊誰使繁華歇空教麋鹿來烏啼亡國恨花發古宮衰剩有吳山月淒然照舊臺」讀之亦覺低徊欲絕也。

洪雙斧

張慶霖

春光明媚節届清明友人無愁來邀作郊外  
遊踏青女伴拾翠書生踵接肩摩往來爭逐  
倏而春雷乍動密佈陰雲頃之麗日和風已  
歸鳥有而小雨綿綿沾人衣被殊掃游春之  
興余與無愁均不願荷雨歸乃趨一廢闕若

寬宏盍再瞻仰余從之入知爲禪房花木無  
多顧樸潔清閒竟絕塵垢見一老僧折幹烹  
茗火光熊熊猶嫌未足仍加薪不已無愁呼  
曰老和尚不在前殿拜佛參經而在此煮茗  
就憩焉廟垣剝落堂殿空虛久之雨仍未止  
消遣太清閒矣僧聞人至舉首而視合掌對

曰。非老衲。槩。懷。實。緣。大。好。晴。天。忽。遭。陰。雨。小。  
庵。雖。僻。知。必。有。佳。客。過。枉。誠。恐。清。談。舌。燥。故。  
特。烹。泉。以。待。耳。余。見。老。僧。出。言。不。俗。聲。雄。而。  
壯。體。尤。魁。梧。雖。鬚。髮。皓。白。而。英。毅。之。態。不。稍。  
掩。藏。因。曰。大。師。亦。何。善。於。辭。令。耶。顧。吾。儕。惡。

床。下。謂。余。曰。子。觀。彼。處。是。何。物。耶。余。曰。鐵。器。  
耳。無。愁。曰。不僅。鐵。器。抑。亦。兵。器。中。最。難。使。用。  
之。雙。斧。今。祇。留。其。一。斧。經。銹。蝕。光。尚。逼。人。長。  
約。四。尺。而。重。量。則。約。在。四。十。斤。左。右。問。僧。所。  
來。僧。喟。然。嘆。曰。客。不。嫌。煩。瑣。者。請。詳。述。之。  
客。分。爾。蓮。池。法。水。打。擾。甚。矣。僧。笑。邀。吾。儕。坐。  
老。僧。曰。二。客。有。魯。人。否。余。曰。唯。唯。否。否。余。蘇。  
以。杯。淪。茗。進。嘗。之。頗。清。甘。不。意。此。廟。雖。窮。而。  
佛。子。自。奉。却。不。苦。也。無。愁。素。狂。放。好。大。言。今。  
遇。僧。乃。暢。論。佛。經。若。有。獨。到。處。既。忽。指。其。禪。  
甫。十。齡。尙。憶。爾。時。常。不。願。入。塾。讀。余。舅。氏。則。

以雙斧嚇我。蓋魯之小兒懼雙斧，過其師僧曰。是矣。洪魯盜也。不知其姓氏里居。善使雙斧。因以稱焉。性任俠。勇而好義。劫富濟貧。好殺。賊官吏。惡。吏有古豪傑風。每出未嘗結伴。縱橫山東。垂三十年。老捕勁快。莫可奈何。綠林慕其名。凡有所爲。輒冒雙斧。魚目混珠。愈混愈多。更有腰懸鐵斧。顯示道路者。今日捕一盜。官中舉手相慶。曰。洪雙斧受戮矣。明日又捉一盜。曰。雙斧真被擒矣。其實雙斧又焉。

至爲鼠輩所縛。方酣飲於市。而斜睨牘鼎。雙斧受戮也。雖然。洪之劫案。則如山積矣。

洪性嗜酒。每得金散給貧弱。外餘則留作酒資。飲輒醉。醉而酣臥。甚至三日不醒。一日洪醉長眠。村中有人知官中方懸五千金購洪。乘其醉。先盜洪斧。然後縛之。將獻諸官。爲衆知。不允。曰。雙斧今日入獄。明朝棄市。他日有賊官。誰爲吾民殺有惡吏。誰爲吾民除耶。縛者曰。如此。則諸公悉通盜衆。怒殺縛者。釋洪。

使醒還斧縱去殺人者齊投官謂此人欲捉洪反爲洪殺異口同聲衆得無事而洪又多一殺人案矣某年洪受亡友託舉其身後遺留返諸其家友家遠在浙杭洪亦不虞跋涉事訖逗留西湖數十日而酒資適罄會見有人嫁女妝奩頗富涎之隨衆往觀藉探路徑入夜月黑天高鶴鷗啼聲慘酷雙斧甚喜蓋此時此景正其胠篋之良機也既至其家躍垣入時已夜深酒闌人散家人一日勞憊

悉入睡鄉尋至洞房見花燭兩行顫顫而動燭花結子爆裂有聲彷彿示主人今夜有樑上君子來相擾也洪料新夫婦已蓮開並蒂夢穩鴛鴦初不虞有人覬其所有洪本好身手恃其藝向無敵卽其家有備亦不之懼况無備乎由簷際倒垂其軀以斧撥窗微有聲極細亦不過如風吹撼動耳孰知帳內已驚覺見有少婦褰帳出知爲新娘態甚倦媚披袒衣胸際微袒細語呼其夫夫出自白面書生

也。鰥。紳。不。堪。繼。見。新。娘。一。一。啓。其。箱。籠。取。所。  
藏。珍。珠。寶。玩。遞。夫。陳。桌。上。殆。滿。洪。目。爲。之。奪。  
又。見。覆。以。紅。氈。新。娘。繞。桌。三。匝。復。偕。夫。入。帳。  
去。洪。訝。所。爲。繼。念。此。小。女。子。脆。弱。易。欺。安。有。  
他。虞。但。不。可。不。防。慎。勿。以。三。十。老。娘。倒。綑。嬰。  
兒。探。身。入。斧。挑。紅。氈。堅。硬。如。鐵。使。盡。平。生。力。  
不。可。啓。知。有。變。甫。退。出。帳。內。新。娘。亦。隨。出。身。  
輕。似。燕。落。地。無。聲。洪。不。敢。留。登。屋。逸。新。娘。緊。  
追。不。舍。將。至。城。遠。見。有。燈。火。知。爲。遲。者。至。恐。

甚。慮。驚。衆。難。得。遁。脫。暗。自。忖。曰。小。妮。子。敢。惡。  
作。劇。逼。乃。公。太。甚。誓。與。一。決。雌。雄。行。因。稍。緩。  
而。女。已。追。及。洪。乘。其。不。備。舉。右。手。斧。砍。之。新。  
娘。微。拂。其。袖。斧。已。爲。之。裹。去。笑。曰。鼠。子。逃。何。  
速。致。累。我。久。追。今。日。吉。期。不。願。殺。爾。留。斧。代。  
首。以。爲。新。婚。紀。念。速。去。毋。留。洪。竄。去。心。忽。驚。  
悟。曰。吾。殺。人。夥。矣。今。不。被。人。殺。者。其。間。不。能。  
容。髮。旣。慶。重。生。應。速。懺。悔。餘。生。於。是。落。髮。爲。  
僧。嗟。乎。居。士。洪。雙。斧。修。行。迄。今。垂。二。十。年。矣。

言既婆娑。兩目合掌。不語口中喃喃。若有所誦。余怪曰。大師所述。都爲魯盜洪雙斧歷史。未有隻字道及此床下物。殊乖吾儕請問之意。老僧默默不答。無愁曰。子何迂哉。鼎鼎大名之義盜。洪雙斧君。尙欲失之交臂耶。此床下物。殆卽浙杭某家新娘舞袖中所遺者。余悟而笑。時雨已止。相率辭行。老僧送之門外。謂吾儕曰。居士解人。必不以洪雙斧罪過更怖諸世人。固毋庸老衲喋喋也。

現在書肆中印行之楹聯。大觀雖於各店舖分門別類言之。詳盡然皆門面文字。幾無佳者。昔有某名士撰。蘊髮鋪一聯云。到來盡是彈冠客。此去應無搔首人。又鐵匠舖一聯云。數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千錐百鍊人。亦親切。亦工穩。可補楹聯大觀之不足。

■ 黃衫護花記

徐荷公

夜色沉沉繁星閃。半規新月微露清光。一黑影一幌捷若蒼隼須臾杳。然而附近某氏帶秋林略呈疏影斯時萬籟俱寂人聲不聞。園中模糊之杈枒如惡鬼凶魔欲攫人而食。蓋白露凝霜寒風砭骨芸芸衆生皆赴黑甜鄉尋彼好夢矣所聞者惟古寺鐘聲荒村犬吠遙遙聽之清越幽靜令人俗慮頓消忘却依人之苦臨窗四矚靜靜寂寂徑無行人忽

可見少頃涼風吹來嗚咽聲作中天雁唳幽峽猿啼殆不是過也此種哀音聞之酸鼻噫

彼何人耶。何傷心若是。豈有不可告人者。故深夜啜泣一洩其悲怨耶。無何茅舍之上。忽現一黑影。倒掛簷際。探首窗隙。竊窺室內之情狀。見娉婷女子二人對泣。若楚囚淚盈盈。遍頰雖亂頭粗服。不能掩其天然丰韻。望之不啻兩枝雨後梨花。靜聽久久。始聞一年長者嘆曰。嗟乎。竹妹。彼蒼蒼者。待吾輩何慘酷。乃爾來日正長。不堪設想。苟能速赴九原。亦所深幸。彼掠惡險。既不能奪人貞而如其願。

復施種種慘刑。使人欲生不能求死。不得不必待從彼而後已。然吾輩清白之身。詎可貪生畏死。遽回心侍彼乎。言已。頓足恨恨曰。海枯石可爛。此志不可屈。撩乎。撩乎。汝雖很毒。亦不過徒費心思耳。吾輩何如人。豈廉恥喪盡者。可比乎。一年少者聞言大慟。長者亦和之。悲慘之音。又作矣。時黑影倏然而下。輕敲柴門。二女大驚。少者已面色灰白。顫聲謂長者曰。霞姊。霞姊。吾輩又將受苦矣。方疑懼間。

門外人低聲曰吾峨嵋俠也今宵特來救汝等速開門吾當出汝等於龍潭虎穴也長者大奇亟開門視客乃一面如冠玉衣灰色衫袴之男子端立門前見二女出謂彼等曰速隨吾行長者沉思片刻遂携少者手曰姑從彼行將舉步向前客問曰室中有監汝等者否二女曰有二人在鄰室客聞言拔劍在手曰請少待吾當送彼等西去乃飛步入室未幾客出二女尾之行既過林露粉牆高約十

丈客止步謂長者曰汝伏吾背吾負汝出女不得已乃如其言客一躍已登牆上復墮下如風飄落葉再入牆內救少者於是詢其里居送之歸迨抵家門囑曰此鄉非樂土也明日黎明與汝父母哥嫂遜往他鄉可也言畢解囊予女二百金笑曰此區區者不義之財也聊壯行色二女感激涕零道謝再三欲留不可遂別去

其父本寒士。遜清時嘗習舉子業。屢試不售。於是淹蹇終身。擁皋比爲童子師。每歲所入不足以糊口。幸其妻賢淑精女紅。十指生涯。頗爲不惡。生一子二女。女卽霞姑竹姑。是二人者皆貌艷於花。命薄如雲。少時受盡困阨。長復遭刦。偶遇黃衫。拯教彼姝殆亦不幸。中之大幸也。

先是有名袁澹然者。其父友也。貪財善媚。其父初未之知。故視若莫逆。交迨聞其行。則怒。

而避之。虛與委蛇。詎意澹然覺察。反老羞成怒。心銜之。會邑中有土豪宋慕漁者。喜漁色。妻妾不下數十人。猶以爲未足。且與官府通聲氣。貪賊。玩法狼狽。爲奸怨聲載道。暗無天日。婦女之略具姿色者。莫不深匿閨中。偶或不慎。爲彼寮所見。卽強奪以去。苟不從輒死。於慘刑之下。故婦女之被彼污辱者。奚啻恆河沙數。澹然曾與其父締交。知山氏有女。二咸具羞花閉月之貌。沉魚落雁之容。非特精。

女紅且工翰墨而態度大方言語從容恐侯  
門嬌娃當自歎弗如也澹然旣存心陷人則  
他人悲樂禍福早拋於九霄雲外但願狐假  
虎威魚肉小民達其賺錢之目的而已嗚呼  
山氏危矣其欲出水火而登衽席者直似鏡  
裏花水中月耳孰意否極泰來竟轉禍爲福  
是誰之力歟非峨嵋大俠豈世間復有古押  
衙其人耶

雷左右手於是慘無人道之害人惡計更層  
出不窮澹然乃慾憇慕漁往劫霞姑竹姑爲  
進身之計慕漁喜甚遂用其策未幾一雙姊  
妹花遂入彼掠之手慕漁贊其妙計謂爲諸  
葛復生議妾之奈二女豔如桃李凜若冰霜  
威不能劫利不能誘斯時慕漁饑涎欲滴幾  
欲攫而食之顧彼不我從無如之何每見澹  
然輒仰屋興嗟連呼負負狡猾如澹然亦一  
籌莫展悔恨未已無何惡耗至矣蓋霞姑竹

姑已鴻飛冥冥脫却藩籠遯去而助紂之惡奴身與首離早入枉死城中慕漁聞之心膽俱裂不禁惴惴自危懼大禍之將臨是夕轉側牀第間欲寐不得迨漏鳴三下窗外黑影

一幌慕漁駭甚呼聲將出忽燈光微搖精瑩閩縣大諱汚吏某夜失其元且慕漁亦被殺身死惟壁間血書峨嵋大俠爲民除害八字澹然雖幸免然從此不敢復爲惡矣改過自新深知懺悔卒以善人名鄉里

明年大俠遊閩遭二女及其父母於途邀至之劍已架於項上寒氣颯颯令人股慄慕漁噤不能言身顛不已時黑影直立牀前謂慕漁曰汝怙惡不悛罪大惡極吾當除之以快人心言已持劍一抹慕漁魂歸太虛矣翊晨幸甚矣大俠笑曰除暴扶弱本爲吾輩之天

職區區小事。何足掛齒。至以令媛妻余。余何能却丈厚情。奈余孤獨性成。不願有家室之累。余有程陶二友。才貌尙佳。倘丈願結秦晉。僕當不辭跋涉。爲令媛作伐。丈其允我乎。其父呵呵笑曰。是亦大佳。是亦大佳。大俠之言必非妄也。復浮一大白。曰老夫潦倒終身。未遇豪爽如大俠者。迨夫燈燭酒闌。始入室就寢。翌晨其父謂大俠曰。請大俠速往程陶二君處。說合擇日行聘。大俠欣然諾之。無何雙

雙姊妹咸作新嫁娘矣。而大俠則奔走兩宅。高據堂上。引觥呼酒。談笑風生。酩酊始已。醉則一臥黃粱。栩栩化蝶。不知人世間有萬種愁苦也。

○遊子吟

孟雄

唧唧秋蟲語。皎皎明月光。涼風起天末。  
遊子思故鄉。故鄉千里外。道路多羊腸。  
遊子行不歸。何以慰高堂。

眼。望。見。叫。隊。兵。只。歲。殮。沒。一。  
腦。漿。已。絕。你。回。來。耗。想。我。將。  
逆。還。去。救。傳。入。伍。我。亦。得。享。  
而。活。着。做。甚。九。死。你。我。瞞。你。  
他。媳。婦。候。到。冥。若。來。急。後。知。  
夜。晚。上。等。死。此。病。你。後。錢。叫。  
不。見。婆。婆。和。余。知。又。得。入。對。  
回。你。副。見。着。戰。我。說。本。賣。  
來。一。老。你。你。同。骨。的。我。小。賣。  
知。道。不。妙。說。着。來。你。在。此。頭。  
毒。望。死。大。苦。就。拿。收。的。處。夜。  
了。樹。命。咳。重。傷。接。連。軍。我。這。  
志。撞。呀。妻。不。是。本。在。樣。到。他。  
去。你。子。能。是。本。草。娘。在。草。  
雲。一。娘。因。回。你。地。忙。十。草。娘。  
轉。希。不。家。一。招。碌。六。成。胎。

## ■ 芙蓉女

孫掃綠

元宵節後密佈春雲風峭寒深弗減歲臘漢  
皋氣候幾與北地抗衡某日之夕夜闌人靜  
有一女子衣薄棉之衣徘徊於江岸電燈之下  
時或翹首以望黑暗之天空似欲有所訴  
而無爲之聽者時或傾耳以聽浩渺之江濤  
似有所之而躊躇不決者又時側其目以窺  
鵠立之警察似恐其干涉而不得行其志者  
間有人力車夫拉空車行經其側停車問曰  
僱車乎往何處夜深矣胡不歸刺刺不休女  
若充耳不聞車夫亦自去女忽顏色慘變直  
趨江干似已萬分失望而具有決心矣旋復  
縮瑟其狀似尙有一線希望而不忍遽絕者

美 蓉 女

二

久之。零涕如雨。太息而去。噫此何人。屈原不得于其君。則行吟于澤畔。舜死于蒼梧。則英皇攀竹而泣。是女豈其流亞也耶。亦何思之深而情之迫也。

當此女徘徊江干之際。有一男子着半舊之

大衣。戴托力克之眼鏡。手執斯提克緩步而來。察其狀似屬失志黨人。伏居租界。乘夜闌人靜。以消散其抑鬱者。瞥見女狀。知其有異。遂退至光線暗弱之處。以伺之。女弗覺也。迨

及女去渠亦遙尾其後。轉入日本租界之某里。某宅款扉入室。遂闔其扉。不得究竟。悵惘而返。殆亦可謂好奇者矣。然好奇之心不止於此。以女狀之可疑也。遂決計偵察其底細。經數日之力。乃得左之結果。

羅香亭者。粵人也。其先世有宦于湘者。遂流寓長沙。祖遺宦囊。亦頗豐富。香亭生于梁肉。境遇不諳。治生而惟一嗜。好不可一日離者。則阿芙蓉也。當其費財充裕之時。以大少資。

格結納一般紳衿子弟研究吐納之術後以烟禁極嚴土價奇漲每兩值數十元香亭及其妻項氏女梅生每日共需熟烟二兩內外款客不在此數年復一年財力漸覺不支遂不復款客客亦遂散去惟甄氏子耀之者以久結芳隣自幼出入羅氏帷闥財力亦較香亭爲厚當香亭孤燈空守或告絕糧時往往分其所有以通緩急因此過從如故

非嗜好鴉片而奮志力學固亦甄氏亢宗子也乃因自幼出入羅宅之故亦遂墮入地獄且與梅生耳鬢斷摩又增一重孽障梅生雖非殊色顧亦不惡幼從保傅曾識之無已於十二歲時與貴筑某氏子訂婚某氏亦宦于湘者以貧故弗爲項氏所喜故梅生年事雖長而子歸無期懷春萌怨固屬人情況陰房鬼火促膝談心亦人情所不能禁阻者個中勾當豈可告人惟梅生耀之各有會心耳香耀之生而俊秀且極聰慧年與梅生相若苟

亭雖不幸而入於黑籍然亦非喪盡廉恥者  
教管梅生亦頗嚴謹不過精力衰耗防閑有  
所不周耳積之既久頗有覺察欲絕耀之勢  
有不可籌思至再乃促某氏子預備完婚以  
爲釜底抽薪之計

某日之晨香亭方始就寢梅生召耀之而告  
之曰吾父惡我之私君也欲使速嫁彼僞姑  
無論我二人之海誓山盟不可違犯卽以生  
計而論彼窮鬼安能供給我之生活耶雖然

事急矣可奈何耀之曰羅敷自有夫使君自  
有婦吾之於汝心固有餘而力不足也奈何  
奈何梅生唾之曰薄倖兒負前言耶旣有今  
日何必當初不能庇一女子尙自居鬚眉甯  
不愧耶言罷投耀之懷啜泣不已耀之慰之  
曰汝勿急且從長計議梅生曰何議之有非  
死卽走耳耀之默無一言梅生復促之曰吾  
計決矣請君速爲預備准於今日搭車逃往  
漢口再作計較若再猶豫者吾當死於君前

耀之曰。今日已不及明日午後四時吾於北門車站候汝也。

汽笛嗚嗚武長火車由長沙東站開行轉瞬已抵北站有一男一女携行囊三事同躍上車形色倉遽旋復開車此二人乃表現一種愉快之狀者卽耀之梅生偕遁之日也長途有伴頗不寂寞惟旅客紛紜時或注視此雙飛之鳥二人轉覺不安時現一種恐怖之狀一若此紛紛旅客者皆爲偵緝彼二人而來

者也所幸長夜漫漫燈光慘暗旅客倦眼不足以察二人之顏色二人亦隅坐無言勉強鎮靜故不致敗露俄而東方已曙武漢匪遙旅客皆檢點行裝預備下車梅生亦稍掠髮鬢客衆擁擠而車抵鮎魚套矣耀之梅生渡江下榻于某旅館而變易其姓名

二三年前耀之曾一至漢口故於漢上風光早經領略梅生則素耳漢口之繁華急欲觀光顧以畏人偵緝不敢出旅館一步一日耀

之。自外歸。從容語梅生曰。願則遂矣。來日方長。漢口米珠薪桂。日需數金。行囊不豐。何以爲繼。恐快樂未到而愁苦先來。卿其何以教我。梅生陡聞此語。如當頭棒喝。呆視良久。謂耀之曰。君固未攜多金耶。然則如何。吾心亂矣。君善爲計。耀之曰。計吾所有。不過四五百元。不足半年之費。半年之後。即無辦法。况百年大計。亦非三年五載可比。縱有多金。亦不能支。適遇故友柴子軒。邀至其家。談叙頗洽。

吾已將實情告彼。求爲策劃。彼近往來湘滬。以販烟爲業。獲利頗厚。以吾爲湘人。邀吾結伴。各營烟業。吾思利息之厚。無過此種營業。吾又嗜此。不是外行。不致折本。故已許之。盡吾所有。以謀倍稱之息。翻轉數回。則萬金不難致也。但吾外出。汝一人棲遲旅次。不免寂寞耳。梅生遲答曰。苟能謀長久之安樂者。暫時別離。亦何不可。惟吾意似有難行者。二人背家逃遁事後。傳播當已遍于長沙。

君苟還湘。倘被人查覺。則如之何。且鴉片乃違禁之物。長途販運危險。殊多設不幸而捉將官裏去。留吾一人。如何是好。原來湖南人最講忌諱。耀之聽到捉去一語。頗爲不樂。默然無語。梅生亦自知失言。頗自懊悔。久之耀之復言曰。卿言固自有理。但吾二人雖已同來。究竟無人親見。捉奸不捉雙。自不能加人罪。名事無實。據吾一人行路。誰敢相問。且販烟地必在常德。並不須往長沙也。至於危險。

一節。則現今之烟販甚夥。皆係大批搬運。祇要打通關節。自然不易敗露。卿既能甘寂寞。吾亦何畏危險。吾計已定。明日卽與柴子軒同行。卿不必過慮也。速爲我收拾行囊。吾訪子軒去矣。

耀之返湘之日。梅生送於輪船之上。珍重而別。回寓後。獨對殘燈。無限思潮。起伏不定。其一種。如癡如醉。之情形。殆非筆墨所能形容。神思既倦。乃復開燈。自遣。迨東方報曉。始滅。

燈就寢。奈吸煙過量。不能成眠。而種種思潮。又復洶湧。忽而念及耀之僕僕風塵。冒險覓利。則不勝其憐惜。忽而想及營業順遂。立致萬金。於是營華屋。畜俊僕。享上等之幸福。則又破涕爲笑。又思此行吉凶未卜。如果不幸。變則前途已無生機。回念某氏子雖屬貧窶。終係正式婚姻。果奉父母之命。以子歸。尙覺終身有靠。何至有今日之寂寞。與將來之愁。

苦哉柔腸。九轉隨時針。以循環珠淚兩行。並漏壺而齊下。嗟夫。此時之梅生。不曾候訊之耀。之竟罹法網。則孤弱逆旅。將誰是依。因而聯想。耀之偕遁。初非出自本心。乃經逼迫。而後允彼。原有母妻。安能恝然拋撇。此去搜盡渠之常課。菱花懶照脂奩。不開殆不自知。其囊金是否借販。烟爲脫身之計。如果耀之心。消瘦幾許矣。

耀之去後之十一日梅生正一榻橫陳忽聞敲門聲啓視則耀之至梅生驚喜欲狂遽前擁之曰君歸乎思煞我也獲利幾何行李安在過癮否耀之搖頭曰唯唯否否速開燈躺著再談梅生乃整理鋪陳復燃烟燈檢點烟具忽大訝曰噫餅之罄矣將如之何耀之曰烟盡耶何其速也有餘灰否且翻一口……茶房……茶房卽有一茶房應聲而入曰何事耀之以左手作式示意命其買烟以右手

探衣袋取銀元二枚付之茶房持去耀之乃仰身床上連作欠伸涕淚交流斷續其語曰九兩……三錢烟吾僅吸……數錢耳何……時梅生已將烟灰和成長條向燈翻燒從容答曰自君去後吾無時不在愁悶之中消遣無法惟有借此度日故不覺其吸之多也耀之不復語惟注視所燒之灰見已裝置完畢卽取而吸之吸罷方欲發言而茶房已買烟至梅生卽接而燒之不復翻灰耀之曰泡

子燒大些小則不濟事梅生乃出其最敏捷之手柄連燒十餘口耀之皆一氣呵成精神復振始謂梅生曰汝適間獲利幾何吾販貨方歸尙未賣出安所獲利因歷述此次途中如何勞苦如何冒險今晚卽往上海賣貨行李貨物均已轉船計返漢之日須在十日以外已留好烟十五兩與卿自吸晚上取來可命茶房秘密煮熬但須監視以防偷竊至于館帳目下須付若干販貨之費業已用罄可

將首飾質當數十元暫作開銷已與子軒商量回漢後當于日本租界租房居住以圖方便伊家人俱和氣其妻亦係吾道中人今須帶你前去拜見日後汝若寂寞可往伊家談心也梅生曰善請君自燒待我梳洗卽往柴家梅生梳洗旣畢耀之癮已過足視時針已四點半乃同往柴宅而去及晚偕歸梅生以首飾數事交耀之持往當肆質洋四十元以三十元付館帳餘十元留作梅生零用之費

安置既畢。梅生復燒烟爲耀之餞。行而送之上船。則柴子軒已先在焉。俄而鳴金開船。茶房大呼送客者起坡。耀之卽取所留之烟土密授梅生。梅生懷之返寓。

耀之赴滬之翌日。梅生正與茶房煮烟。忽有數人破扉而入。將梅生及烟膏一併拿住。且大搜其行李。茶房則乘間遁去。梅生惶恐無措。此數人稱係某查緝處調查員。且召旅館司賬者至。斥以不該容留烟客。謂將一併捉

將官裏去。司賬者以不知情。再三求饒。內有一人曰。某先生爲人誠實。吾輩素知。自不至包庇烟犯。不過此次未免疏忽。念在交情。暫可不必帶處。且看上司風頭如何。萬一幫忙不到。亦屬無法。梅生乃請司賬者向調查說。情哀求再四。始允私罰一百元了事。並勒令卽刻出館。梅生無法。祇得應允。但手中無錢。須向友家告貸。調查不允。乃將行李衣物一併折抵。含淚出門。無可棲止。乃孤身往投柴

家而告以故。柴婦曰：是或流氓之所爲未必。果係調查事已如此，祇好屈尊在舍下小住。梅生自是卽依柴爲命，又數日柴婦接子軒來信，啓視則耀之之凶報也。內云船抵滬埠，愈覺周到。梅生益發感激，因此頓生覺悟，回憶從前種種，皆是孽由自作，追悔無及，又過幾天，子軒回來，梅生詢以耀之下落，則謂除贓物沒收之外，已判押西牢一年，寄意梅生暫宿柴家，俟渠出獄，再謀團聚。子軒並表示與耀之交好，決不負其所託，請梅生安心以待。梅生處此逆境，本無生趣，輒欲自戕，以了此生。顧以柴氏夫婦分外殷勤，頗能相安，年光陰未始不可耐過。因此一線希望，殺機。

哭經柴氏諸人委婉勸解，始收聲止淚，從此歡食俱減，消瘦更甚。柴婦亦憫其境遇，招待不知有無，希望梅生得此凶耗，不禁失聲大哭。經柴氏諸人委婉勸解，始收聲止淚，從此歡食俱減，消瘦更甚。柴婦亦憫其境遇，招待

年。遂。消。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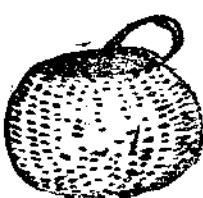
柴子軒果何如人乎。彼本以開烟館爲業，所賺造孽錢亦復不少。因見販運烟土之可獲大利也，乃變賣熟爲販生之計，遂往來于湘、滬之間，販運烟土而委其烟館事務于其妻。若女向街頭拉客，僅招熟識之客升堂入室。而已其女舜英年已及瓜日，與無賴混雜，帷薄不修，亦情理中應有之事。惟子軒不之覺耳。舜英與其情人密會，每在夜半乘煙客鬼。

混之際，暗度陳倉。梅生則退出房帷，爲之守望。或留梅生坐其旁，僞爲閒談狀，以釋子軒之疑。梅生無可如何，只得隱忍，詎料舜英知其意，帶勉強，乃欲拖人下水，以爲滅口之計。令其情人引致王某，調戲梅生。梅生不從，且語刺舜英。舜英乃譏梅生于其父母之前，其母袒舜英而語侵梅生，大有逐客之勢。梅生遭此橫逆，萬念俱灰，自計不如速死以免。羞辱遂含淚出門，直趨江岸，蓋即吾書開卷所。

芙蓉女

一四

叙之女子也。使梅生而果具決心，竟葬魚腹。豈不還其清白？惜哉！一念之癡，挫其勇氣，又復轉入魔道。終爲墮溷之花，竟被柴子軒賣與某搗爲倡云。



秋夜與雲從步月

溪上 鶴公

秋水清且漣，秋月皎如灌。間與素心人，共步漁溪曲。靜夜忽傳聲，潑刺游魚浴。我雖非莊生，頗知魚之樂。自笑我何求，終朝空鹿鹿。對此清淨景，一洗胸中俗。

青年男女之靈魂，不在其本身之軀殼。內而在另一人之軀殼內。無線電之初發明者，爲情人。恆產在五萬元以上者，其子弟十之八，爲無業遊民。

謝豹分之。

小社會  
小說會  
**近十年目覩之怪現狀**

江都李涵秋著

第二十回 婢膝奴顏心源授受 燈昏夜黑人體模型

當時這一鬧鬧得滿船的人。都知道了。大家免不了都大驚小怪。再查點查點人數。惟有那個華二狗子影兒都不見了。這個不消說得。偷箱子的。當然是他。任黃拔再替他辯護。也辯護不來。咧月紅哭得淚人兒似的。望着黃拔。嚷道。你交結的這個好朋友。是再規矩沒有呀。偷去洋錢不算。便連一個皮箱。都不肯留下來給我們使用。在先我說他是賊。你兀自替他賴得。雪白如今可再賴不掉了。天生成的賊頭賊腦。偏生有你還將他引得上船……月紅。

其時說了又哭哭了又說黃拔只是唉聲嘆氣望着月紅說道你儘埋怨我有甚麼用呢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和他原是初交他的做人當然瞧他不出照這樣想起來前天那鐘和烟袋一定是這廝做的手脚……他剛說到這裏忽聽見船門外邊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黃拔拿眼一望原來正是那個穆子興自己不覺有些羞愧重行搭訕問道有一件事我到此都不明白像我們這箱子也有三隻呢怎麼他不拿別的轉揀那放着現錢的偷了就走他會做賊難道還會打六壬神課不成……子興聽見這一句話想起夜間由自己走漏了風聲萬一吃黃拔查問出來怕我這條老命斷保不住……想到這裏渾身接連打了幾個寒噤上下牙齒不住的捉對廝打疾忙背轉臉對着那河水發憤蹲在半邊動也不動老年人禁不起恐嚇自是以後他那咳嗽的病便越發加重了幾分這是後事且按

下緩表再說出事的當兒船老板原也打發了幾個夥計分頭向岸上去追趕那裏追趕得上呢陸陸續續的都跳上船向黃拔笑道這賊若是打從外邊而來我們或者還有法想叵耐是由黃先生親自帶來的這叫做家賊難防狗不咬白累我們跑了一頓冤枉大頭路好在賊既和先生是熟人將來他一定會出來賠償你們請黃先生快快賞給我們酒錢趁早。上岸去罷光在船上哭鬧也是沒用……黃拔想了想這話也很有理便走近月紅身邊悄悄將他袖子一扯低問道現錢是沒有了至於你的那些首飾可曾吃這廝撈去不會除得死法想活法快點請你拿出來先行變換了使用等我將來發了迹然後照樣打了還你也是一樣……月紅也是沒了主意忙從褲帶上掏出幾柄鑰匙將那兩隻箱子打開來望了望幸喜那個首飾匣子却是文風不動含悲帶淚取了一支金簪一副銀鐲又搭配了幾件。

整齊衣服。將船老板請得進艙託他拿至岸上去質押。船老板見他們夫婦遭了這樣禍事。着實可憐。便取了兩件半新不舊的衣服向黃拔說道先生便將這衣服算還我的船錢罷。其餘夥計們聽憑先生賞多賞少。決不計較。這簪子和鐲且請留在身邊也不必質押了。出門的人行蹤無定。把首飾押在這裏。將來還巴巴的來贖取。未免就繞了道兒了……黃拔見他說得這等慷慨。真是十分感激。當下謝了又謝。又從自己腰包裏拿出幾角小洋給他。他們夥計吃酒。這一來轉落得夥計們真個不好意思。和他爭多競少。女人家的心裏只要自己首飾不把來損失。當然說不出來的心裏歡喜。依舊將這兩件寶貝繫牢在口袋裏。一時一刻都要伸手進去撈撈摸摸。各事佈置完畢。黃拔又請夥計們替他雇了兩輛小車。一輛裝置衣箱行李。一輛是夫婦並肩而坐。只苦了穆子興的兩條腿。跟在後面跑得神昏氣喘。

一直走到黃昏時分方才進了那座桃源縣城。揀了一家小旅館，權且去歇下來。夫妻倆佔了一所房間，那裏有子興的住處，勉強和棧主商議在廚房側首放下一堆稻草，讓他在那裏困覺。可憐子興這時候差不多要嘸氣了，一倒頭向草鋪上躺下，直手直腳動彈都不能動彈。好在他不知道飢餓，便沒有人送飯給他吃，他並不去理會。到了第二天，黃拔和月紅斟酌，只有硬着頭皮去尋華立人請他替自己設法，不然像這樣人地生疏，倘再挨上三天五天，怕大家不要討飯。月紅冷笑道：人家也不認識你，你能夠保得他肯幫你的忙嗎？黃拔嘆氣說道：這也叫做沒法，權且碰一下子，也只好瞧我的前途命運罷了……當下打定主意，穿上長衫，便一路尋問那個華立人的醫室。只見那醫室是一個三間寬敞門面，收拾得十分齊整，單是櫃子裏大大小小擱的那些玻璃瓶子，五光十色，瞧得人眼睛都花了。

另外還有些人體模型動物標本單是這一層比較自己那牆上貼的流膿滴血膏藥就高明得許多至於來診病的也着實不少有一張長板櫈通同都坐滿了有的在那裏呻吟有的在旁邊談笑瞧這景象分明那個西醫華先生還不會大駕光降的模樣他這時也就挨在人叢裏將就坐下一直等到有十二點鐘的辰光才見門外匆匆進來了三個人在前面走的渾身穿着西裝手裏那根司狄克儘管盤旋得不住後邊兩人年紀很輕可是他的學生了由僕役遞上手巾大家都擦了臉然後按着號簿招呼那些病人挨次向左首一個病室裏去診視怎麼也不消三言五句一霎時早將病人打發得清楚便有那費手續的病症也不過十五分鐘就得完畢其時直把個黃拔羨慕得要死暗自囁道畢竟是西醫氣魄很大不比我們替人家看病甚麼輕重寒熱吃那廝們纏綿個不休差不多連屙屎吃小

菜都得和我們做醫生的問長問短一點兒回答得不週到便該批駁我們的不是……黃拔只顧在那裏發怔忽走進一個僕役。問他編在第幾號上黃拔忙搖了搖頭站起身子含笑說道我不是來就醫的特地拜訪你們這位華先生請大哥替兄弟通報一句……那個僕役將他上下打量了一番蹠腳說道該死該死你這人怎麼連一點衛生常識都沒有你既是健康身體不該和那些病人混在一處他們微菌很是利害萬一吸到你鼻孔裏豈不是自討苦吃（是個西醫僕役口吻）你早告訴我是會客我們這裏另外有應接室呢……說着將手一招黃拔只得跟隨他繞入右邊那座房間中間放着長長的一張餐桌僕役指點他坐定隨即伸手向他討索名片黃拔怔了怔陪笑說道這個却不曾預備……僕役聽見這話又急起來冷笑道沒有名片叫我上去同甚麼呢你先生究竟尊姓黃拔笑道

我姓黃告訴你們先生就說我和他的兄弟二狗子是至好朋友……那個僕役吃他鬧得沒法只得走至華立人面前將這話告訴他聽立人怪叫起來說道快不要放他逃走這廝包管也是一個活賊……內中有個學生向僕役問道你瞧這姓黃的穿的衣服怎樣……僕役笑道衣服很是不濟至於他的形狀倒還文綴綴的與那些強盜不同……立人怒呵呵的說道越是文綴綴的人其心越不可問我是不屑和那廝去會面了憑你們誰去接洽一下子問他究竟來會我是甚麼意思我此刻先回去吃飯你們回來再給我的信息……說畢套起外衣提了司狄克大踏步直往外走偏生那個黃拔眼快一見了華立人自家早從應接室裏虎也似的直躡出來劈頭攔着深深一躬陪笑說道久仰華先生的大名……立人吃他攔住十分不快勉強放沈了臉色冷冷的說道這個很不用你稱讚我這大名久

經是沒有人知道的……黃拔又道令弟二狗先生我們常聚在一處……立人道好呀。他是個賊你呢……立人說話的當兒手裏那根司狄克甩得盤旋飛舞幾乎打到黃拔腦袋上黃拔退了一步又道學生黃拔却也是和先生同道……這時立人向他臉上望了望。驚問道你可是西醫不是……黃拔忙道不是西醫是中醫……立人冷笑道中醫呢不堪。不堪你在那裏懸壺白白的跑來見我則甚……黃拔道先前寓居泰縣因爲聞得華先生醫法高明所以過來拜訪倘蒙不棄願列門牆……立人見他這一種卑躬屈節的樣兒心裏不由動了一動便又冲着他問道既是這樣何以你放着醫生不幹轉和我那不肖的兄弟混在一處偷雞摸狗這豈不玷了我們好好的名譽……黃拔忙改口說道二狗子和學生原沒有交情因爲他說要替我介紹所以一路同船而來不防他在船上又將學生的洋

錢偷去好幾百塊學生提着他還恨得牙癢癢的呢……立人將司狄克向地上一截冷笑。道他是個甚麼東西還有這胆子跑來見我你該派吃他的苦頭了瞧你這形狀也很可憐。此時我沒有功夫和你多話明天你到我公館裏來再談罷……說畢帶着他的兩個學生。佯長而去黃拔聽他這口氣却也不會拒絕自是歡喜的了不得忙忙趕回寓處告訴了月紅。第二天真個覓到華立人的住宅百般央告立人允許將他帶在身邊學習學習自是以後黃拔將家眷安置妥帖覓了一處小小屋宇讓月紅和穆子興住下自家倒還很在醫道上留心不上兩年功夫可巧那個華立人吃上海一家醫院裏聘請他去做院長黃拔手腕十分敏活便想出法子來騙華立人將那所有的醫室讓給自己由此他在這桃源縣城裏倒狠有些名望每天診金所入夫妻倆過得着實寬裕但是他舅舅穆子興一日衰老一日。

渾身剩了些筋和骨頭想在他身上尋出一些脂肪却沒有了咳嗽狠是利害新近又加上一種喘病茶飯不進每日只喝小半碗稀粥偏生他又不死月紅心裏也有些討厭他背地裏常和黃拔談論說這老東西真是一個累贅萬一嘯了氣這一份衣衾棺槨免不掉還要我們替他打算黃拔聽到這裏忽然動了一個念頭這一天晚上閒着沒事他兀自摸到子興睡的那所齷齪污穢的房間裏來四下裏黑魃魃的也尋不出子興躺在那裏連忙命月紅送進一盞煤燈子興有好些時不見這樣亮光了又見他外甥達來看望自己說不出的歡喜雖然掙扎不起却使勁望黃拔點了點頭苦着臉說道黃先生你瞧我這樣可是不久人世了你有甚麼好藥何妨救一救我的性命我如若復了原還可以替你們看守門戶……他說完了這話又喘嗽了一會平時黃拔對他這舅舅都是嚴聲厲色不知爲甚麼在這

當兒忽然親熱起來向他對面坐下笑着說道舅舅你老人家這病症是沒有指望的了：穆子興自從會見黃拔以後從來不曾見他稱呼過這舅舅兩字此時將這舅舅兩字攢入耳朵裏他聽見比甚麼還要快活便趁勢笑說道好孩子我這病真個沒救了哇也罷我今天感你情居然承認我這老骨頭做了舅舅便是立刻伸了腿死在陰間裏總覺得異常的榮寵好孩子我想要求你再叫我一聲不知你可肯不肯……黃拔笑道怎麼不肯呢舅舅於是又叫了幾聲把個穆子興樂得攏不起嘴的笑笑完了的當兒黃拔便又說道舅舅我有一件事要和舅舅商議……子興忙道好兒子好心肝你和我商議甚事你儘管說我沒有個不答應的道理……黃拔笑道這件事毫不爲難而且不要你老人家費一點心力你外甥的那所醫院無論甚麼標本模型差不多都還齊備了惟有人身的骨骼至今

不會。購辦。得到。我想。弄。一點。毒藥。給。舅舅。吃。下。一。子。再。拿。藥水。爛。掉。你的。皮膚。血。肉。完全。  
只要你。這副。白骨。把來。安。放。在。櫃子。裏。又。光輝。又。好看。舅舅。既。得。了好處。外甥。子。又。省。得。替。  
你。買。這棺材。……子興。一聽。嚇。得。半死。頓時。苦着臉。哭。道。心肝。你。不要忙。我。做。舅舅的。離死。  
也不過。遠請。你。耐心。等。一等。益發。等。我。死下來。然後。任憑。你。怎樣。辦。怎樣。好。……黃拔。聽他。  
說出。這不。近情理。的話。（妙絕臨死哀鳴乃謂之不近情理彼所謂情理吾知之矣）忍不。  
住。豎起。雙眉。圓睜。兩眼。吆喝。說道。老牛真不識好歹。如若能夠。等你自己死去。我又何必跑。  
來。舅舅長舅舅短的。叫了。你老牛幾遍。原是有求於你。才做這樣折本買賣的呀。……子興。  
見他發怒。自己又嚇得渾身抖戰。畢竟他畏死心重。依舊哀哀求告。請他寬限幾日。在這幾。  
日裏。或者自己斷了氣。那再造化。不過無如黃拔主意已定。不能改移。早從懷裏掏出一個。

小玻璃瓶子拔出木擡送至子興嘴邊逼他吃下肚腹裏去子興那裏肯答應。左扭右扭只得高聲喊人救命。巨耐那喉嚨又不濟事才待要喊又喘得不休。黃拔見他囉強又急又氣忙向月紅招了招手分付他尋一根繩子進來準備勒他的頸項。月紅別的事都還幹過惟有這勾當他是破題兒第一次早抖得不亦樂乎。死也不肯去尋繩子。黃拔怒極隨卽揸開五指使出平生力量向子興脖子當中一摑子興倒在鋪上再巧不過他的那張嘴便大張開來黃拔大喜那隻手將瓶裏藥水灌了幾滴下去果然再靈驗不過不消一刻鐘工夫穆子興早就挺手挺腳嗚呼哀哉伏維尚饗了（寒夜讀此毛髮爲戴）不知他怎生施展手術不曾隔了兩三日他在醫院門首設了一座大玻璃櫃子裏面完完全全的立着一副枯骨。告訴人都說是拿銀子向外國醫院裏買得來的。別人那裏知道他的底細。大家都稱贊。

黃先生有這樣人體模型可想他的經驗是再好不過的了。由此他的生意格外發達一座縣城裏提起西醫黃拔的大名是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所以那個顏孝宣在范龍標面前獻計要將春紅送到他的醫院裏來診治諸位想想春紅萬一到了黃拔這座醫院恐怕黃拔的玻璃櫃裏又該多添一副人體模型罷了。至於後事如何此二十回中却不及敘述且待在下打從第二集怪現狀裏詳細敘來。

### ○屍起解

胡宜孫

湖南辰州符籙靈驗不可思議有至其地者類皆知之而運屍一事尤爲辰州之專門學父執萬式南先生歲已未供職長沙因事赴常德舟行阻風泊江岸舟中悶損推窗遠眺遙見崇山峻嶺矗立雲端有人一羣頭戴草笠自山上來諦視之則雙手下垂直行而不屈膝者

十居八九。怪而問焉。舟子曰：是運屍也。吾湘之人多客滇黔間。遠死異域。勢所難免。顧萬千山靈輶奚越若葬異域。則春秋饗祀誰實爲之。此運屍之法。所由興也。法於人初死時。日開付運屍者。運屍者則於亡人遍身貼符籙。喃喃誦咒語畢。乃由其親屬爲之將。入殮。或厝或葬。悉聽其便。俟有大批。然後起解。當起解之先。運屍者遍告屍親。先返故里。押運者乃一一扶之。直立而後可行。故投逆旅必派人遙守。否則倒地扶起。甚爲費力也。旣抵路。親須避匿。若見面。則立時化爲血水。（在路亦然）必俟押運者爲之入殮。始可出。抵路之遠近。或二三十者。見抵預之。

十。每。云。家。屍。親。須。避。匿。若。見。面。則。立。時。化。爲。血。水。（在路亦然）必俟押運者爲之入殮。始可出。抵路之遠近。或二三十者。見抵預之。

元。或。四。五。十。元。少。則。甚。不。經。濟。故。有。俟。之。二。三。十。不。等。每。屍。運。費。觀。路。之。遠。近。或。二。三。者。見。抵。預。之。

小偵  
說探 水裏罪人

江都張碧梧著

第四章 冒充的偵探

話說高溥愛在外面忙了半天回到家中助手江公肅對他說陸地警察署署長方纔打電話來請你立刻就去有要事商量溥愛本想隨卽去走一過怎奈身體很疲倦休息得一會公肅飯已吃飽溥愛向他道陸地警察署在亞東路離此不遠我們就步行而往你道可好江公肅道好二人就起身向外走正走到客堂中忽聽得有人敲門二人就站住腳讓用人把門開了見門外站着一人並聽他問道高溥愛先生可在家麼溥愛見有人來拜訪當卽和

公肅退到書室裏用人隨卽遞進一張名片。溥愛接過來看時見名片上印着三個做宋體字。「劉吉祥」右角上還有一行小字道：陸地警察署二等偵探員溥愛向公肅道：劉吉祥。這名字很生冷。你可認識此人麼？公肅也把名片看了一看道：我不認識他。但他是二等偵探員，本是無名之輩。我們縱然見過也不會放在心上。溥愛道：不知他特地來此有何事故？署長既請我們去，何以又派他來？公肅道：必是署長等急了，派他來催請的。溥愛向用人道：你去請他進來。便了用人答應退出不多一會就走進一個人來。溥愛見他年紀很輕，約在二十左右歲，穿一身西裝，很為漂亮，淡黃色的臉膛微透一些紅色，兩隻漆黑的眼球滴溜溜的亂轉，東張西望一刻不停。他踏進房門，見了溥愛和公肅，就脫下銅盆帽，發出很清朗的聲音問道：那一位是高溥愛先生？公肅就指給他。他便向着溥愛微微鞠了一躬，說道：久

慕大名了。溥愛也起身還禮，並將公肅介紹與他。又請他坐下，道：「承蒙閣下造訪，不知有何見教？」吉祥道：「我是奉了署長之命特來請先生立刻到署裏去一趟。」溥愛道：「你可曉得有甚麼事故呢？」吉祥道：「這個我可不曉得。祇知道署長有要緊的事須與先生商量。」公肅插嘴道：「方纔署長曾有電話來叫我們就去。你若不來時，我們已經上道了。」吉祥聽了這話，楞了一楞。似乎受了甚麼激刺一般，但立刻又做出很鎮定的樣子，說道：「正是署長也會說起這話。但因等得性急，所以再派我來陪着你們二位一同前往。」公肅不響。這時，溥愛忽然變了模樣，眉宇之間露出驚奇的神氣，兩道銳利的眼光有如電光一般，直在吉祥的身上上下左右盤旋。個不止。吉祥被他這一望，頓覺徧促不安，大有坐立都不是的神情。溥愛又用很沈着的聲音問他道：「你充當這二等偵探已有多少年了？」吉祥頓了一頓，含糊回答道：「已有三

四年了。溥愛道：你最初奉委的時候，可是在現在這位署長的手裏麼？吉祥把聲音悶在鼻孔裏，應了聲。正是溥愛冷笑一聲，向公肅道：如今這位吳珮署長已接任三四年了麼？我記得沒有這般長久呀！公肅不加思索，脫口就道：吳珮是去年春天接任的。我記得很爲清楚。因爲他接任的時候，正是我們破獲鑽石案的當兒。溥愛冷冷的道：原來如此，但也不再說。甚麼祇向吉祥道：既累你到此，我們就一同前往罷。吉祥假作鎮靜道：這樣很好，免得署長久等了。說着就站起身來，道：我們就走罷。溥愛道：慢着，我還有點小事請你再坐一刻，又向公肅道：你陪着這位劉先生罷。說完就走到裏面一間房去。這裏公肅和吉祥無話可說，相對默坐過了一會。溥愛方從裏面走出來，頭上已戴了帽子，向公肅道：你不必去了，就在家裏坐一會罷。又挨近公肅的身邊道：如果有人來會我，請他們晚間再來便了。公肅答應着。

又。覺。溥。愛。將。一。個。小。東。西。塞。入。自。己。手。中。心。想。這。必。有。作。用。就。連。忙。接。過。來。藏。在。手。心。裏。又。想。方。纔。劉。吉。祥。未。來。時。他。本。喊。我。同。去。怎。麼。如。今。又。叫。我。守。在。家。裏。呢。塞。給。我。的。又。是。甚。麼。呢。不。免。十。分。疑。惑。但。也。不。便。明。問。祇。得。悶。在。心。裏。溥。愛。對。吉。祥。道。我。事。已。畢。就。此。動。身。罷。吉。祥。點。頭。答。應。便。和。公。肅。作。別。隨。着。溥。愛。一。同。走。出。大。門。回。頭。向。溥。愛。道。我。方。纔。來。時。坐。的。是。轎。式。馬。車。停。在。前。面。的。轉。角。處。我。們。還。乘。他。去。罷。溥。愛。道。好。向。前。走。不。幾。步。見。路。旁。果。有。一。部。轎。式。馬。車。吉。祥。揚。手。招。呼。馬。車。立。刻。走。過。來。吉。祥。讓。溥。愛。先。上。車。自。己。也。跳。將。上。去。向。車。夫。做。了。個。手。勢。車。夫。抖。動。轎。繩。馬。車。便。急。急。前。去。吉。祥。道。高。先。生。你。探。案。的。本。領。真。個。叫。我。們。佩。服。我。嘗。和。同。伴。說。起。都。稱。贊。你。是。個。天。神。社。會。上。有。了。你。這。等。人。牛。鬼。蛇。神。簡。直。沒。有。活。動。的。餘。地。溥。愛。免。不。了。謙。遜。幾。句。隨。時。貫。注。全。神。從。車。窗。中。向。外。觀。看。祇。見。所。走。的。路。並。

非向陸地警察署去的正道而且越走越荒涼簡直到了荒郊野外了溥愛見這情形心下更是明白決定所預料的一些不差但他並不害怕却很爲歡喜以爲所料既然不錯前途的事件必然新奇有趣說不定能做出一件聳人聞聽的大事業來呢溥愛正想得出神忽見吉祥回轉頭來眼光直釘在溥愛的臉上顯出很奸詐的笑容高聲說道你的本領雖大但到了如今看你還有甚麼方法能彀逃出我的掌握之中他說時早從衣袋裏掏出一塊紅色布對準溥愛的臉上幌了幾幌溥愛想避開他怎奈車中地位逼仄沒有避讓的餘地那塊紅布正撲在臉上嗅得一陣奇香直透入腦海當卽昏昏沈沈倒在車中一些也沒有知覺了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方始蘇醒過來睜開眼睛一看見自身正躺在一張木床上手脚都被捆着又見這間房很爲狹小除去這張木床並無別種陳設床前站着一個少年

正笑嘻嘻的望着自己。溥愛仔細將他一看，正是方纔同坐馬車的那個劉吉祥。吉祥見溥愛已醒，就道：高先生，你這一場酣睡，必是舒服極了。溥愛很鎮定的道：事已如此，你不必說。這種俏皮話了。吉祥道：你既是非常機警的人，怎麼如今這等疏忽，很輕易的上了我們的當呢？溥愛道：你且慢得意，我並非真個上當，却是有心爲此，特地跟你來看看你們的巢穴。吉祥道：算了罷，莫硬擰場面了。你若預先曉得，豈肯身臨險地？因爲你到了這裏，未必能活命。回去溥愛還若無其事，道：生死算不得希罕事，你莫拿這話嚇我。但我有一句話須得問你：個明白我和你素不相識，真是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爲何冒充偵探誘我來此呢？吉祥道：說起這回事來，話就長了。我沒工夫和你細談，少停片刻，自有人來告訴你。溥愛道：此人是誰？吉祥脫口應道：他是我們的大頭目劉錦標。溥愛聽了這話，心想他們既有大頭目，必

然。是。個。賊。黨。但。不。知。是。甚。麼。黨。名。首。領。是。誰。黨。中。共。有。多。少。人。勢。力。大。小。怎。樣。我。既。冒。險。跟。他。前。來。必。須。探。聽。個。明。白。纔。是。想。着。就。問。道。你。們。的。大。頭。目。親。自。來。和。我。講。話。麼。真。是。難。得。但。不。知。他。現。在。那。裏。吉。祥。道。就。在。前。面。屋。裏。等。他。過。足。鴉。片。烟。癮。就。可。來。了。溥。愛。信。口。說。道。怎。麼。他。如。今。吸。上。鴉。片。烟。了。麼。我。記。得。前。兩。年。會。見。他。時。他。並。不。吸。鴉。片。烟。呀。吉。祥。道。難。道。道。你。認。識。我。們。的。大。頭。目。麼。溥。愛。道。略。爲。有。些。相。識。不。過。這。兩。年。來。不。會。會。面。罷。了。吉。祥。道。你。既。認。識。他。就。不。該。和。他。作。對。自。己。惹。出。這。場。沒。趣。溥。愛。道。我。自。問。不。會。得。罪。於。他。這。當。中。必。有。誤。會。究。竟。爲。了。甚。麼。事。呢。你。何。妨。先。告。訴。我。等。我。見。着。他。時。就。可。解。釋。一。番。吉。祥。道。請。你。當。面。去。問。他。罷。我。不。喜。歡。多。話。溥。愛。故。意。試。他。一。試。道。你。們。黨。裏。的。勢。力。現。在。真。是。一。天。大。一。天。簡。直。有。蒸。蒸。日。上。的。情。勢。了。吉。祥。聽。他。誇。獎。就。很。得。意。道。是。呀。我。們。海。鯨。黨。的。勢。力。

幾乎偏於海上而且擴張到陸地上來了真如海中的鯨魚無人見了不怕呢溥愛見話已入彀接着又問道我曾聽說海鯨黨的首領去年已換了人不知此話確是不確吉祥鄭重說道這是訛傳決非事實想我們的首領何忠義真是海鯨黨的靈魂一刻也不能離開的溥愛道我原也這般想所以我不相信如今這海鯨黨共有多少黨員呢吉祥道確實的數目祇有首領曉得約略計算總在幾千人之譜溥愛道人數不能算少了虧你們首領有這般大的天才能個指揮他們把這海鯨黨理得這樣發達吉祥道我們首領真是天人我以為全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及得上他但黨中也有幾個人很為贊揚你說你還有些本領或者是我們首領的對手溥愛連忙謙遜道你說那裏話來我有甚麼本領能及得上你們的首領他們正說到這裏忽聽得隔壁中的時計噏噏敲了五下吉祥道不知不覺已

經五點鐘時候不早了待我去請大頭目出來和你談話你再安睡一會罷說完他就走了。出去隨手將門關上這裏溥愛心中暗想這個海鯨黨從前我雖有些曉得但近年來無聲無臭我以為已經無形銷滅了不想却在暗中活動養成這般大的勢力何忠義我也聞名已久委實是個能人但這個大頭目劉錦標不知是個何等樣的人物如今他又爲了甚麼將我騙來呢若說是爲我充當偵探平時又有些虛名恐怕對於他們黨務的進行諸多障礙想設法將我害死但我充當偵探已有幾年他們何必等到現在纔想害我呢情理上似乎講不過去除此以外可再也想不出別個原因來這真是件奇事了溥愛用足腦力仔細推想想了一會還是茫無頭緒後來忽然想着道難道他今番捉我和前夜紅海當中魚雷炸船的事有些關係麼想那第三座燈塔附近怎會埋有魚雷炸燬的那只船又何以不避

風浪致遭此難這都是些絕大的疑問今天我忙了半天正是爲了這個大約海鯨黨裏曉得我參與此事恐怕破獲了他們的秘密所以想將我害死這樣想來前夜紅海中的事定是海鯨黨所爲了若果如此我正苦得不着端倪深喜劉吉祥引我到此給我一個很重要線索我應當向他表示謝意呢回想當劉吉祥去訪我的時候我見他舉止偏促言語含糊祇疑惑他是冒充偵探別有用意所以允許跟他同走想探明他的心裏究是爲了甚麼萬不想因這一來却得着紅海中禍事的頭緒這真是奇巧極了溥愛正想得出神忽聽呀的一聲房門開了走進兩個少年溥愛定睛看時見第一個正是劉吉祥那一個黑色臉皮精神還算充足見了溥愛微含笑容道高先生對不起得很累你睡在床上手脚都不能自由但也是你自討其辱誰叫你和我們作對呢溥愛很安閒的道你就這是大頭目劉錦標麼

錦標道正是溥愛道。你說我和你們作對我自問決無此事。錦標道事到如今你還想抵賴。溥愛道這話就錯了。大丈夫做事敢做敢當。我倘真個會和你們做對我必一口承認。決不抵賴。你若有意冤枉我。縱然將刀架在我的頸子上逼我承認我也不可能答應。錦標道你莫嘴強事實具在。且是我親身經歷過的。所以一些疑義也沒有。溥愛很覺奇怪道這就奇了。你且將那事實一一說將出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錦標道好。但劈口先問道你的朋友當中不是有個姓沈名叫阿狗的麼。溥愛猛然聽了這個名字覺得很爲生冷。心想我並沒有這個朋友。再仔細一想方纔想起就道這個沈阿狗曾經做過我的車夫。兩年前已辭歇了。你怎麼問起他來。錦標冷笑道你既和沈阿狗有這瓜葛就脫離不了干係。他是我們的仇人。也是我們海鯨黨的惡賊。如今他已逃得不知去向。但既有你在此也不難向你追問。

溥愛聽了這番話摸不着頭腦。瞪起兩只眼睛直望着錦標道：我和他主僕的關係既已斷絕有兩年之久，他所做的事我何能曉得？他的去向我更是不得而知了。錦標道：你的口才很好，但無論你如何說法總不能洗清身子。溥愛道：我曉得不曉得姑且擋起你再仔細調查，總可以明白。但他怎會是你的仇人？又是你們黨裏的惡賊呢？你可能講給我聽麼？錦標還未開口，先咬緊牙齒露出非常憤怒的樣子，又罵了幾聲惡賊。這纔說道：我倘能捉住他時，定然咬下他的肉發洩我的恨氣。因為他害得我們太苦了。溥愛聽他還未講到正文，就催促他道：請你直捷痛快的說出來罷！莫兜這些圈子了。錦標又道：昨天大早我無意中走到他的家裏，承他的情留住我一些點心，差不多十二點鐘的時候我就辭別他回到我的家裏。再看我的衣袋中藏着的一件非常重要的東西已是不知去向。我仔細回想昨天祇

到過他那裏。所以我相信這東西必是被他偷去了。當時我就急急忙忙再跑到他的家中。祇見他家大門緊閉。我敲了幾下。也沒人答應。用腳踢開屋內已無一人。我看這情形。斷定他是偷了我的東西。恐怕我來追索。所以連忙逃走。我這一急。非同小可。心想追他。但不曉得他的去向。幸虧他曾向我說起。你是他的朋友。我萬分無奈。祇好來尋你。又怕你雖是知情。不肯說出。我想了一夜的工夫。決定用這欺騙的方法。派我們的黨員大獅子冒充偵探。將你騙到這裏。這是我的勢力所在。你須得放明白些。趕快說出沈阿狗的去向。你們兩人是不是同謀。你如肯據實說來。追回那件東西。我還可特別成全。你不然。你的性命就在我的手掌心。休怪我手段太辣了。他說這話時。渾愛一聲不響。等到說完。方纔說道。這一番情形。我已曉得。但有幾個不明白的所在。須得問你。你和沈阿狗可是素來相識麼。錦標。

道。我本不認識他。昨天是第一次見面。溥愛道。你既不認識他。怎麼跑到他的家裏去呢。錦標道。這當中有特別的原因。不能說出。溥愛道。你說的那件東西。是藏在外衣的袋中。還是襯衣上的口袋呢。錦標道。是藏在襯衣的袋裏。袋口且縫得周密。不知他怎能偷去的。溥愛道。你發覺那東西被偷時。袋口自然是張開了。錦標道。不然。還是縫得很密。與前一樣。不過。袋裏是空了。溥愛道。襯衣穿在你的身上。他怎能個偷去呢。錦標道。呀。頓了一頓。又道。我會脫下來。過一次。溥愛道。袋裏既藏着重要的東西。你何以這樣疎忽。在陌生人的面前。脫下呢。錦標道。因為衣服溼透。脫下來託他用火烘乾的。溥愛道。昨天是晴天。你的衣服怎會透溼呢。錦標道。當中也有個道理。我不能說出來。溥愛道。那件重要的東西。究竟是甚麼物件呢。既能在衣袋裏。必然很小。錦標道。正是這東西的名稱。我也不願告訴你。你也不必

多。問。你。祇。須。將。沈。阿。狗。的。去。向。告。訴。了。我。你。既。沒。有。干。係。我。可。立。刻。放。你。回。去。溥。愛。不。響。心。想。他。所。說。的。這。一。番。話。當。中。定。有。許。多。蹊。蹺。他。爲。甚。麼。到。沈。阿。狗。的。家。裏。他的。襯。衣。又。何。以。溼。透。他。不。肯。說。出。原。因。來。必。有。難。言。之。隱。待。我。且。來。試。他。一。試。當。即。很。鄭。重。的。說。道。你。雖。說。了。這。一。大。篇。話。但。很。多。含。糊。閃。鑠。的。地。方。你。既。不。能。坦。白。示。我。我。也。就。不。願。和。你。多。談。至。于。你。想。怎。樣。處。治。于。我。儘。管。隨。你。的。便。好。了。錦。標。道。能。說。的。話。我。都。已。說。了。那。不。能。說。出。的。原。因。你。縱。追。問。我。始。終。也。不。說。而。且。和。你。並。無。關。係。你。又。何。必。追。問。呢。溥。愛。拿。話。騙。他。道。你。既。不。肯。說。出。那。幾。個。原。因。來。我。雖。是。曉。得。沈。阿。狗。的。去。處。却。也。不。願。告。訴。你。錦。標。聽。了。這。話。斗。然。進。前。一。步。道。你。既。這。等。說。法。沈。阿。狗。的。去。處。你。是。定。然。曉。得。的。了。溥。愛。道。我。或。者。曉。得。但。你。可。能。說。出。那。幾。個。原。因。來。麼。錦。標。沈。吟。了。一。會。道。倘。若。你。能。說。出。沈。阿。狗。的。去。向。我。就。

將那些原因大略說給你聽便了。溥愛道：這樣很好，就請你說罷。錦標就將怎樣乘船夜行怎樣中了魚雷坐船炸得粉碎又怎樣幸免于難被沈阿狗救到家中的事約略說了一遍。接着又道：我已說明白了，你須將沈阿狗的去向告訴我了。溥愛聽了這番話，心中暗喜，原來紅海中的禍事果然是他們黨人所爲。我于無意中探明這番情形真是我的大幸。但是那件東西還未明白究是甚麼物件。于是又問道：還有那件重要的東西你未曾說明白呀。錦標道：這個事關重大，無論如何我不能說出。溥愛道：那麼沈阿狗的去處我也不說。錦標見他有意爲難，不由得心頭火起，大聲喝道：你有意拿我作耍？我定不能饒恕你！你究竟說是不說？若再不說，我可就要動手了。說着從衣袋裏掏出一支手鎗，指着溥愛道：你曉得他的利害麼？溥愛一些不怕，安閒說道：你這人可就獸極了！你將我一鎗打死，難道沈阿狗的

去。向。你。就。曉。得。了。不。成。恐。怕。我。死。之。後。你。更。是。不。能。曉。得。了。錦。標。怒。氣。勃。勃。道。你。快。說。呀。你。惹。上。我。的。真。火。我。就。顧。不。到。許。多。了。溥。愛。笑。嘻。嘻。的。道。你。先。將。那。件。東。西。說。給。我。聽。呀。他。們。二。人。正。在。爭。辯。得。難。解。難。分。的。時。候。房。門。忽。然。又。開。了。跳。進。兩。個。人。來。要。問。這。兩。人。是。誰。且。

聽。下。回。分。解。

○蘆花

黃秋聲

萬蘆吹雪。望無窮。一片秋懷浩蕩。中高淡。不妨鷗作侶。飄零祇合雁爲宮。月明江岸風初靜。霜冷汀洲影欲空。自歎年來意蕭瑟。故應雙鬢感飛蓬。  
涼影搖波傍柳椿。蕭疎隔岸隱漁矼。雲圍野渡迷歸棹。雪壓寒江誤釣艤。妝淡何妨秋水照。心孤甯耐夜潮撞。撲渠骨相詩人似歷盡風霜未肯降。

## ■快活第三十期新婦女號要目預告

野哭	若麗女士	玉成記	曼雲女士
逃妾的結果	YS女士	金錢毒	呂雪英女士
可憐他姊妹倆	靜嫻女士	一件難解決的事情	麗新女士
一吻	屏嫣女士	捲逃	羅嘯琴女士
父也天只	周永銘女士	貧富階級	恨波女士
前程	蝴蝶女士	歸不歸	賈孫靜娟女士
急難因緣	周韻蘭女士	賢母之鑑	晚翠女士
孤負	環仙女史	飄萍記	徐婉雲女士
天錫佳耦	壽梅女史	依你是怎樣呢	秀娟女士
失望	張玉如女士	吾究竟成了個什麼人呢	蔭北女士
無母之兒	靜芳女士		

■ 快活號外 香閨花影第二集要目預告

京漢道中	朱恨波女士	慈母之愛	余屏媯女士
夢塵閣憶語	朱恨波女士	賢母賢兒	看經女史
嗚呼貞操	張珍女士	一個解放女子的自述	看經女史
三種可怕的女人	張珍女士	生女當如許玉香	看經女史
一個小妹妹的日記	張珍女士	新文學家	徐婉雲女士
十年一大變	張珍女士	飛機	陳淑英女士
名義上的夫婦	蔣靜嫻女士	小說家的幻夢	張玉如女士
冰艷親王	蔣靜嫻女士	重婚的罪惡	張玉如女士
雙鬟記	章芬女士	一個覺悟的女子	張玉如女士
鄰氏興衰錄	余屏媯女士		

學請

# 中華武術秘傳

全書一開  
價洋六角  
特價祇收  
四角二分

歷朝英雄有拔頂過山之能有飛簷走壁之技・身重如泰山・身輕如鴻毛・如張飛之喝斷瀘陵橋・武松之血灑鶯鶯樓・雷霆風行・威勢十足・所謂拳打五湖四海脚踢南北兩京・路見不平・拔刀相見・是英雄之本色・勇敢男兒・實有可敬・然欲成大好身手・俠客英雄非研究武術不可・本局覓得將門之子所藏祕本・以銅版紙精印・每種祕術・均有照片・姿勢・狀態・加以說明・一望而知其學法・依法習之・不但可身強身體・練精神・保護自身・亦足以成英雄焉・

—欲求身體強健—武術精明

# ...要摘錄目傳祕術武...

飛劍法 (一三二)  
劍法 (四二一)  
指點定身法 (二二)  
全口掌中飛 (二二)  
指點定身法 (二二)  
刀割臂倒根鉗 (二二)  
拍牆抵根鉗 (二二)  
利刃割臂倒根鉗 (二二)  
掌中飛 (二二)  
全口掌中飛 (二二)  
人體 (二二)  
跳越高牆法 (二二)  
吸壁法 (二二)

元精右左兩血口人跳  
氣力神部部肩脈彈彈體  
充舒健強強調中人飛  
足暢全壯壯壯和人牆法  
法法法法法法行二法

齒齦發展法  
額頂抵棍法  
手指穿壁法  
空拳擊人法  
手拿抵彈法  
捏骨碎法  
一足可掃十人法(三)  
一足可掃十人法(三)  
▲每種祕法中均  
附有實驗照片

收四角二分  
蓋因初出起  
見要買要快  
買完難覓

◎版出新最局書界世路馬四海上◎

64

書界發行新書

▲若要小菜滋味好

▲懂得烹飪智識不可少

# 食譜大全

全書一冊  
一元五角

是書照碼七折外埠函購寄

費加一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本局爲各界諸君增添口福  
起見、特徵求海內外烹飪  
專家、廚司老手、日常烹  
調分類秘訣、不下數千餘種、  
用依法完備編、輯成專書、各  
法烹製、內容詳盡、珍饈、苟能各  
備研、用無窮、可作女校之教本、洵爲  
究食物、衛生者、不可不

# 西餐秘訣

全書一冊  
價洋四角